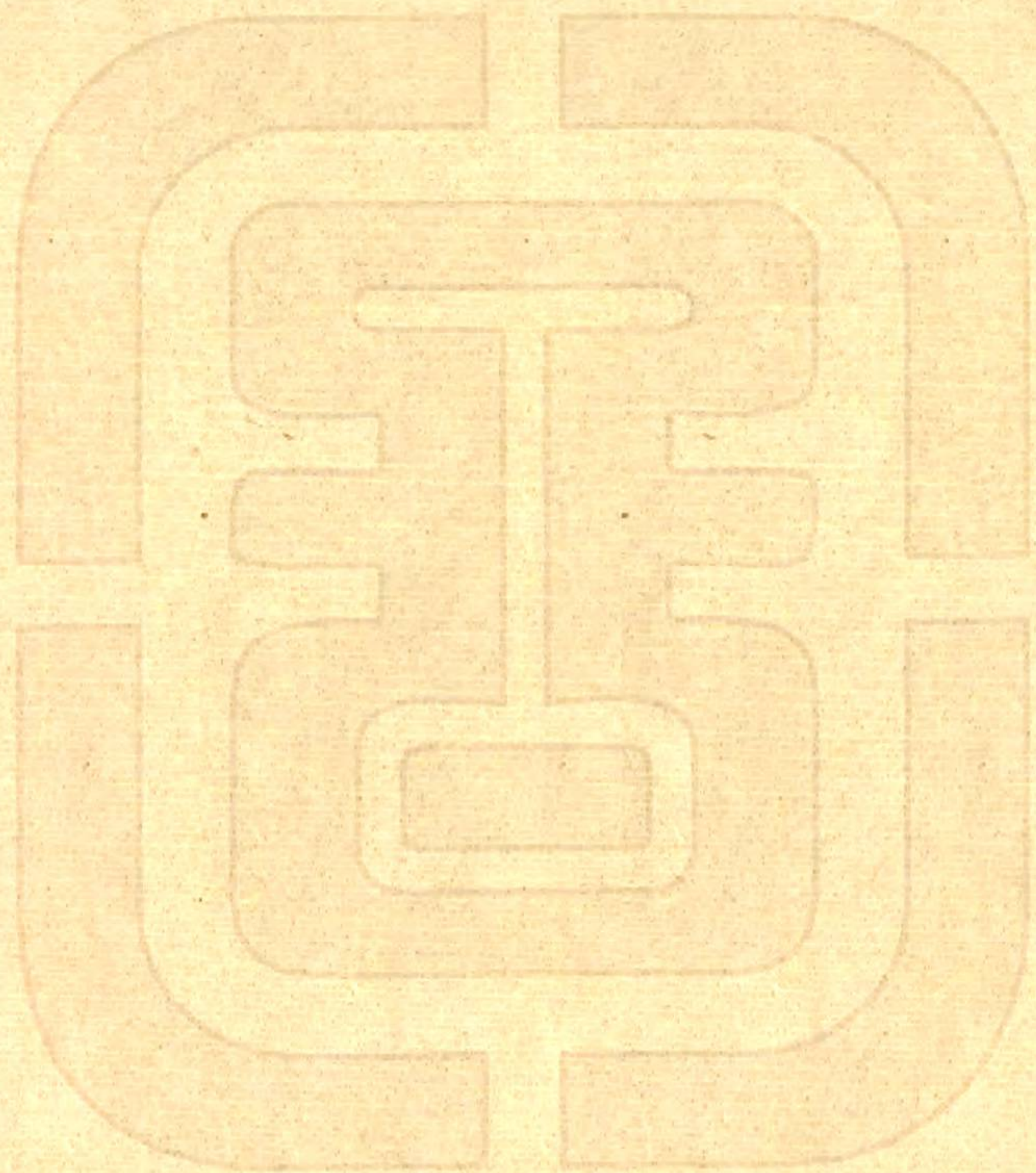


西冷僊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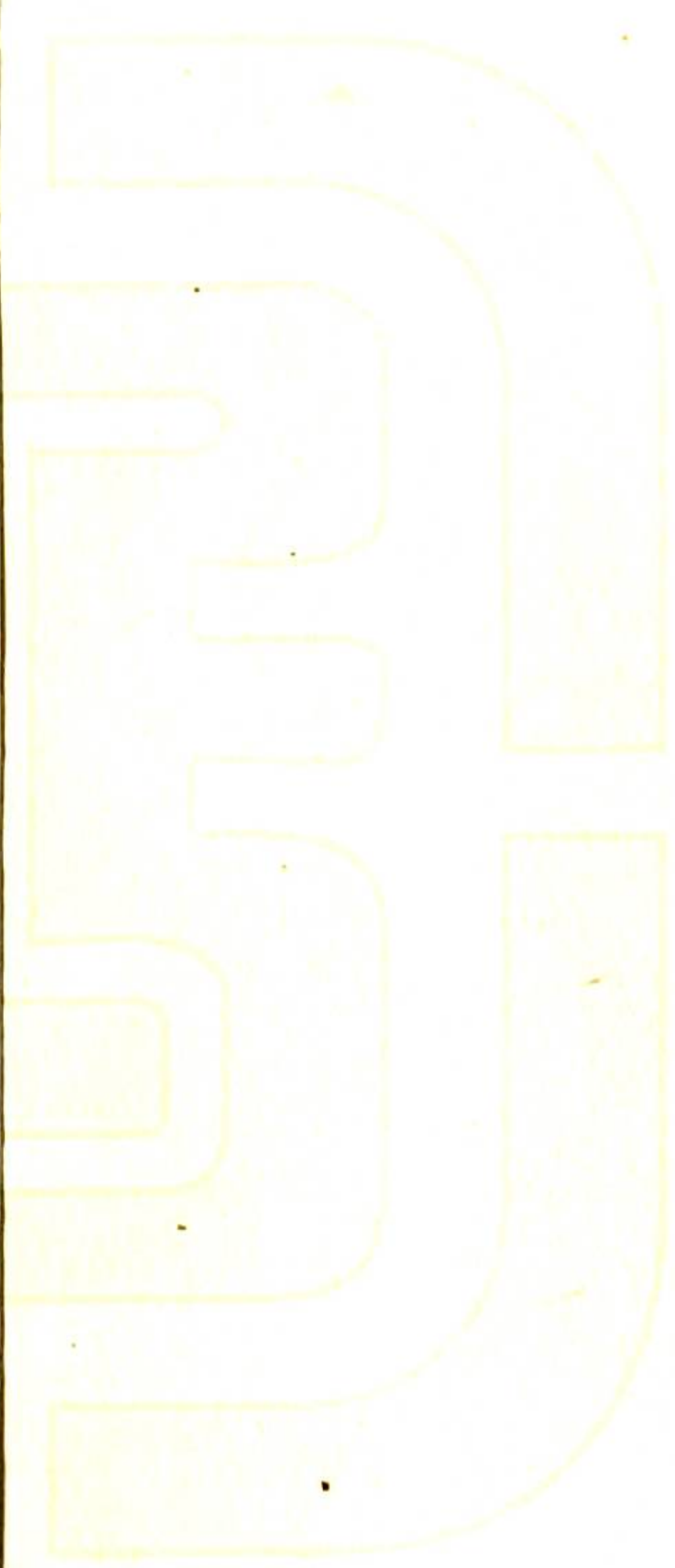


道光丁亥秋鐫



西湖懷仙閣藏板

西湖懷仙閣藏板



自敘

仙經云養生以不傷爲貴傷生之事非一大約皆與精氣神相關余生不幸早年以才自見雖無樊川狹邪之行而錦瑟碧城豔情綺思皆足耗我元精及官江表治獄將二十年讞牘數以萬計論情較理非言不明舌敝唇焦中夜不息則傷氣矣性耽著述作爲詩文四十年來有集百卷皆從方寸中抽引而出則傷神矣加以兩親棄養先後遭兩弟之傷抱西河之痛傷心之事非一心傷則精氣神無不傷精氣神並傷而能長生久視者未之有也日昏髮白食息如故幸矣道光八年戊子余年五十四矣客居漢皋始得性命主旨讀之行止念調息之法略有所得遇黃君

西泠仙詠自敘

穀原謂余面有道氣相與劇談益讀道家之書次年己丑客邗上寓熊氏華陽別墅通元壇之外舍也爲華陽真人飛鸞駐鶴之所憶官江都日病中夢真人贈藥服之而愈仙緣所觸道心益萌具疏求飯疏中以曾讀真誥爲辭蒙示真誥非入道之門知必兼行始能有濟並謂一門才華外露內無實德以充之有表無裏太和不足內蘊何藏後嗣弗昌漸露寢衰之象幸前生有一綫因緣尙可修爲去日雖多來日不少急早回頭無再棄覺岸而就迷途又云富貴天所予我非害我苟於金玉圍中將富貴作爲平庸則一點真心自然堅如鐵石能堅心卽能求理能求理則能養性節慾久之則增福益壽而爲世之不老翁矣因名

以守道謂速依二字行持利人濟物足以補救將來此外不必多求也通元爲妙香分支妙香者飛祖顯化之地飛祖者麻姑也潔誠往謁蒙示偈云川嶽靈鍾江淮秀毓道脈淵源金門草色金門草色隱碧城二字余舊號也同人謂余當受道脈之寄因益自勉然苦未得口訣歸吳門遇同族女弟蘭雲金蓋閔師弟子也曾靜坐四十七日而開元關傳西竺心宗憫余衰朽傳余以內視胎息之法行之有效先是嘉慶戊寅余在吳門患病甚劇閔師爲誦大洞玉章經而愈因執弟子禮而未遑問道也至是師自山中來余晉謁葆元堂師與談陰陽雙修之理余自維聞道苦晚未能出色界天恐道力不足以勝也願聞清淨之法師

西冷仙詠自敘

二

乃示以性命雙修仙家之正宗佛家之上乘仙佛合宗之秘旨亦卽儒家之心傳三教同源至是始得一貫越二年辛卯自楚旋邗重至通元濟祖示以人元之法命宗之捷徑陰陽雙修之密諦也次室管守性先余學佛十年曾注心經淺說深悟色空之旨學佛之後繼以學仙由性學而通命學頗有所得就駐鶴壇叩之沈祖太虛示云修道貴在人元乃人之本來元炁非藉乎外求也心正意誠頭頭是道守道靈根夙慧惜乎外眩而不內求守性夙具道根能窺上乘亦不昧靈根慧心所致耳余至是乃專心清淨是歲九月望道姥臨雲淨壇傳余頂珠普吉真言並云有弟子摩鉢尊者爲汝持家可無內顧謂守性也先是余官

雲問郡人於香壇問余前生云爲玉局修書使者前年陳師樵雲臨駐鶴云守性與余前生同爲玉局校籍之人今又得道姥所示知夙慧遠勝於余不但以伉儷目之因易兄弟稱若無著天親也余與守性旣同志學道益求道書讀之道言所遺廣成最古其語黃帝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玉皇心印經亦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靈天人合一之旨也太上清淨經云人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好靜而慾牽之常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日用經云一念不起謂之清靈臺無物謂之淨道德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

西泠仙詠自敘

三

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黃庭經云虛無自然道之固子能守一萬事畢獨食太和陰陽氣清淨無爲神畱止廣成子與太上一人故語道相合自金碧龍虎靈寶畢法先後繼出而命學始顯叅同悟真作而鉛汞嬰姤其名益多然盜天地竊陰陽非性功不能得也卦爻火候斤兩非性功不能守也唱道真言以煉心爲仙家徹始徹終之要道金華宗旨以回光爲煉魂制魄保神斷識之妙諦皆言性也與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中和位育論語之克己復禮孟子之勿忘勿助語皆相合與如來十二部經轉識爲智亦無不合蓋言性則三教同源爲上品第言命則尙中品下品也陳翠虛語

白玉蟾以身鉛心汞定水慧火爲上品煉丹天仙之法簡
易易成卽此義也佛家以圓覺經爲頓教上乘六祖慧能
以頓悟得受衣鉢閔師天仙心傳亦以萬緣放下一語爲
宗旨李泥丸真人以傳沈祖太虛也數年以來余於諸經
頗參究其義然致知多而力行少故家益累境益困道益
不進又作爲語言文字輒以道自許洪濟真人誨余曰凡
事起於因緣而終以果報前定者因也現在事果也和氣
致祥和者炁也欲求其和則在中庸中道而已和炁卽天
地之炁卽道炁卽太極之真二五之精中者心之正也中
和則天地位萬物育矣况一家乎修道要在萬難辛苦中
打出毋自暴自棄也蓋恐余因境墮道也海真官誨余曰

西泠仙詠自敘

四

欲挽天運先挽人心欲化人心先化自心自心尙不能化
徒言挽斡天地之心寄於人人心正天心亦正人氣和天
氣亦和故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諸子且將自心刻刻省
時時察人人和事事實不管別人知我罪我維搜己過莫
管他非人人如是則世界成爲上古不難矣守道庸庸一
生雖文章美冠天下閻羅老子不因美文章而用情也皈
道而不眞誠已入寒冰之獄况沾道之名而未有一毫之
實恐入阿鼻而不赦語語警切深中余病蓋恐余以道自
滿也因竭誠悔罪具疏以自懺焉閔師受西竺心宗及大
梵斗咒於雞足山黃祖守中於釋迦如來爲一百二世受
道法於高祖東籬於邱祖長春龍門派爲十一世余皈閔

師爲第十二世世傳西游記爲邱祖所作藉言丹法攷邱祖西游記祇二卷載在道藏所記自東至西程途日月及與元太祖問答之語其要言并未及載觀邱祖本傳則亦僅勸止殺節慾數語而已世傳西游記則邱祖門下史真人弟子所爲所言多與性命圭旨相合或卽作圭旨之史真人弟子從而演其說也閔師嘗言黃祖守中元末至中國居雞足山名野闍婆闍順治中入京師禮王崑陽律師求受三大戒崑陽辭以百三十年後當有人送至崑陽龍門第七世也閔師乾隆中官雲南相距正百三十年嘗奉三大戒入滇訪黃祖於雞足龍躡山房以易梵音斗咒西竺心宗黃祖始證果而去三大戒謂初真中極天仙也余

西冷仙詠自敘

五

叩閔師辭以未錄副本心恒悵悵上年癸巳同門趙君刻碧苑壇經於吳門蓋崑陽於秣陵碧苑開壇說法之語所言切近明顯徹上徹下所以鞭策性功者甚至不言戒目而戒之大旨在其中始知道之有真而道門之不二也崑陽承邱祖之傳邱祖出呂祖之徒王祖重陽門下呂祖距太上四傳昔爲道宗今爲道祖嘉慶中

仁宗睿皇帝加燮元贊運四字於封號列諸祀典道脉相承淵源有自今而後益不敢妄自菲薄矣昔呂祖六十四歲遇正陽子鍾離先生白玉蟾六十四歲遇陳泥丸馬自然六十四歲遇劉海蟾劉朗然亦六十四歲遇師余今年六十四歲矣計自五十七歲聞道已閱八年障雖空而魔

未淨愛緣雖澈而一家之衆生待度方殷也既又自念下界螻蛄雲淨一壇方丈地耳始則道姥親臨示訓繼則雷祖命海真官臨壇所以垂慈接引者至深且厚自問何修得此及受道錄有神霄玉府兩宮校錄之銜神霄屬雷部玉府屬斗部故慈訓殷殷也去年春東游海上遇朱君野鶴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閔師友也幼遇葛祖稚川爲治膈症並勸讀抱朴子學道垂三十年初脩命功同志四人其三人皆不成並膺異疾逝已亦患口腭之症遇僧圓通於淮陰示以性功疾乃愈而功亦漸進始知命功非性功不能守也道家之書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煉虛合道精氣神命也還虛合道性也不善體會遂成兩事性

西泠仙詠自敘

六

未明而命先失矣先從煉虛合道入手是爲頓學性中有命一超直入本性旣明再循序漸進以基命功性命雙修性全而命亦全是爲上乘朱君徧游名山叅方訪友所遇多善知識所得如此喜余所見相合稱莫逆焉白虎首經至寶自來多以處女梅子首經當之朱君云白虎喻腎也經卽金也坎中一畫眞陽也取坎中之眞陽填離中之眞陰故曰至寶龍女獻珠成佛自來以爲雙修之證朱君曰龍陽物也龍女則陽中之陰也寶珠龍女精氣神所結而成卽性命也見佛而獻寶珠喻盡性至命而見佛卽煉虛合道也轉男身而成佛則陰淨陽純矣或問抱朴眞誥多言丹法似求仙者必當煉丹余謂此秦漢方士相沿之舊

說也卽有之亦不可服無金石之腑臟而服金石之藥餌何以勝之草木之實僅可治疾及培補後天耳身外無丹法一言以蔽之矣或問古書多言房中之術始於黃帝及容城彭祖之倫似卽男女雙修之所祖此閨丹之說卽俗傳三峯採戰實與金石鑪鼎同爲旁門皆不可學雙修而體交者亦旁門也非體交而氣交其法較善氣交亦非大庭廣衆之事故曰房中玉女閉房亦此意也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男女則陰陽之至純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互返其宅兩國無傷其效亦甚速然非開元關不可元關開則天地之氣悉皆歸又無藉乎此矣昔黃帝受道法於廣成旣明語以毋勞爾形毋搖爾精神將守形乃可長生矣

西泠仙詠自敘

七

斷無御女採戰之事或卽靜中氣交之法貴爲天子後宮繁多以千二百女供其氣交又得素女授以口訣則其得益較之常人自倍長生久視或由於此男女大欲所存相近無不感者相近相感而始防危慮險其所失也大矣又不若專言清淨卽一身之陰陽煉已待時日進而有功也鍾呂傳道錄諸書多言內丹外丹其實內丹外丹皆就自己一身言之非有他也呂祖恒自稱回道入說者謂意取兩口卽呂字隱語似矣不知以小口藏大口兼有收視返聽之意故金華宗旨以回光爲金丹秘訣也三寶心燈稱回春子虬在灣石壁詩稱回回翁回心子皆是道家言呂祖前世爲上古皇覃氏距唐不知幾千百年中間豈無

出世歷劫之日孔門顏子獨得聖人性道之傳惜以早卒其學未顯聖人屢呼名而歎息意呂祖其卽復聖後身歟有言本唐宗室呂爲託姓者證以回字或不誣也或以蘭雲授余道法爲疑不知道家淵源見於載籍者甚多昔西王母語漢武帝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仙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行益易者常思靈寶靈者神也寶者精也上元夫人曰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鬥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魏元君以黃庭內經

西冷仙詠自敘

八

經授茆衷茆固紫微夫人以木敘授楊義萼綠華以氣穴圖授羊權謚母以淨名宗教授許旌陽驪山老母以陰符經授李筌道之所在自古有之又何疑乎余家眷屬奉道者守性外女子爲多受錄者九人受錄而嗣法派者三人余名陽頤次室管守性名陽純子婦汪心澈名來涵未受錄者二人趙姬雲姬名來和通元壇命名婉貞與心澈同皈依蘭雲也守性爲余持家歷盡艱苦處事一依於理持之以中其言曰余家寒素未嘗學問女子身亦無閱歷惟知理字起頭中字立脚大道無窮覺太上人能常清淨天地悉皆歸二語爲不虛耳心澈讀破萬卷著書滿家後乃屏謝語言文字其言曰名士牢騷美人幽怨都非究竟不

如學道悟一分道是一分福恒閉關禮誦嘗誦玉章經十萬八千卷誠感洪濟真人臨壇示訓也雲姬年幼恒慮余學道有開閣之舉謂余曰女子以名節爲重生是夢死是覺吾心已覺君勿疑也誦大悲咒彌陀經上口輒成誦大巫李媪言其前生爲虎邱山寺花神今生現優婆夷身也未受錄而向道者二人次女麗姬通元命名芝石樵雲師給名心恒記名心院玉冊今皈依蘭雲名來依字曰馥雲叔姬文湘霞通元命名秀貞皈依龍門余命名曰來淨心恒夫婦仝儻一心奉母每日從摩鉢禮朝真斗來淨歸心十年阻於不慈之母從余受大洞玉章經普吉真言易師弟之稱期以甲子日翦髮披緇入空門矣嘗言污濁而生

西泠仙詠自敘

九

不若清淨而死也余女弟子皈道者七人吳飛卿名來恩李宛卿名來慈劉若卿名來惠許定生名來淑陸湘鬟名來瑩黃蘭姬名來覺段夢香名來智守性另有傳

道光乙未五月華胥子序於海上鬱洲宿城山中仙人石屋之玉女窓

原序

以仙爲有耶何以廣成偃佺之倫不再見於今也以仙爲無有耶何以黃庭真誥至今珍秘而赤松黃石間亦露端倪於世也畫龍行雨石燕拂雲人或以爲靈也神女獻泉思婦化石人或以爲誠也寺鐘鬪虬岸樹化特人或以爲精也木理成文石言紀異人或以爲憑也湖鴉噪祠海鳥棲舶人或以爲神也蠶蛹飛蛾麥蠹化蝶人或以爲蛻也潛蛟魅人老狐幻叟人或以爲妖也跡其由定生慧自蠢而靈則與凡人之爲仙又何異乎屠可成佛隸可成神况於正直之人傭可入道吏可上昇况於清虛之士特多爲富貴所酣豢愛欲所纏擾耳廣成子曰無勞汝形無搖汝

西泠仙詠卷一原序

一

精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道之精仙之源也凡學仙者必在山林之中仙人托蹟又多在名勝之地武林巖壑深窈泉石清遠真靈之窟宅也仙者樂於遊焉余生長武林憶生平所見名山甚多莫如武陵之佳所遇仙蹟亦莫多於武林蓋自華信築塘以蓄西湖之水靈氣聚焉屈指武林之仙得五十人軼青城而邁岳陽矣武林之仙最著者莫如葛稚川抱朴子云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不修而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也陶貞白曰爲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唐若山語劉彥廣曰勿食珍羞以增爾祿勿衣綺繡以增爾福陰功及物濟人之急道之所重也王山人

語牛知微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且更勤修也可知長生之要不在蒸丹煮石之方服霧餐霞之迹矣思於翠淥園營懷仙閣以待諸真簫鸞笙鶴必有翩然而來下者旣爲之詩並論其事以見超然塵瑩者首以修德爲要丹臺石室名籍可通願與同志者共勉之爾

道光丁亥九秋頤道居士序於武昌黃鶴樓

後序

道光丁亥余在漢上刻西泠仙詠二卷並爲之序大意言神仙之說世所必有而於神仙之門徑堂奧未之悉也自是以來十年於茲參究於性命之理推闡於陰陽之故始恍然於神仙之有真不必求之深遠元渺難知也皇古之世無神仙之名亦無煉丹之說廣成子語黃帝言道而已修身以此治天下亦以此老子道家之祖以清淨經爲綱以道德五千言爲目修齊治平一以貫之孔子問禮東歸假年興歎命旣罕言性亦難聞而曾子子思詳言之學庸所載與十翼相爲表裏可尋繹而知也秦皇漢武不明斯旨惟慕長生燕齊方士造爲迂怪之說以惑之沿至六朝

西泠仙詠卷一後序

其流未盡故抱朴子真誥諸書尙沿舊說多言煉丹之法房中之術旁及服食符籙禱祀皆非正宗參同悟真作而命學始明然多以嬰姤爐鼎爲喻雖所言爲一身之陰陽而好異之徒樂於附會故理雖明而道轉晦近代以來真人輩出其書滿家或出自證道之功或出自臨沙所示大約太乙之唱道真言專言煉心爲性學之極功純陽之金華宗旨專言回光爲命宗之密諦趙緣督之仙佛同源伍冲虛之仙佛合宗爲性命雙修之統宗謝凝素之慧命經爲仙佛合一之符券白玉蟾修仙辨惑論張三丰元譚錄彭好古金丹四百字注皆承道脈之淵源以接引後學學道者得所指歸如暗室之寶燈重門之玉鑰矣或謂道陵

臨玉局而證盟威旌陽鎮鐵柱而啟淨名匡氏留蹤於廬
阜茆君受法於華陽况乎稚川之傳載在東晉貞白所錄
紀在南齊以爲多沿舊說豈所言皆非歟曰金函玉書兩
儀之秘寶也懸諸象魏則玩紫文瓊笈二曜之珍錄也陳
諸列肆則藝故軒皇之簡宛委藏之文命之書龍威守之
兩師所作亦妙其文字耳機械或未顯焉譬之儒林之外
編文苑之雜著摛藻爲春不必舉實爲秋也四子六經家
絃戶誦洙泗濂洛未經親授而宋儒以道統自任淵源付
託若夜半前席親授口訣者此可笑也道如有統則當歸
之道家耳溯自伯陽闡化是爲道祖純陽承凝陽正陽之
緒是爲道宗純陽再傳宗分南北南則王祖重陽傳邱長

西泠仙詠卷一後序

二

春劉長生譚長真馬丹陽郝太古王玉陽孫清淨爲北宗
七真下而王棲雲尹清和宋披雲徐復陽承之北則劉海
蟾傳張紫陽張傳石杏林石傳薛道光薛傳陳泥丸陳傳
白玉蟾爲南宗五祖下而彭鶴林蕭紫霞承之皆傳仙佛
合一之道蓋仙佛同一工夫同一景象同一陽神證果仙
言煉精化氣卽佛之出欲界也言煉氣化神卽佛之出色
界也言煉神還虛卽佛之出無色界也最上乘禪佛同天
仙大乘禪菩薩同神仙小乘禪同地仙凡夫禪同人仙外
道禪同鬼仙故佛稱金仙世尊在七佛中成佛華嚴經不
言七佛而曰七仙也劉海蟾云真箇佛法便是道一箇孩
兒兩箇抱張紫陽云佛珠還與我珠同我性還同佛性海

仙之與佛又何異乎至於儒之爲道仲尼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其推尊也至矣然而敬問伯陽
竊比老彭猶龍之歎與顏子高堅前後之言無以異也南
宋始振儒宗皆承濂溪之緒太極圖說濂溪得之李之才
李之才得之穆修穆修得之种放种放得之陳希夷希夷
得易經心法於許堅堅得之陸修靜修靜得之楊羲許穆
諸書蓋卽扶桑大帝君命暘谷神王傳魏希賢者卽黃庭
內景經也扶桑大帝君卽木公也外景經爲老子所傳大
旨相同則固二而一者也老子戒仲尼曰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
於子之身非相契之深能如是其切至乎抱朴子曰仲尼

西冷仙詠卷一後序

三

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
來儒教也老子生於商武丁二十四年庚辰前乎仲尼不
知凡幾後天之聖莫不因父母以生因師以教學琴師襄
問官鄰子皆師也何獨至於老子而靳之豈玄之又玄不
及七齡之項橐乎如來師阿私陀老子師元君先聖後聖
莫不有師不第堯師務成伯子舜師蒲衣綠圖矣家語載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因與
敬叔至周問禮則未見之先業已私淑自居至於贈言奉
教自周返魯道彌尊焉弟子進者三千人蓋若是深切著
明也而宋儒泥門戶之見以生知推孔子似尼山墮地卽
解刪訂纂修者欲以尊聖人而反淺之乎測聖人矣故必

去其膠固之成見而後三教同源之理明宗儒者不難入
聖悟禪者不難成佛學道者不難成仙也或曰如子之言
則長生久視不足爲重所云拔宅飛昇者何以稱焉則又
何事乎求仙何樂於學道也曰欲求神仙在於寶精行炁
其大要者胎息也無極而太極太極復歸於無極也抱朴
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隱雪
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物猶如此况於至人而曲
學之士動以未見爲疑是習見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無
陶朱猗頓之富習見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天壤無南威西
施之美也死而不亾者壽在於性長生不必其炁長生也
拔宅者八千餘所得仙者十萬餘人載籍所傳固未可爲

西泠仙詠卷一後序

四

典要耳仙經又謂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故
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似神仙爲前定此未盡然人生
先受精神於天地後受氣血於父母天命之性在聖不增
在凡不減其昧者大約多物欲所蔽耳物欲所蔽多在聰
明之士蔽者障也處富貴而求道者百人中無一二焉境
障之也蘊才華而求道者千人中無一二焉名障之也耽
學問而求道者萬人中無一二焉理障之也垢去而鏡始
明雲消而月始顯去其障而後道可聞也聞而後可見也
見而後可求也求而後可得也得而後可守也守而後可
成也求道之功以主靜爲入門以止念爲初步以心息相
依爲功法以胎息爲進境所謂固守虛無以養神氣也所

謂無視無聽抱神以靜也所謂存無守有也所謂心滅性現也由是而元關開由是而真種得由是而法身成由是而陽神現道家之書汗牛充棟苟得其道一以貫之可也加以三千行滿八百功完棲神洞府之中翱翔玉清之表真靈位業墉城集仙所記與天地久長日月齊光可也重編西泠仙詠復爲此篇女仙一門另爲之序嗟乎百年瞬息古今彈指鐘鳴鼎食夢幻也金穴銅陵泡影也妻孥繫戀骨肉牽纏恩怨相循寃親不息浮雲也逝水也落花飛絮也蜉蝣蟪蛄也歷觀二十一史賢奸姓氏今之存者何人况灰飛煙滅并姓氏不存者耶某聞道雖晚幸有一隙之明因抒所見並明宗旨以爲迷津之筏暗室之燈五千

西泠仙詠卷一後序

五

退席八百龍沙有夙緣者於茲篇或有取焉

道光甲午六月圓嶠真逸書於海上鬱洲山館

西泠仙詠卷一

目錄

湖上頌軒皇

江上頌虞舜

江上頌神禹

江上詠范少伯

通仙觀詠張道陵

靈隱詠鍾離雲房

江上詠東方曼倩

江上詠梅子真

江上詠巖子陵

西泠仙詠卷一 目錄

仙姥墩詠王方平

臨平詠姚翁仲

江上詠魏伯陽

集慶寺詠陳渾

龍泓洞詠葛孝先

江上詠介元則

鳳皇山郭公泉詠郭文舉

葛嶺詠葛稚川

葛鵑詠葛三郎

稽留嶺詠許遠游

江上詠王逸少

萬松嶺郭公泉詠郭景純

錢塘詠許黃民

瑪瑙寺詠杜子恭

靈隱詠杜叔恭

錢塘北郭詠孔靈產

錢塘詠徐鸞

孤山詠陸簡寂

曹橋詠潘尊師

山中詠陶貞白師

吳山詠汪越公

肅儀亭詠孫思邈

西泠仙詠卷一目錄

武林詠司馬子微

江上詠賀季真

天竺詠李太白

江上詠葉法善

真聖觀詠呂祖洞賓

錢塘詠施肩吾

六井詠李鄴侯

西湖詠張志和

白公祠詠白香山

天竺靈隱詠李公垂

三生石詠牧童

鶴林道院詠殷七七

錢塘詠王賈

武林詠夏侯隱者

杭州詠杜可雲

龍泓洞詠丁翰之

憩館詠葛參寥

青衣泉詠童子

錢塘詠陳嵩伯卽藍采和

東小江詠吳仁璧

握髮殿詠閻邱方遠

西湖詠杜光庭

西泠仙詠卷一目錄

西泠仙詠卷一

懷仙閣定本



圓嶠真逸譔

湖上頌軒皇

湖上諸山發源黃山爲黃帝鑄鼎鍊丹之所武林省會是黃山南支結穴南北兩峯得三天子都靈氣焉

軒皇鑄鼎鍊丹砂一角天都太帝家山勢南來雲海遠潮聲西上越江斜龍飛鳳舞開都會燕語鶯啼驗物華地脈由知得靈氣春城兒女總如花

江上頌虞舜

重華語蒼梧女道士王妙想曰吾昔於民間年尙

西泠仙詠卷一

一

幼冲感太上大道君降於曲室示以道德真經教以修身之道理國之要使吾瞑目安坐至南方之國曰揚州上直斗牛下瞰淮澤又曰大道在內不在外在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於身其德乃真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多是始勤終怠前功併棄也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丸授之後妙想白日昇天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見集仙錄會稽有虞舜巡狩臺見圖經亦爲地官見神仙通鑑

重華原是古神仙側陋親承太上傳東觀曾過登岱路南巡正憶省方年靈源九派流丹液名嶽三宮隔紫煙秘笈

解叅王妙想幾人白日更昇天

江上頌神禹

大禹治水至巫山爲上古鬼神龍蟒之宅護其巢
穴杳冥晝晦迷惑失道與雲華夫人相值拜而求
助敕侍女授以敕召鬼神之書因命其臣狂章虞
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爲之佐斲石疏波以循其
流禹詢於童律知爲金母之女西華少陰凝氣成
真與道合體援禮瑶臺拜而問道示以天參玄玄
地參混黃人參道德之要命侍女陵雲華出丹玉
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之遂能導波決川以成其
功天錫玄圭以爲紫庭真人見墉城集仙錄禹穴

西泠仙詠卷一

二

紀禹陵在會稽杭州以禹杭得名亦爲水官

瞿唐龍蟒阻通津親向巫山禮上真少室誕靈忘癸甲長
淮息浪鎮庚辰雲雷鼎上圖魑魅嶽瀆經中奠鬼神隔岸
晴霞見祠廟梅梁花放十分春

江上詠范少伯

范蠡字少伯計然弟子佐勾踐滅吳霸越泛五湖
而去自稱陶朱公迹其生平始則奉勾踐夫婦臣
服於吳以子胥之忠諫而不能害大功甫成脫屣
遠去知幾其神蠡也有之神仙通鑑謂爲岐伯後
身有以夫

注到陰符第幾篇還家壯士錦衣鮮陶朱計定傾吳日黃

老功成霸越年一舸載來人似玉五湖歸去月如煙三高
祠宇今猶在誰更將金鑄浪仙

通仙觀詠張道陵

張道陵留侯九世孫父翳客吳之天目山母林氏
夢神人自北斗魁星中降以蘅薇香草授之遂感
而孕生於沛七歲遇河上公授道德經及長博綜
五經爲大儒往來吳越從學者千餘人計功名無
益於身心乃鍊長生之道居陽羨山中訪曹洞玄
於西洞庭舉直言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詔舉賢
良方正不起居北邙得丹書篆文遇殷長生識之
入吳遇魏伯陽丹道愈明初居陽平山娶雍氏生

西冷仙詠卷一

三

二子三女入蜀治蛇虎得王長趙昇爲徒太上降
之授以盟威正籙治八部鬼神與會盟於青城山
黃帝壇下妖癘衰息乃立二十四治使十二神女
入陽山井中教獵者以汲泉煮鹽之法真人召遊
閩苑朝太上使世世宣布爲人間天師後與眷屬
居餘汗龍虎山乘白鶴隨老君至成都地湧玉局
而坐重演正乙盟威之旨授正乙真人之號以籙
劔冊印授長子衡與雍夫人乘黑龍紫車上昇今
臨安神山觀餘杭通仙觀陽羨張公洞是其地也
劔印森嚴統百靈驅除妖癘掌雷霆須知正乙盟威品卽
是文昌大洞經并偃魚龍千廩白山環龍虎萬峯青真人

位業天仙福北斗光中第幾星

靈隱詠鍾離雲房

南天竺寺今下天竺寺也晉僧慧理開山方丈曰
佛國山法堂二字乃雲房鍾離權書甚奇古見武
林舊事神仙鍾離權不知何時人間出接物五代
之世頻游人間嘗草其所爲詩字畫飄然有凌雲
之氣又云生於漢從周孝侯征齊萬年兵敗入山
遇許堅及王元甫傳道入崆峒自稱都散漢善書
見列仙傳宣和書譜雲麓漫抄夷堅志著靈寶畢
法破迷歌以傳洞賓靈隱山門榜曰絕勝覺場仙
翁葛洪所書見靈隱寺志又云宋之問書道藏言

西泠仙詠卷一

四

卽楚將鍾離昧兵敗入南山成成道爲火龍真人
後身爲季漢關公再世爲雲房也

山堂青積漢時煙都尉泉亭合共傳名將從來工翰墨書
家多半屬神仙蒼龍東闕蕭何體靈鷲西湖慧理禪莫詡
延清舊題字雲房還在稚川前

江山詠東方曼倩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仕漢武帝至大中大
夫史記漢書有傳其靈蹟見漢武內傳十洲記列
仙傳云東方朔楚人也武帝時拜爲郎宣帝初棄
郎去以避亂政後見會稽賣藥謝靈運會吟云范
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

正詠其事旅客也逸放也樂府解題曰會吟其致
與吳趨同會謂會稽

執戟曾經侍武皇茂陵回首感蒼茫遠從徐福求三島笑
看侏儒飽一囊謝客詩中懷旅逸夏侯贊裏憶賢良韓康
賣藥誰親見倘有神仙不死方

江上詠梅子眞

子眞名福九江人爲南昌尉居家常以讀書養性
爲事元始中王莽專政上書言王氏太甚不報一
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
者於會稽變姓名爲吳市門卒

銅人淚溼故宮花新室亡劉事可嗟吳市尙傳門卒里富

西泠仙詠卷一

五

春何處女兒家

嚴子陵婦
福女也

朱翁樵徑迷春雨伍相簫聲隔

暮霞尙過泉亭都尉治粟山城郭感棲鴉

江上詠嚴子陵

子陵釣富春江上今桐廬也光武願得相助爲理
往來洛陽則江上有羊裘之蹟矣又雲笈七籤道
教相承錄載第十四代劉政授嚴光又載左元放
授嚴光女李佗神仙眷屬猶使人緬想高致

七里清瀧接富春高臺終古鬱嶙峋隱居自合偕仙女天
子居然重故人江上科頭臥雲月夜中伸足動星辰扁舟
賸有羊裘在依舊煙波理釣綸

仙姥墩詠王方平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博學五經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孝桓帝徵之不起居太尉陳耽家三十餘年一旦化去仙姥墩在清波門外姥善釀酒方平嘗就沽飲授藥一丸以償酒價姥後仙去人於洞庭見之方平又嘗降吳門蔡經家見麻姑擲米成丹砂方井在秦亭山下相傳方平曾飲此泉也蘇臺曾見擲丹砂更喜西湖酒可賒方井泉清留舊蹟洞庭人去渺天涯書摹魯國仙壇記春在餘杭阿姥家我有金貂思貰醉青山何處碧桃花

臨平詠姚翁仲

姚俊字翁仲錢塘人仕至交趾太守漢末入增城

西泠仙詠卷一

六

山學道遇東郭幼平教行九鍊精氣輔星在心之道官東華宮中節度苗裔至今在錢塘臨平其墳壇歷然時聞鼓角之響皆知爲姚司命塚幼平秦時隱增城山得道者也

當年訪道入增城東郭先生一卷經仙籙頭銜雲篆碧墓門鼓角晚山青金華宗旨叅新訣銅柱關山問舊銘今日皋亭西畔過夕陽衰草滿迴汀

江上詠魏伯陽

魏伯陽上虞人號雲牙子性好道術師事陰徐二真人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與犬食犬卽死自食之入口亦死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

此而死得無意也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也今焉用此乃共出山求棺伯陽卽起將所服丹納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作叅同契五行相類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世儒多作陰陽注之失其旨矣一卷叅同萬古傳蓋將道妙洩先天陰徐師表承前輩鍾呂淵源啓後賢消息潛通周易理闡揚宜證悟真篇闡丹爐火都研究我是金牀馬自然

集慶寺詠陳渾

漢熹平中令茲邑築南溪塘三十里號曰南湖民懷其德立廟湖上唐長慶中封太平靈衛王俗所

西泠仙詠卷一

七

祀天曹神是也歐陽修唐書地理志記歸珖開湖築甬道因渾舊迹樊榭文集漢陳渾爲餘杭令有功於民民爲立祠曰陳明府祠在集慶寺西見明一統志

漢家賢宰餘杭令賸此遺祠奠兩楹山水中間畱俎豆循良傳裏有神明後來蘇白多遺蹟並世襲黃少盛名我亦江南久浮宦寒泉一盞酌宗盟

龍泓洞詠葛孝先

葛元字孝先誦清淨經而得道有道德經序稱太極左仙公以丹經付弟子鄭隱隱以授元從孫洪卽稚川也見晉書葛洪傳葛翁鍊丹之所今日葛

陽在靈隱吳方士葛孝先所居見元豐九域志及輿地志孝先從左元放授九丹金液仙經吳大帝欲加榮位意不欲住腹痛而臥須臾死臭爛蟲生不可復近尸失所在又去遊會稽號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傳龍泓洞在飛來峯一名巖石室一名通天洞晏殊類要云吳赤烏二年葛仙翁於此得道以年代度之在稚川前當是元耳南屏山有幽居洞相傳葛仙翁修煉之所或亦元遺蹟也

迴龍橋畔臥犀泉青壁芙蓉好洞天學道偶居靈鷲麓登真應憶赤烏年蒼茫舊宅懷句曲轉輾丹經付稚川極目

西泠仙詠卷一

八

初陽臺畔路神仙畢竟有家傳

江上詠介元則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學通五經後學道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吳王徵至武昌稱爲介君詔令立宅從學隱形之術後言病賜以美梨食之便死晡時至建業以梨付苑吏吏種之以表聞與立廟祭時有白鶴來集座上

夕陽何處介君祠江水江雲我所思黃鶴樓前曾立宅赤烏碑上合題詩前緣或者知于吉同輩惟應數左慈贏得梨香宮苑在瀛洲玉雨賞花時

鳳凰山郭公泉詠郭文舉

文舉名文河內軼人洛陽陷入餘杭大滌山中倚木於樹苦覆其上居十餘年猛獸害人獨不害文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買鹽以自供食有餘穀輒恤窮匱嘗有猛獸張口向文視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嘗使負鹽入市繫之郵亭日暮虎飢而嗥今之嗥亭是其遺蹟王導迎置西園朝士咸共觀之頽然箕踞旁若無人温嶠嘗問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人之情也先生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爲烏鳶所食顧不酷乎文曰埋藏者亦爲螻蟻所食亦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顧獨不畏耶文曰人

西泠仙詠卷一

九

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居西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不聽逃歸臨安山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見晉書隱逸傳泉出巖竇間相傳文舉所鑿多不盈掬久旱不竭明僧明秀更名許僧泉方豪篆名鐫壁見錢塘縣志

秣陵曾訪讀書臺又見清泉此地開蒹藻紋深橫舊石葫蘆水冷浸寒苔梵天古寺鰻何在元蓋孤雲鶴未回失笑文人輕篆壁當年不爲許僧來

葛嶺詠葛稚川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少時尋書問義尤好神仙導

養法從祖元得仙以丹術授弟子鄭隱洪乃就隱
學悉得其法後師鮑元元以女妻洪洪傳元業兼
綜醫術見晉書本傳稚川隱西湖山以仙著初聞
郭文舉在大滌造請焉修真著書號抱樸子葛嶺
在寶石山西亦名葛鵑相傳是洪煉丹處湖上諸
山多洪隱蹟居靈隱山丹竈猶存見二寺記天竺
山下有葛洪煉丹井見輿地記定山慈惠院太康
間葛稚川捨宅爲寺見臨安志太平廣記載三生
石事有葛洪川許渾有題天竺寺葛洪井詩雷峯
小蓬萊相傳洪棲煉於此靈隱寺額相傳洪書
曾從句漏乞丹砂飽看羅浮萬樹花是處深山堪避世一

西泠仙詠卷一

十

車行具此移家松陰古井澄寒水雲裏高臺麗曉霞我與
神仙多夙契靈樞也學種蘭芽

葛鵑詠葛三郎

會稽崔希真冬日見負薪老叟立雪中問之云姓
葛第三崔畱食大麥湯餅自促備饌方張絹欲召
畫工爲圖叟取几上筆畫一枯松一採藥道士一
鹿隨之迅逸高古非世所有識者曰此稚川子葛
三郎畫也後遇之灞橋驚蔬蔬就之負蔬去

蘭亭修竹積濃陰偶渡江皋步水潄雪裏飛鴻畱隱蹟畫

中馴鹿見仙心外家林屋包山古

包山卽鮑山以鮑靚所居得名三郎母鮑姑靚

也舊宅丹房葛鵑深隨處煙霞足棲飲寒樵老圃是知音

稽留峯詠許遠游

許邁字叔元小名映改名遠游東華署爲地仙見
眞靈位業圖邁句容人少恬靜不慕仕進南海太
守鮑靚隱迹潛遁邁往候之採其至要謂餘杭懸
雷山近延陵之茆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
世茆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
茅嶺之洞室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
有終焉之志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見晉書本
傳許邁建思眞堂於靈隱山見陸羽二寺記靈隱
稽留峯卽遠游嘉遯之所邁自餘杭懸雷移入靈
隱見西湖遊覽志

西泠仙詠卷一

七

潛通五嶽采眞回懸雷深山精舍開南海解尋高隱去東
華曾署地仙來三生石上中秋月千歲巖前太古苔舊是
先生嘉遯處茹芝園綺共徘徊

江上詠王逸少

逸少東歸會稽誓墓不出錢塘山水精華未發非
止山陰道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也神仙通鑑稱
爲書宗先生新齊諧言天上寫紫清煙語品書以
索幼安爲第一逸少爲第十蹟其換鶩之作黃庭
道德流傳人間與道士管霄霞往還煙霞之致深
矣

又上輕航渡浙西雲門山寺入耶溪黃庭書罷鶩爭浴蘭

渚花開鳥亂啼巖壑肯將經濟換煙霞許共室家攜如何
誓墓歸來日不住錢塘住會稽

萬松嶺郭公泉詠郭景純

景純名璞河東聞喜人好經術博學有高才慕古
文奇字從郭公受青囊洞五行天文博筮之術京
房管輅不能過也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避地東
南王導引叅軍事於時陰陽錯謬刑獄煩興璞屢
上書言事又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以母憂去職
未期起爲王敦叅軍敦謀逆爲所害蓋兵解也追
贈宏農太守璞撰洞林新林卜韻注釋爾雅別爲
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

西泠仙詠卷一

三

詞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又所作詩賦誄頌數萬
言並游仙詩皆傳於世見晉書本傳泉在嶺下相
傳景純所鑿其時杭城濱江斥鹵艱得甘泉度地
脈非景純不識也見游覽志

白鬣前世感精靈古井空山話野亭江賦書成銘彩筆仙
詩吟罷吸銅瓶情深紅粉三升豆名重青鳥一卷經我憶
金山弔遺墓清泉曾與味中泠

錢塘詠許黃民

字元文家有上清真經魏夫人授弟子楊羲傳黃
民祖穆父翹先後隱化永興初京畿亂黃民奉經
入剡爲東閩馬朗所供養元嘉六年將移居錢塘

封其真經一厨付朗分持經傳及雜記自隨及至
錢塘杜道鞠家少時而終穆一名謚字思亢邁之
弟也婦陶科斗女弟娥皇中男聯字元暉小名虎
牙小男名翽字道翔小名玉斧婦黃敬儀卽娥皇
女黃民孫女道育瓊輝並得度世詳見真誥蓋其
時佛法未盛人多奉道潤以文藻有神仙眷屬之
意如許氏者亦其著也

香嬰深護篆煙浮珍重經文奕世畱絳闕隱書傳世系華
陽真誥溯靈修牙箱軸富縑新錄雲笈籤多下幾籌玉佩
金璫仙眷屬攀星還擬禮辰樓

瑪瑙寺詠杜子恭

西泠仙詠卷一

三

晉書孫恩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塘杜子恭子恭有
秘術常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
耳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舟中破魚得刀其神
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得其術及泰誅衆惑之皆
謂蟬蛻登仙矣南齊山陰孔靈產過錢塘北郭輒
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宋書沈約自序杜炅字子
恭通靈有道術約先世有沈警者敬事子恭按墓
在錢塘縣北南齊時所謂錢塘北郭猶水經注靈
隱山下錢塘故縣江經其南則北郭亦近湖之地
也舊志有杜運子恭之孫俗傳瑪瑙寺左有杜子
恭墓倪璠神州古史考曰杜子恭者神方驗於晉

史家墓載在齊書蓋黃公道術之流葛洪神仙之比也

黃公道術葛翁篇魚腹瓜刀事偶然何處鶴棲曾寄蹟有人蟬蛻說登仙暮雲樓閣西泠樹落日帆檣北郭船瑪瑙寺前埋骨處紛紛遙拜墓門煙

靈隱詠杜叔恭

叔恭名曷錢塘人少孤有名鄉郡命仕不就師餘杭陳文子受治爲正一弟子感神人張鎮南降授秘方太傅謝安見黃白光以問曷曷曰君先世陰德及物君當位極人臣也他若策謝元淝水之捷料桓温枋頭之敗燭盧竦之入宮防孫泰之惑衆

西泠仙詠卷一

古

前知之異有靈徵焉歿後弟子立碑諡曰明師見洞仙傳謝奐以子寄養當卽其人按宋書杜炅字子恭通靈有道術見沈約自序名字相類或是兄弟行也

錢塘高士杜明師靈隱山前有舊基桓謝行軍機早定孫盧惑衆數難移親緘秘籙貽諸子別起新亭待客兒北郭墓門遙拜處何人棠棣爲題碑

錢塘北郭詠孔靈產

靈產名默會稽山陰人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立館事道精篤東出過錢塘北郭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並從許黃民求楊許真書

令郡吏王興繕寫見真誥及雲笈七籤子稚圭卽
撰北山移文諷周彥倫者

晉安歸棹晚煙遲北郭曾經禮導師豈有丹經傳鄭隱可
無仙館立楊羲陰陰桑柘尋遺宅鬱鬱松楸訪舊碑省識
家風知慕道兒曹解賦北山移

錢塘詠徐彎

徐彎吳郡海鹽人少有道忝能收東邪精錢塘杜
氏女患邪彎召魅叱之成白龜一旦與從兄弟登
石碕山斫柴日暮不返明日尋覓見倚樹不動抱
之惟有空殼見洞仙傳

城北徐公美若何居然應器與降魔一潭枯水浮朱鼈三

西冷仙詠卷一

五

尺靈潭走白鼈此日空林蟬共蛻他年華表鶴應過石碕
山下畱蹤處絕似仙人爛斧柯

孤山詠陸修靜

名修靜烏程人事母至孝晉衰不仕奉母入金蓋
山故多梅增植之歲足代耕榜所居曰梅花館凌
義渠謂和靖植梅有祖其先生歟母病思鱸釣於
溪獲二尾烹其一龍子也翁乞其一還之後過鏡
湖舟覆一少年負而出蓋以報云母沒後作道士
裝周遊溢浦廬山間與淵明慧遠結白蓮社嘗至
秣陵居鍾山茱萸館爲劉宋客而不臣卒謚簡寂
廬山簡寂觀是其遺址法錄稱靈寶天師

種梅人去渺天涯金蓋山前有舊家香雪中調鶴地晚
霞溪上釣龍槎秣陵月落煙橫黛廬嶽雲深瀑瀉花誰是
高蹤繼蓮社虎溪三笑最風華

曹橋詠潘尊師

杭州曹橋福業觀有潘尊師虛襟大度行功濟人
有少年詣之避難六十日臨別授正一九州社令
籙階自後靈官傳報四海之內無不知之厥其喧
聒却之不可乃食肉啗蒜以却之一日少年來曰
汝犯真靈罪當冥考別授一術廣行陰功用贖前
過後來言諸天方外之事歲餘尸解

九天龍虎守雲都金籙分明總玉樞掌上觀紋千里見耳

西泠仙詠卷一

六

根郵報萬靈趨神君帳裏傳丹訣力士壇前秉赤符何處
曹橋舊仙觀春城煙樹夕陽孤

山中詠陶貞白師

貞白先生南史有傳謝淪先作陶先生小傳甚簡
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則從子翊所撰也云庚午
年啟假東行浙越尋求靈異至會稽大洪山謁居
士婁慧明至餘姚太平山謁居士杜京產至始寧
兜山謁法師鍾義山至始豐天台山謁諸僧標及
諸處宿舊道士並得真人遺蹟十餘卷東陽長山
吳興天目無不經歷見雲笈七籤則湖上諸山當
有先生游蹟矣廣陵通元壇余從問道師所主也

笑謝浮名署隱居華陽彷彿似華胥松吹夜月鷺笙香碑
墮空江鶴夢虛曾與褚劉敦古誼親承楊許有真書名山
都是經行處石室金庭問舊廬

吳山詠汪越公

汪華字子華小字興哥父彥饒於財以鉅貲俾習
賈因至鄞之普陀遇豪客劉琮方困悉以資之隋
亂得琮力保障六州唐初歸命封越國公後與琮
同爲徐張二真所引入潮音洞修道成真宋封靈
惠公明封廣濟靈惠王海內汪氏富貴顯達者皆
公後人保境息民流澤遠矣余子婦爲公四十七
世女孫與公同正月十八日生謂新舊唐書不爲

西泠仙詠卷一

七

公立佳傳當是公子孫有富名宋初秉筆諸人有
陳承祚乞米之意而未遂也杭爲保障六州之一
祠在吳山

六州保障重勳名早識真人罷甲兵陌上看花錢武肅中
原采菽李長生西來山勢雲無際東下江湖月有聲何事
魏收乞米不將佳傳表登瀛

肅儀亭詠孫思邈

思邈京兆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好談
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隱太白山學道洞曉天
文推步精究醫藥務行陰德嘗救小蛇涇陽龍子
也得入水府授龍宮禁方三十首因著千金方三

十卷龍宮方散其內又著脈經唐太宗高宗朝授
以侯爵固辭永徽三年尸解見續仙錄肅儀亭在
上天竺有無竭泉一名孫公泉相傳爲思邈洗藥
處

高臥空山不計年肅儀亭畔螯苔圓偶攜處士烹茶具來
試仙人洗藥泉鷲嶺應畱遺蹟在龍宮曾有禁方傳隱居
絕似陶貞白管領華陽好洞天

武林詠司馬子微

子微名承禎河內人博學能文工篆隸少事中獄
體元先生潘思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
術隱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則天睿宗元宗

西泠仙詠卷一

六

屢加徵召有寶琴花帳之賜寫三體道德經撰修
真秘旨論五嶽真人因建真君祠詔於王屋山自
選形勝以居弟子甚衆女真焦靜真靈識精思至
方丈山遇二仙女謂曰子欲爲真官可謁東華青
童道君請其名氏謂子微也蜀女真謝自然泛海
將詣蓬萊求師至一山遇一道士言天台山司馬
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乃回求受度
白日上昇見雲笈七籤李太白大鵬遇希有鳥賦
爲子微作也

赤城王屋總名山都有仙居杳靄間五嶽真形畱帝闕九
重前席謝天顏悔橋終古寒飛瀑捷徑當年冷閉關玉女

雙修俱絕世寶琴霞帔禮星鬢

江上詠賀季真

季真名知章四明人官秘書監李白游長安知章
遇之呼爲謫仙人解金龜換酒晚乞歸四明自號
四明狂客乞賜鑑湖一曲又神仙傳知章以天寶
末入四明山中餌藥上昇見胡稚威懷仙堂記
貫醉金貂尙有無山公騎馬兩鬢扶謫仙樂府新詩卷狂
客生涯舊酒徒二頃水田謀鶴俸十年歸計戀漁租如何
祇放稽山棹不乞西湖乞鑑湖

天竺詠李太白

太白謫仙人也長庚英英上匹歲星與許宣平司

西泠仙詠卷一

九

馬子微遊安陵遇蓋還爲造仙籙生爲人中之仙
沒爲仙中之人徵其靈蹟屢見載籙杭州天竺爲
白遊蹟所經有與從姪刺史良同遊詩云挂席凌
蓬邱觀濤憩樟樓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遨游天竺
森在眼松門驚鷗秋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疊
嶂隔遙響當軒寫歸流詩成傲雲月佳趣滿吳洲
又杭州送裴大澤時赴序州長史詩與肅宗二年
虎邱夜讌詩序皆爲確證故余有西湖及虎邱建
太白樓之議近年賀耦耕董琴南萬浣雲諸君建
慕李軒於虎邱白公祠汪少海屠琴鳴諸君建李
杜祠堂於西湖金沙港從余議也

觀濤風雨憩樟樓逸興曾借五馬遊放眼三山窮壘嶂當
軒衆壑寫歸流酒杯綠泛金尊夜花港紅銷畫舫秋黃鶴
倘來應有伴月華寒照翠雲裘

江上詠葉法善

法善字道元處州松陽人父慧明祖重四世修道
七歲溺松陽江三年復還父母問故曰青童引我
朝太上師青城山趙元陽受遁甲入蒙山神人授
書詣嵩高山嶽神授劔遂居卯酉山投符起石游
括蒼山遇三神人告曰子本太極左仙卿以校錄
不勤謫人世宜立功濟世佐國當復舊任授以正
一三五之法自是四海六合名山洞天咸所周歷

西泠仙詠卷一

辛

誅蕩精怪掃馘妖邪叔靜能薦之拜上卿辭乞爲
道士以黑符誅瓜洲白魚以丹符救東海龍發蕃
使凶函知張果前生爲混沌時白蝙蝠精攝李北
海魂使書碑與明皇涼州觀燈入月宮聽紫雲迴
曲仙蹟不可勝紀錢塘江有巨蜃爲害淪溺舟楫
投符使神人斬之除害殄凶功德尤遐被也明皇
詩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
鎖白雲閒滴露研朱點周易贈法善也卒年百有
七歲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有道先生

清溪道士葉尊師身歷三朝作羽儀東海清泉龍叟報西
園醇酒麴生知涼州夜市金錢富月殿新聲玉筵遲滴露

研朱點周易九天雲鶴聽吟詩

真聖觀詠呂祖洞賓

萬歷錢塘縣志載觀中蕉花盛開有道士趙肖先居之一日有羽客來訪適趙他出客題詩蕉葉曰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天風香霧蒼花冷名籍因由問汝來又曰白雪紅鉛立聖胎美金花要十分開好同子往瀛洲看雲在青霄鶴未來相傳以爲呂祖寄託也揭傒斯有真聖觀蕉花訪仙人題詩處詩真聖觀今圓妙觀在吳山麓

蕉花原是美金花有客來尋羽士家仙蹟曾勞駐黃鶴朗吟應復倚青蛇春深瀛海看雲氣夜靜君山玩月華我欲

西泠仙詠卷一

三

西鄰營小圃綠天菴畔種靈芽

錢塘詠施肩吾

肩吾字希聖睦州人唐元和中進士隱洪州西山矢志不仕有詩曰氣本延年藥心爲使氣神能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呂祖游睦見其趨尚烟霞授以還丹大道見修真傳道集序有春日錢塘雜興詩

西山高隱慕仙家碧洞青蘿覽歲華鶴夢冷棲松際月猿聲寒嘯嶺邊霞蠶娘門外籠桑葉酒姥溪頭種藕花采藥空林招野客也同句漏乞丹砂

六井詠李鄴侯

李泌字長源守杭州以郡城泉水惡開六井引湖水以便民曰相國井曰西井曰方井曰小方井曰白龜池曰金牛井白香山陳述古蘇軾周滄趙與籌皆重浚之今雖遺址不盡可考而流澤沾漑已二千年於茲矣泌幼年能於屏風上立空中嘗有天樂來迎宿嵩山遇僧嬾殘煨芋食之有領取十年宰相語安史之後再造唐室廣平王贈詩有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句旣薨中使林遠遇於逆旅單騎常服云往衡山其爲仙也無疑矣

遺愛長思李鄴侯曾聞六井引湖流銀牀急雨千門足茆屋炊煙萬戶謳芋火暖分枯衲夜菊泉寒薦水仙秋簫鸞笙鶴歸何處擬築新宮起畫樓

西泠仙詠卷一

三

西湖詠張志和

志和山陰人號元真子擢進士善畫飲酒三斗不醉肅宗嘗賜奴婢二人志和配爲夫婦曰漁童樵青守真養氣臥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與顏魯公善魯公守湖州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唱和漁父詞二十五首魯公東遊平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水上獨坐飲酌嘯詠有雲鶴隨覆其上揮手以謝上昇而去見續仙傳

圓波吹雪鯊魚肥漠漠晴煙溼翠微隱逸生涯新釣艇神仙蹤蹟舊漁磯晚山何處青鸞去春水依然白鷺飛我亦

武陵源外住桃花亂點綠蓑衣

白公祠詠白香山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晚號香山居士嘗爲杭州刺史三年建石函以通湖水築隄捍田人稱白公隄自石函橋北至餘杭門者是也遺愛孔多民謳思之嘗有人於海上見仙龕云以待白侍郎祠在孤山爲阮琅嬛先生撫浙時所建

一湖春水潤平沙碧琰青蘿玩物華歸去偶攜天竺石重來應憶紫陽花夢回翠黛雲長好拍按霓裳月未斜何處仙龕滄海上醉吟應復憶蘇家

天竺靈隱詠李公垂

西泠仙詠卷一

三

公垂名紳亳州人與李文饒元微之齊名號元和三俊爲人短小俗呼短李少時與友同止西山舍見一老叟心知異人拜之曰子知唐若山乎某是也今夕南海羣仙會羅浮山能隨我游乎子合名紳字公垂旣至衆曰異哉公垂非名係仙籍何路得來能我從乎曰紳未立室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於兄弟羣士已知念歸覓一物乘之似在華山北乃羅浮店也後累官中書侍郎平章事有憶杭州天竺靈隱二寺詩

高峯斜日暝煙收一樣檀林擁石樓佛國有緣今再到仙山何事不重游雲間鐘磬飄僧榻江上旌旗送客舟惆悵

猿猱苦相憶月華寒嘯洞門秋

三生石詠牧童

唐李源與僧圓觀友善相約遊峨眉山南浦見婦人錦襜負囊而汲觀曰此婦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後十三年中秋夜當與公相見於杭州天竺寺遂亡源後自洛適杭中秋月夜於葛洪井畔見有牧童菱角騎牛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空斷腸吳越溪山尋已徧恰迴煙棹上瞿塘歌竟拂袖入煙霞而去觀此則牧童不昧前因

西泠仙詠卷一

十四

抑已仙矣石在蓮花峯下

解從身後說身前知爾今生已得仙影踏疎林秋有蹟路尋幽澗夜無煙錦襜遠夢人千里菱角長歌月一天何處青山最堪憶蓮花峯下葛洪川

鶴林道院詠殷七七

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周寶於長安識之及寶移鎮浙西七七忽至賣藥寶驚召之師敬益甚每醉歌曰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爐養白珠砂試之悉驗嘗於鶴林寺感仙女九日開杜鵑花後於甘露寺爲衆推落北崖咸謂墮江死矣後有人於江西見之見續仙傳

回首長安舊夢賒春山采藥踏煙霞壺中造化逡巡酒世
外春秋頃刻花九日笙歌圍絳樹一房爐火煉丹砂鶴林
女子知何處倘是仙人萼綠華

錢塘詠王賈

太原人嘗與諸父至太行南泌河觀兩龍爲婺州
叅軍與杜暹過錢塘江登羅刹山觀浙江潮謂暹
曰大禹眞聖者當理水時所有金匱玉符以鎮川
瀆若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陷矣因與暹至水底
觀之

波恬羅刹息驚湍中有風雷護法壇林屋寶符深洞闕禹
陵窆石隔江看鮫人弄杼冰綃薄龍女簪花月鏡寒不是

西泠仙詠卷一

三五

仙翁親指點誰知萬古慶安瀾

武林詠夏侯隱者

不知何許人游茆山天台間攜布囊竹杖而行或
露宿草間樹下人窺覘之但見雲氣不見其身登
山渡水閉目善睡而不差跌人號睡仙昔常熟蔣
文肅得不寐之疾夢隱者教以未睡目先睡心行
之良驗因於道觀素像奉之

睡鄉原是黑甜鄉行止皆甜味更長華頂當年曾寄蹟琴
河有客解焚香布囊聊作游仙枕竹杖權爲夢蝶牀我本
希夷老孫子華胥應許聽宮商

杭州詠杜可雲

杜昇字可雲京兆杜陵人好於水椀及盆內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叱之則飛可丈餘隱隱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杜孺休邠國公琮子也爲蘇州牧延入呼爲道翁云邠國鎮西川日與翁處四十餘年顏貌如當時也咨以道術勸以教化及人慈惠爲意或與賓僚倡和出口成章多神仙旨趣後軍亂人見可雲被傷頃之但見舊衫破痕後數日人見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市醉吟沙書如故云將歸南嶽也

隨意書龍便是龍蜿蜒無際動虛空有時得氣飛雲外依舊聞呼入水中蜀道夢回江樹碧杜陵家近苑花紅西江

西泠仙詠卷一

美

避蹟歸南嶽回鴈峯前憶此翁

龍泓洞詠丁翰之

唐丁飛舉字翰之隱居錢塘深山有憩館在龍泓洞善養生能鼓琴綸巾布裘貌古而意澹年八十六齒髮不衰升高望遠不異平地時時書細字作文記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靜取琴奏雅弄一二少睡寡言笑與人相接禮簡情至人或問其養生之道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陸龜蒙嘗詣洞訪之爲作丁隱君歌云華陽道士南遊歸手中半捲青蘿衣自言逋客持贈我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岫獨話君家最奇秀盤供天竺

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堂暗引龍泓漚老樹
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童雜猿狖
去歲猖狂有黃寇官軍駭散無人鬪滿城奔迸翰
之間祇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
值虛云云今年利作採山斧可以拋身麋鹿羣丁
隱君丁隱君昂然且莫別名氏卽日更尋丁隱君
見笠澤叢書序云雷平山道士葛參寥話與翰之
熟至今齒髮不衰氣力益壯當卽詩中所云華陽
道士也觀此隱君其殆有道者歟

何處錢塘丁隱君散人麋鹿亦爲羣盤中玉版登春早壁
上冰絃響夜分龍湧漚聲喧急雨猿啼清嘯落停雲華陽
道士如相遇手捲青蘿話夕曛

西泠仙詠卷一

三

憩館懷葛參寥

事見前丁翰之傳觀詩序則參寥與翰之爲方外
之友均爲有道味詩意則參寥訪翰之於所居翰
之贈以青蘿衣歸遇魯望因作詩也

衣捲青蘿染翠苔相逢齒髮未全衰記從甫里先生語曾
訪龍泓處士來句曲洞天原福地稚川家世本仙才華陽
我亦淵源在松下吹笙日幾回

青衣泉詠童子

泉在寶蓮山三茆觀內唐開成中道士韓道古見
青衣童子於洞口故名泉上有唐人題名

何處青衣此一童當年靈蹟羽人宮山花灼灼欹雙髻秋
水明明剪兩瞳樓閣高寒金地外澗泉深闕玉天中當年
親訪題名處閒話淮南憶八公

錢塘詠陳嵩伯卽藍采和

洪州處士陳陶字嵩伯聲詩歷象無不精究世居
嶺表嚴宇鎮豫章以陶操行高潔欲撓之遣妓蓮
花侍焉陶賦詩云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媿卓
文君謝之後人移其事爲圖南也昇元中至南昌
築室西山宋齊邱不爲薦辟陶有句云中原莫道
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開寶中嘗見一叟與老
媪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酒對飲旣醉行舞而歌曰

西泠仙詠卷一

三

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
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嘗有西湖對
酒歌云風天雁悲西陵愁使君紅旗弄濤頭東海
神魚騎未得江天大笑閒悠悠嗟峨吳山莫誇碧
阿陽經年一宵白南朝彩鳳爲君生古獄愁蛇待
恩澤三清羽書來何遲十二玉樓胡蝶飛炎荒翡
翠九門去遼東白鶴無歸期鴟夷公子休悲悄六
鰲如鏡天始曉尊前事去月團圓琥珀無情憶蘇
小蓋爲錢氏作也

吾家仙侶世間多又見當年藍采和彩鳳南州招未下神
魚東海問如何山中境靜簪花去湖上春閒采藥過太息

生平晚聞道雙修偕隱兩蹉跎

東小江詠吳仁璧

仁璧字廷寶蘇州人一日秦人少習星緯黃白家言唐大順中登進士第已而入浙家貧常佯狂乞於市錢武肅王聞其名待以客禮叩以天象辭非所知辟幕職又以詩固辭及秦國太夫人薨具體幣請爲墓銘堅不肯屬草王怒投之江中有詩一卷行世先是仁璧學於廬山道士數年道士曰能學仙耶仁璧固陳求名之志道士曰一第猶拾芥耳但他年勿干英雄至是遂驗有女年十八能詩精天官之學仁璧被繫女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

西泠仙詠卷一

无

不免乎未幾王併沈之東小江見十國春秋雅言雜載則云關右人游羅浮洞學老莊於張先生得其大旨武肅請撰羅城記不從怒沉於江建隆初廣南劉隱遣人就羅浮設醮至山頂見石門一叟曰此羅浮先生吳仁璧所居後有人於羅浮句曲諸山見仁璧引十許歲女子是其女也

碧波亭下水犀然東小江頭浪拍天愛士也知虛側席負才聊復託沉淵羅浮洞口花橫雪句曲山中月上煙原是蓬萊舊儔侶邾公攜女共昇仙

握髮殿詠閻邱方遠

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精通詩書學易於廬山

陳元晤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師事仙都劉處靖
受法籙於天台葉藏質詮太平經爲三十篇景祐
中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禮謁於餘杭
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昭宗屢徵不就賜號元同
先生弟子二百餘人天復二年坐化後有人於仙
都山廬山見之云歸隱潛山天柱源也見續仙傳
握髮錢王殿名

徧訪名山禮導師偶停元鶴采華芝洞天祇合神仙住丹
法惟應弟子知何處西泠畱異蹟他年南嶽說歸期君王
親問空同道春雨靈旗拂故祠

西湖詠杜光庭

西泠仙詠卷一

三

光庭字賓至縉雲人或曰長安人唐咸通中應九
經舉不第遂入天台山學道潘尊師薦之從唐僖
宗幸興元遂畱蜀事蜀王建爲諫議大夫封蔡國
公賜號廣成先生後主立受道籙於苑中以光庭
爲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未幾解官隱青城山
號登瀛子年八十一卒顏貌如生人以爲尸解有
文集三十卷洞天福地記錄異記廣成義東瀛子
青城山記武夷山記壩城集仙錄諸書凡數十種
又撰西湖古蹟事實二卷見續文獻通考及陳氏
世善堂書目

臣甫麻鞋入蜀行晚辭紫閣隱青城洞天福地緡新錄碧

水丹山理舊盟孤嘯嶺猿磨墨去梳翎澗鶴報書成才人
竟作神仙老惆悵當年下第名

西泠仙詠卷一

西泠仙詠卷二

目錄

潘聞巷詠潘逍遙

孤山詠林和靖

萬松嶺詠徐冲晦

蘇公祠詠蘇東坡

後湖詠蘇養直

月輪寺詠張君房

吳山詠徐奭

錢塘詠沈子舟

廣陵侯廟詠陸圭

西泠仙詠卷二 目錄

宋故宮詠皇甫履道

靈石寺詠顏寓李甲蕭耘

鳳皇泉詠張紫薇

飛仙里詠李芟

西林橋酒壚詠髮髻道人

棲霞嶺詠翦頭仙

靈隱詠蓑衣仙

錢塘詠錢一

南園詠陸放翁

南園詠牧童

黃犢嶺詠邱真人

瑞石山詠張紫陽

大德觀詠王重陽

三一閣詠白玉蟾

紫陽菴詠丁野鶴

金溪草堂詠虞伯生

浴鵠灣詠張伯雨

虎跑泉詠黃大癡

井西丹房詠張思廉

三仙閣詠張三丰

吳山詠冷啟敬

南屏詠高青邱

西泠仙詠卷二 目錄

高士隴詠孫太初

西湖詠徐霞客

江上詠伍冲虛

西湖詠陸麗京

煙霞仙舍詠心月道人

百步塘詠水月老人

宗陽宮詠王崑陽

武林詠沈太和

大德觀詠黃隱真

西湖詠姚耕煙

孤山詠謝凝素

金鼓洞詠周太朗

金鼓洞詠高東籬

鶴林道院詠沈太虛

金鼓洞詠陳樵雲

金鼓洞詠飛來野鶴

松吹堂詠杭堇甫

樊榭山房詠厲太鴻

紫竹山房詠家句山先生

葛林園詠梁山舟先生

沈莊詠鮑淥飲

西園詠朱文正公

西泠仙詠卷二 目錄

阮公墩詠阮琅嬛師

冷泉亭詠宋茗香

白蓮堂詠吳澹川

金粟菴詠錢東生

天潛小隱詠汪季懷

翠淥園詠閔小艮師

湖上詠陳春谷

閒地菴詠朱野鶴

野鷗莊詠錢叔美

懷仙閣詠盧子鶴

西泠仙詠卷二

懷仙閣定本

圓嶠真逸撰

潘閻巷詠潘逍遙

潘閻字逍遙江都人嘗居洛陽賣藥騎驢看山終日不返好事者繪爲圖宋初以能詩薦召爲四門博士坐盧多遜黨變姓名入中條山或云太谷人秦王府記室參軍秦王得罪髡髮爲僧而逃有逍遙集劉放謂其詩不減劉長卿有登高峯塔詩贈林處士詩崇寧間武夷黃靜得其詩曰謫仙人也刻之石居錢塘太學東巷名潘閻巷寄園寄所寄稱有人遇仙者卽閻也

西泠仙詠卷二

青楊小巷胥秋藤彷彿東屯住少陵避難趙岐曾匿跡工詩賈島亦爲僧孤山贈鶴梅千樹高塔看雲月一稜絕似青蓮逢賀監謫仙佳詠在吳綾

孤山詠林和靖

和靖名逋字君復隱居孤山種梅豢鶴自適二十年不入城市真宗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旣沒仁宗賜諡和靖先生有詩集墓在孤山後爲楊璉真伽所發棺中惟一玉簪蓋仙人羽化之流身後若蟬蛻矣今祠墓爲林少穆許玉年諸人所修所居有放鶴亭巢居閣並補梅招鶴焉

碧蘿幽徑古祠開再拜咸平處士來梅鶴偶然爲眷屬湖

山依舊起樓臺寒巖霜老樓紅葉春墅煙深罨綠苔身後
惟餘玉簪在巢居高閣是蓬萊

萬松嶺詠徐冲晦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學易絕意進取慶歷初召見
賜號冲晦處士見宋史隱逸傳錢塘兩處士和靖
居孤山冲晦居萬松嶺夾湖相望嘗謂孫切曰子
孫世世不得離錢塘以永無兵燹也見北窗炙輠
徽宗朝有徐奭亦賜號冲晦

萬松山翠接平岡高士當年有舊坊康節吟窩虛夜月君
平卜肆冷斜陽隔湖鶴影投孤嶼繞屋鶯聲憶草堂聞道
西泠兩冲晦隱居清節重錢塘

西泠仙詠卷二

二

蘇公祠詠蘇東坡

東坡名軾字子瞻又字和仲蜀眉州人守杭日多
惠政民苦斥鹵公浚茅山一河專受江湖浚鹽橋
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牖以爲湖水蓄洩之限且
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湖中葑田積爲長隄以通
南北杭人名之曰蘇公隄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公
前生爲五戒禪師方士謂公爲天上奎宿知夙根
所在來去均不在人間也祠在孤山嘉慶中秦小
峴觀察建

葑影橫隄柳態柔西湖從此湛清流聽蟬寒碧尋前夢換
馬春紅感舊愁白葛涼生枯衲社玉箏聲遠美人舟壽星

巖畔神游處水枕風船一様秋

後湖詠蘇養直

養直名庠楚北人居後湖號後湖居士後湖左界
白隄右接西村南挹巢居北繞葛隄以在孤山之
後故曰後湖也嘗以屬玉雙飛水滿塘一詞見賞
於東坡晚居廬山遇羅浮黃真人與丹服之髮再
黑一日復瞭一日宴客云黃真人至遂立化

六橋煙雨靄平蕪更有詩翁說姓蘇
穉穉荒田徵鶴稅鷓鴣小艇問漁租
兩頭簫管開吟譙四面樓臺入畫圖
我亦寶雲山下住西湖今是美人湖

月輪寺詠張君房

西泠仙詠卷二

三

君房字允方安陸人景德中進士官度支員外祥
符中自御史臺謫官海寧適真宗崇尚道教盡以
秘閣道書付杭州俾戚綸陳堯臣校正綸等同王
欽若薦君房主其事編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
進之復攝其精要萬餘條爲雲笈七籤蓋道家之
言以天寶君說洞真爲上乘靈寶君說洞元爲中
乘神保君說洞神爲下乘又太元太平太清三部
爲輔經又正一法文遍陳三乘別爲一部統稱三
洞真文總爲七部故君房取以爲名也道藏精華
大略具於是矣見四庫全書提要又著乘異記麗
情集科名分定錄潮說脞說知杭州錢塘多刊作

大字版印行於世仕至集賢校理年八十餘卒見
默記月輪寺在月輪山卽六和塔院江月松風集
云古錢塘令張君房曾宿月輪寺月中桂子下塔
如牽牛子咀之無味

蓬萊小謫近東溟岱嶽泥金正勒銘誰薦陽冰書碧落爭
看逸少寫黃庭葛洪自著神仙傳尹喜親傳道德經欲起
高樓貯雲笈麗情一集說媯姪余欲於吳山道觀建雲笈樓

吳山詠徐爽

爽錢塘人隱居吳山以修真終老徽宗聞其名賜
號冲晦先生

青帝長生泣玉除紫微宣賜到山居茅盈自有修真訣种

西泠仙詠卷二

四

放應無封禪書蘿影翠深寒殿靜松花香細石壇虛姓名
莫使韓翃誤高士坊前識舊廬

錢塘詠沈子舟

子舟名若濟遠祖當吳越錢氏時爲謀主遂爲錢
塘人十許歲出家爲道士道藏釋典無不賅治尤
長於醫王漢之帥建康館之洞陽館俾鍊大藥徽
宗再召賜號洞元大師紹興初服丹尸解

節度開門亦自雄軍諮曾有舊家風道通雲笈珠林外名
在靈樞素問中汴水承恩青瑣闥攝山采藥紫芝翁金丹
先證長生訣不待君王德壽宮

廣陵侯廟詠陸圭

圭官真州兵馬都監攻方臘死難淳祐中潮圮江
岸屢築不就神率三女揚旗空中浮石水面岸賴
以成事聞建廟封廣陵侯三女皆封夫人廟在江
干石冢圭有宿韜光菴詩

彷彿旌旗颭上游當年壁壘古真州丹心破敵同斬國青
骨成神類蔣侯兒女彩鸞隨舵尾英雄白馬避潮頭廣陵
祠宇因遺愛七發何勞證不休

圭封廣陵侯以曾官真州故也竹垞引以證曲江爲

錢塘者誤

宋故宮詠皇甫履道

履道名坦遇妙通真人得丹秘紹興中治顯仁太
后目疾又爲仙韶甄娘治蹙布氣卽釋踊而行常

西泠仙詠卷二

五

相湖北帥李道女鳳娘爲天下母後孝宗聘爲恭
王妃卽光宗后也將還廬山留一扇於禁中日有
發寒熱者以此扇之未幾宮中多患瘧用之皆驗
還山築室御書清虛菴額道流咸集苦水遠使人
荷鋤劚地應手泉湧德壽聞之御書神泉二大字
見神仙通鑑廬山志

紫佩青囊出禁中更畱羅扇顯靈蹤神方何似孫思邈仙
術真如杜子恭三殿月輪生欲滿六宮花影散來重相看
拂袖還山去鸞鶴飛翔到處從

靈石寺詠顏寓李甲蕭耘

竹坡詩話云西湖諸寺惟南山靈石猶是舊屋僧

言頃時有數道人來丐食拒而不與乃題詩屋上而去字畫頗類李北海其詩云南鵑數回泉石西峯幾疊煙雲登攜孰以爲侶顏寓李甲蕭耘李甲近世人東坡以爲似郭忠恕善畫而文餘當是神仙也范石湖集有詩紀此事自注云顏寓李甲蕭耘題詩寺門方運筆時伸臂長丈餘闍人驚報主僧回顧已失後好事者譯之首句呂字二句洞字三句賓字是洞賓與三人來耳按李甲近世人則顏寓蕭耘亦近世人所譯甚穿鑿未必洞賓與三人偕來也

羣仙蹤跡等雲蘋靈石題詩說洞賓野鶴飛來原有伴戲

西泠仙詠卷二

六

鴻書罷更無人姓名曾記東坡識筆墨爭傳北海神最是石湖老居士賦詩堪補諾皋新

鳳皇泉詠張紫薇

方家峪劉婕妤寺鳳皇泉三字乃張于湖紫薇孝祥所書夏執中爲后兄以孝祥書未工自書三字易之孝宗幸寺中詔以斧劈爲薪止用孝祥書孝祥精於翰墨人稱紫府仙見四朝聞見錄太廟前楹產芝孝祥作原芝文推行符瑞之說見于湖居士集劉龍洲有上張紫薇真仙詩云真仙原是昔于湖今在高樓何處居霏玉不容陪偉論撥灰猶爲作行書雲霞縹緲來旌節瓊玖玲瓏聞珮琚幽

顯殊途人世隔冷風吹雨送回車味其詩意大約是仙後降乩也

劉寺芙蓉向晚妍銀鈎新寫鳳皇泉鶯花尙弔紅霞帔翰墨原稱紫府仙白點曉霜楓葉溼翠生寒雨蘚花圓曲江居士題詩處應憶于湖內外篇

飛仙里詠李菱

乾道中濟南李菱字廷國寓臨安嘗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迷路見青衣道士分與燒筍食之身遂輕舉不復飲食後游茅山尋又入蜀隱青城山仙去後人慕之名其里曰飛仙里見列仙傳又容齋隨筆神仙通鑑

西泠仙詠卷二

七

南屏山畔竹林遙一杵鐘聲客過橋玉版禪師原有味青衣道士偶相招巖花露重紅欹笠礪樹雲深翠溼瓢句曲林巒大冢月仙蹤何處問歸樵

西林橋酒壚詠鬢髻道人

齊東野語載端平間周文璞趙師秀數詩人春日游蕩湖山飲西林橋酒壚皆大醉熟睡忽有鬢髻道人過而睨之哂曰詩仙醉耶願酒家善看客我當償酒錢以瓢中藥投水喫之地上成銀道人忽失所在

鬢髻雙髻髮垂肩來與詩人送酒錢笑爾梨花連甕飲任他芳草枕琴眠夕陽喚客鶯聲緩佳釀酣春蝶夢圓玉佩

金貂等閒事岳陽三醉是神仙

棲霞嶺詠翦頭仙

紹興時大理寺卿周三畏不肯勸岳武穆獄挂冠
去後有人遇翦頭仙人於延安葭州山中日惟飲
水與人論宋事及咸陽冤死輒大哭忽不見空中
墮紙曰周三畏拜謝蓋仙矣見樵書

短髮鬢髭被兩肩空山人識翦頭仙挂冠神武悲身世拂
袖終南歷歲年鐵佛淒淒常沐雨金牌寂寂久沉煙倘因
鶴駕棲霞過指點南枝一惘然

靈隱詠蓑衣仙

秦檜遇行者於靈隱有家在東南第一山句令押

西泠仙詠卷二

八

衙何栗物色之栗至宮殿見僧坐决事曰地藏王
决檜殺岳飛事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謂栗曰傳
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栗復命後遂出家蘇州元妙
觀肉身在此世所稱蓑衣真人是也見江湖雜記
何處東南第一山此行真見相公還紅塵莽莽空金穴黑
獄漫漫待玉顏佛力自深華藏海人心休忘鬼門關蓑衣
久已登真去何事皮囊尙世間

錢塘詠錢一

錢一爲皂隸因秦檜酷刑致人死後少悔以流血
爲度一乃汗豬血於板如是九年一旦立班中見
足離地而起檜呵其爲妖隸以前情白曰某今日

應上昇遂乘雲而去見昨非菴日纂

神仙自古無資格伍伯功成亦上昇孔目形骸畱幻相押
衙蹤跡證高僧簫鸞笙鶴邀同輩月地雲階到幾層放下
屠刀便成佛前因不昧續禪燈

南園詠陸放翁

放翁名游字務觀山陰人官蜀晚歸鑑湖築快閣
以居韓侂胄當國築南園於長橋乞記於楊誠齋
誠齋拒之乃乞放翁作記記成侂胄開譔以謝出
所愛妾四夫人號滿頭花者奉觴侂胄敗論者多
議放翁之失園亭記何足輕重文字罪人此宋儒
苛論也進士鄭棫自作南園記並礮石以獻韓以

西泠仙詠卷二

九

陸記爲重仆鄭石瘞之地韓敗鄭竟免見四朝聞
見錄南園本孝宗御前別園光宗時慈福太后以
賜侂胄有許閒堂西湖洞天歸耕之莊晚節香亭
諸勝後仍歸御前改名慶樂理宗以賜榮王又改
名勝景也放翁詩工且富足稱大家嘗夢故人相
語曰我爲蓮花博士鏡湖新置官也君能斲爲之
乎月得酒千壺亦不惡也遂以詩紀之曰白首歸
修汗簡書每因囊粟歎侏儒不知月給千壺酒得
似蓮花博士無見詞統越中有懷仙堂記祀梅福
賀知章及放翁也見石笥山房集

大好蓮花博士才青山暫別鏡湖來懸燈曲榭春觴滿擘

阮華堂夜譙開紅縐錦裯人似玉碧疎金井水生苔如何
晚節亭前菊不記南園手自栽

南園詠牧童

韓侂胄過南園山莊趙師異偕行至東村別墅宛
然鄉井林薄中一牧童歌曰朝出耕田暮飯牛林
泉風月共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功名到白
頭趙呵曰平章在此誰敢唐突跡牧童至草廬屏
上有詩云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啼杜宇紅後
侂胄爲史彌遠誅於玉津園見昨非菴日纂此事
與秦檜靈隱遇僧相似彼主和議而害忠臣此禁
僞學而逐大賢其罪皆不可赦故仙佛示現點化

西泠仙詠卷二

十

而無如其終不悟也

朝出芸田暮放牛一生只合老林邱神仙幾輩邀青眼富
貴何人到白頭虛有高文辱名士苦將僞學逐清流玉津
何似南園好屏上題詩杜宇愁

黃犢嶺詠邱真人

在臨平山前相傳真人乘黃犢采藥於此生曲竹
人取爲杖故老相傳邱隱士羽化棄杖於地其竹
皆曲

何年高隱碧峯隈黃犢隨人采藥回雲外一襟披笠去雨
中雙髻荷鋤來翠眠芳草橫青嶂紅謝疎花點綠苔欲訪
仙翁舊行跡林香山翠儘徘徊

瑞石山詠張紫陽

三洞羣仙錄載天台張伯端字平叔受道法於呂祖弟子劉海蟾以傳石杏林杏林傳薛道光道光傳陳泥丸泥丸傳白玉蟾是爲南宗五祖嘗於毘陵紅梅閣著悟真篇八十一首又爲白玉蟾著金丹四百字居瑞石山是宋吳傑集慶堂遺趾平叔號紫陽故弟子徐宏道以紫陽名菴後范應虛作玉虛望江二樓范涑撰紫陽仙跡記

世宗憲皇帝謂紫陽悟真篇不著宗門一語外集不雜元門一語深入理域究明宗旨雍正十三年

勅封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

西泠仙詠卷二

七

求仙容易悟禪難集慶虛堂積翠盤靈跡長畱三洞錄新詩妙證九還丹禮星元鶴窺寒殿檄雨蒼龍下古壇瑞石亭前碑石在

軒皇輦路指層巒

大德觀詠王重陽

名嘉號害風南宋人北宗七派邱劉譚馬郝王孫皆其弟子元世祖時勅封重陽真人開化輔極帝君大德觀有斬妖臺洗劍池諸跡

一角高臺面列壙琳宮寒壓翠芙蓉山形依舊翔靈鳳仙派應知出火龍洗劍池荒秋水涸煉丹竈冷暮雲封金蓮七葉同時放我亦淵源溯北宗

三一閣詠白玉蟾

白玉蟾本姓葛名長庚號海瓊子又號蟾菴武夷
散人神霄散吏紫清真人博洽儒書工書畫善畫
梅嘗於黎母山得洞元雷法祈禳輒有異應晚事
陳泥丸得聞天仙之道作修仙辨惑論以明天仙
水仙地仙之次第又因張紫陽爲著金丹四百字
作書以謝深明三教同源性命雙修之旨嘉定中
召對稱旨命主太乙宮遂結精舍於此有辟劍池
得月樓諸跡菴在包家山下山川壇右

黎母山中禮導師洞元雷法護蛟螭葛元家學能傳道李
白仙才解賦詩搗藥禽歸寒夜碓埽花人去冷春祠祇今

西冷仙詠卷二

三

三一菴前路月裏新蟾話桂枝

紫陽菴詠丁野鶴

元丁野鶴錢塘人棄家爲全真道士居吳山之紫
陽菴師徐洞陽有觀燈化鶴之異一日召妻王守
素入山付偈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
俱忘虛堂眞長寂抱膝而逝守素亦束髮爲女冠
明道士范致虛建亭祀其遺蛻見武林紀事紫陽
道院志輟耕錄瑞石山志

斜日明霞接畫闌隔江山色翠千盤夢中華表歸仙驥悟
後塵緣謝采鸞青嶂雲深芒屨溼碧天風峭羽衣寒荒菴
終古畱遺蛻瑶草松花滿石壇

金溪草堂詠虞伯生

伯生名集字邵菴臨川人允文五世孫累官奎章閣學士封仁壽郡公諡文靖有道園集少游錢塘居金溪草堂金沙港一名金溪也伯生和全真馮尊師蘇武慢詞二十闕仙遊山彭致中取而刻之爲鳴鶴餘音伯生自序之馮燕趙書生游沐遇異人得仙學賦蘇武慢二十篇前十篇道遺世之榮後十篇論修仙之事伯生得其傳故以七十二家符篆授張伯雨也

合澗春淙下夕陽兩峯雲影聚溪光松風碧捲鄰家閣杏雨紅低隔苑牆港漾金沙秋水靜橋橫玉帶暮煙涼商量

西泠仙詠卷二

三

羅帕填詞日應憶西泠舊草堂

浴鵠灣詠張伯雨

張雨一名天雨字伯雨錢塘黃冠號真居九成之裔後入華陽洞自號句曲外史初見虞伯生伯生問能作幾家符篆曰不能伯生連書七十二家伯雨下拜曰真吾師也初居西馬塍建茵閣詩所云歸錦橋邊停舫子散花灘上築樓居是也又嘗居葛嶺有神光樓井西丹房隱真館後居浴鵠灣有玉鈎橋賣玉鈎所建也所居名登善菴有黃篋樓自營墓於靈石鵠卒遂葬焉伯雨工詩精繪事善鼓琴與趙松雪倪雲林楊鐵崖薩鴈門鮮虞伯機

相友善而高致靈跡復如此蓋稚川之後一人而已

何處瓊樓聽紫簫散花灘外雨瀟瀟醉中寫石奇雲立松下論琴細雪飄金茵舊山閒小閣玉鈎幽澗影長橋昨從浴鵲灣頭過蕊佩癯仙若可招

虎跑泉詠黃大癡

黃公望字子久本姓陸世家常熟繼永嘉黃氏遂徙富春善畫工詩有大癡山人集居西湖赤山之笕箕泉後於虎跑石上乘雲仙去按紫桃軒雜綴載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日過虎跑泉與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湧溢遂不見咸以爲仙

西泠仙詠卷二

古

去初疑耽畫者飾之今緡道藏金文玉笈經子久編錄非一以金蓬頭爲師莫日鼎冷啟敬張三丰爲友生有夙慧其仙去也宜哉

扁舟載酒傍花還畫派荆關伯仲間舊隱煙波尙湖水卜居巖壑富春山秋林霜染紅千樹夜澗寒澄碧一灣真個乘雲竟仙去笕箕泉上草堂閒

井西丹房詠張思廉

思廉名憲號玉笥生吳人鐵崖弟子也仕張吳吳亾避跡以終有井西丹房詩云葛井西頭更向西丹房高與白雲齊鉛田虎下飛紅電汞海龍沈結紫泥山鬼俯闌窺火候鑪神伏地丐刀圭飲餘一

蓋松黃酒坐聽鶻聲松上啼蓋滄桑之感遁跡黃
冠煉姪調嬰深明丹旨矣夔州府舊志云卽三丰
也同句漏乞丹砂來訪當年抱樸家何處故宮黃菜葉此
間仙館碧桃花光生石匣巡檐蝠聲墮銀牀噪嶺鴉誰似
鐵崖老居士黃冠長侍絳帷紗

三仙閣詠張三丰

三丰名君寶字全一名玄玄遼人神仙通鑑云
丁令威後身當與張思廉同是分光也生有異質
嘗與人議論三教等書若決江河初寓安陸縣太
平宮後入武當山脩煉往來天柱紫霄諸峯世稱
張邈邇洪武永樂先後訪求皆不出特飭正一張

西冷仙詠卷二

五

碧雲於武當建宮以俟天順中贈爲通微顯化真
人嘗於廣陵賦瓊花詩云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
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煙霞
歷年旣久何嘗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
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蓋自况也所著玄譚集合
釋氏外景道家內景而一之尤以任督二脈爲命
功之綱領大旨主於先修性後修命而闢爐鼎闔
丹之說或以旌陽道光翠虛玉蟾諸真所闢採戰
之張三峯當之不知彼年代旣前名字又異另是
一人世人多誤爲一也雖所作無根樹詩屢言花
酒神仙意主接樹添油仍是雙修氣交之法特沿

叅同悟真之習爲旁門藉口耳三仙閣在吳山三
茆觀側內雕三像一坐一立一臥相傳三丰避永
樂徵召隱跡於此尚有御札存閣中

省識三仙是一仙尙餘高閣此山巔遠辭玉闕羅公遠高
臥金牀馬自然龍去滇池雲漠漠鷓啼鍾阜月娟娟當年
御札空相訪寂寞長陵蔓草煙

吳山詠冷啟敬

冷謙字啟敬號龍陽子武陵人元中統初與劉秉
忠從沙門海雲游無書不讀精易尤深邵學及百
家方術靡不洞習書學趙子昂李思訓以善繪名
後遇異人於淮陽授中黃大丹平叔悟真之旨年

西泠仙詠卷二

七

百餘歲隱居曉音律善鼓琴洪武初授協律郎仙
跡甚著有入藏取金畫壁登舟之異劉基爲賦泉
石歌

精通樂律按紅牙遊戲仙山踏落花官庫有錢聊貰醉畫
舟在壁便攜家臥苔蒼石鏘寒雪隔竹流泉響翠霞太息
橫琴人不見碧雲無際月生華

南屏詠高青邱

高啟字季迪長洲人與張羽諸人稱北郭十友又
與楊基等稱吳中四傑張吳時避地吳淞之青邱
因以自號明初徵修元史擢戶部侍郎辭乞歸後
以爲魏觀作上梁文爲讒人譖死非其罪也曾至

武林有岳王墓南宋故宮諸詩其送錢塘守云休
沐南屏煩一到松間尋我舊題名則南屏固游屐
所經也公之逝也尸解也旣離塵世卽登上真掌
法南宮輔相北帝道光辛卯顯跡於吳郡駐鶴壇
因弟子汪心澈誦大洞玉章經十萬卷擢九天洪
濟明德真圓真人又於邗上通元壇以洛書九宮
法禱雨立降今於妙香天室主雲淨壇弟子輩於
葆元堂斗姥閣塑像供奉焉

萬松陰裏舊題名翠壁莓苔雨後生猿踏落花香有跡鶴
棲疎影靜無聲林端鐘靜殘陽墮臺上琴閒夜月明畱取
當年仙蹟在瑤潭香火接瑤京

西泠仙詠卷二

七

高士鳴詠孫太初

太初名一元秦人嘗棲太白之巔故稱太白山人
以鐵筴鶴瓢自隨居南屏名所居曰挂瓢堂嘗與
友人張寰泛西湖舉李白改沔川南湖爲郎官湖
例欲改西湖爲高士湖人因稱所居爲高士鳴在
蓮花洞西有鶴渚在雷峯乃九杞山人置田爲太
初飼鶴者有鶴田券後入湖州隱苕溪歸雲菴相
傳以爲仙去

太白山人隱興長挂瓢遺韻響松篁司空池館王官谷摩
詰園林華子岡鶴去前塵秋水澹雲歸何處月華涼祇今
高士湖邊過誰識盧鴻舊草堂

西湖詠徐霞客

霞客名宏祖字振之江陰人霞客其別字也黃石齋爲更號霞逸而世以陳睂公所號霞客行徧游海內名山著游記數百篇曾登空同訪廣成子所居遠至塞外知江河同發源崑崙辨三龍大勢謂江大於河著沂江紀源一篇以訂桑經酈注之誤文震孟稱爲地行仙人蓋東方曼倩禽夏向子平之流矣陳木叔所撰墓志言繫纜西子湖匝月則湖上蹤蹟亦多惜游記佚此篇也

愛作盧敖汗漫游一生仙骨不知秋希夷蹤蹟畱諸嶽曼倩文章紀十洲服霧餐霞應有訣驂鸞控鶴更無儔笑余偃臥空山裏雲壑惟從枕障求

西泠仙詠卷二

六

江上詠伍冲虛

名守陽字端陽吉安人宗師守虛之兄入廬山事曹老師李泥丸煉外丹垂成而飛者五十七次得五雷法丹成將服之泥丸曰五臟未堅服恐不利乃點石濟世吉王師事之恐禍及遁至天台遇趙復陽命至王屋訪王崑陽受三大戒返服還丹質凡咸化自號冲虛子著仙佛合宗天仙正理

仙佛何人識合宗冲虛妙理最圓融煉丹未是登真訣點石方成濟世功王屋松雲瑤島近匡廬雪瀑石梁空豫章帝子譚經處回首斜陽有故宮

西湖詠陸麗京

麗京名圻字講山西冷十子之一著威鳳堂集冥報錄以莊史案被累既免棄家遠遊不歸游嶺南禮天然禪師於丹霞法名德龍字誰菴有人見之武當山洪昉思答人問講山蹤蹟詩云君問西冷陸講山飄然瓶鉢竟忘還乘雲恰似孤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或云仙去

君問西冷陸講山朱霞天半杳難攀逸情自與冥鴻遠孤影真如瘦鶴間桐鳴墓前傷逝去弟鯤庭以行人殉國難於桐鳴楓江劫後幸生還煙雲何處神仙蹟祇在天台鴈宕間

烟霞仙舍詠心月道人

西冷仙詠卷二

九

陳元英字寂寧明末人好道受禮斗修煉之術於尙元子洞澈元妙言未來事多驗皈依者衆諸弟子爲營小閣於清平山曰寂寧道院順治丙戌上昇康熙丁亥徐欽爲記立碑屢於乩壇降筆書法似褚河南署款或曰心月道人或曰陳道人張君仲雅有題先生小像詩云仙壇筆墨正縱橫喜見圖中道貌清百八十年容識面分明我亦似長生張叔未題云荔支峯陳處士小像

雲房書法洞賓詩又見吾宗逸世姿應與玉蟾吟桂樹也同黃鶴畫榴皮蘿陰夜月三生石松影斜陽一局碁閒向華山叅睡譜寂寧何必遜希夷

百步塘詠水月老人

百步塘在艮山門外寒水相繞漁煙遠生塘上有水月菴卽水月老人故居老人姓孫名文字文石號水月會稽諸生隱於杭榜所居爲梅園性恬靜一介不取間爲長短歌詞問其年嘗稱九十髮盡禿人多以僧呼之范忠貞公撫浙老人曾從忠貞大父遊忠貞幼時老人撫其背曰是兒當建節吾土吾猶及見之至是忠貞聞太夫人言物色得之屏騶從往謁捐俸爲建百步塘勒石記之時西溪多虎患老人謂忠貞曰山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忠貞遷聞老人曰耳後火發須要有主意其

西泠仙詠卷二

三

後忠貞竟死耿難老人素不喜世事及是人以爲前知爭就問之老人厭惡避世不知所終土人改其居曰水月菴肖老人若僧像召緇徒奉之池北偶談稱爲水月和尙有正味齋集中有詩

一徑沙河百步塘祇今遺趾贖茆堂分明處士郭文舉何似仙人費長房劫外烽煙春寂寂望中雲樹月蒼蒼紅螺行者曾相識何處梅園發古香

宗陽宮詠王崑陽

原名平山西潞安人幼有道士顧之曰樵陽再生矣至王屋山遇趙復陽命名常月授以三大戒常說戒於京師白雲觀秣陵碧苑及杭之宗陽宮弟

子千餘人成道者不可屈指道家有戒始邱祖以
三大戒授世則始崑陽所傳碧苑壇經與六祖壇
經相伯仲洵仙佛之梯航也爲龍門第七代律師
住世一百五十九歲

七代單傳衍北宗真詮賴有闡揚功龍門共仰靈光殿鶴
駕曾棲德壽宮命學端須叅性學元風原不異儒風一編
碧苑壇經在三戒明明日正中

武林詠沈太和

名常敬字一齋桐鄉人常習靈匿於金蓋揣六韜
壬奇於武林習長生久視於元蓋洞天從平陽子
得太上宗旨遂隱茆山爲龍門第七代宗師住世

西泠仙詠卷二

三

一百三十一歲

偶將壬遁習韜鈴賣卦橋亭市隱兼康節行窩閒掃地君
平卜肆靜垂簾思從元蓋求丹訣曾爲靈匿下玉籤終向
華陽遂高躅一樽何必遜陶潛

大德觀詠黃隱真

名守圓易名守元自號赤陽子原名珏號隱真烏
程人世居震澤明諸生幼孤傭工自給出遊得書
法於董香光至武林日賣字以沽飲訪上陽子於
大德觀得筆籙壬奇諸書潛習於天目甲申易羽
衣出至茆山太和宗師書守圓二字以待之返湖
隱於碧巖偕陶靖菴入梅花島偕入京受大戒於

崑陽至杭居大德周太朗來求戒越十四年靖菴
以如意芝杖寄以付太朗畱識而逝爲龍門第八
代律師葬天官山

滄桑劫後事全非焚却儒衣換羽衣大德觀中畱隱蹟上
陽子後悟真機林中仙鶴翔華表島上梅花入翠微宗律
何人承一貫棲霞嶺畔白雲飛

西湖詠姚耕煙

名太寧石門人年十三見賞於冲虛子從征猗猗
陪宴土司飛矢入營斃侍卒危坐如常隱西湖自
號耕煙子會冲虛子來浙師事之盡得其傳謝凝
素造問長生訣爲書令訪冲虛送至江干立逝七

西泠仙詠卷二

三

日不仆居民爲葬之六和塔凝素至楚遇之龜山
示與冲虛相見期忽不見

河魁玉帳坐談兵飛矢當筵了不驚蘋葉微波浮曉艇桃
花細雨約春耕郎官湖畔疑重見羅刹江頭記送行曾向
月輪山下過墓門長聽夜潮聲

孤山詠謝凝素

名太易武進人嘗寓毘陵紅梅閣月夜聞羣仙環
佩聲得白玉蟾註道德經伍冲虛爲之解釋嘗居
孤山謁王崑陽於宗陽宮後返金蓋梅花島陶靖
菴比之白鶴黃赤陽稱爲梅仙嘗著金仙證論慧
命經二書今爲僧柳華陽所刻

紅梅閣畔棲元處金蓋山中種樹年放鶴有亭來偶爾冥
鴻無蹟去翩然訣從道德真經得書任華陽釋子傳欲向
巢居問和靖生前生後總神仙

相傳爲和
靖後身

金鼓洞詠周太朗

名明陽字元真震澤人明諸生隨父官京師謁白
雲觀禮七真願出家黃崑陽曰師在江南宗教將
於汝一貫至茆山事孫玉陽從事宗教遇黃赤陽
於大德觀受大戒至金鼓挂瓢三日洞主僧慧登
以山施之始結茆今鶴林道院也爲龍門第九代
律師弟子千餘人得宗旨者高東籬戴停雲方凝
陽金靜靈孟逸陽東籬則沈太虛之師也

西冷仙詠卷二

三

鶴林道院開山處此地青山合姓周金闕選仙如選佛玉
天同證亦同修挂瓢洞口雲初曉倚杖巖前月始秋我媿
龍門演宗派年年筇笠想從遊

金鼓洞詠高東籬

東籬名清昱漢軍任臺灣觀察年八十入山師周
太朗爲龍門第十代弟子住天台桐柏宮主講金
鼓洞鶴林道院講席年百四十歲羽化沈太虛閔
小艮其弟子也

八十還丹未覺遲先生纔是入山時曾從梅島師修靜亦
似桃源問義熙桐柏雲深龍聽瀑蓬萊晝靜鶴窺碁磻溪
宗派淵源在一角雲窩我所思

鶴林道院詠沈太虛

太虛名一炳吳興諸生生而有文在手曰太虛主
宰事高東籬爲弟子得太上李泥丸之傳泥丸爲
太虛七至金蓋或云卽李八百卽李筌也以誦玉
章經證清淨果深契天仙心傳混化之旨祈雨禳
疫不事科儀惟以誠感嘗言修真之士一以道德
爲主有道德者有神通無道德者無神通也生化
皆於吳興開化院沒時紅光燭霄漢先期分形徧
別所知並降靈於蜀示至真經逸事甚多詳見金
蓋心燈

金蓋雲巢有舊壇親承丹訣李泥丸太虛主宰文長在道

西泠仙詠卷二

三

德神通論不刊桐柏宮中曾駐鶴梅花島上記驂鸞天仙
自有心傳訣玉女前頭羽帔寒

胡剛剛君於雲間所度女
仙也卽至真經中太虛玉
真人

金鼓洞詠陳樵雲

名陽復原名去非字翼庭歸安人世居荻岡從隆
巖受紫光梵斗遂休雲巢日夜虔禮甘露降庭樹
朱蘭歲放么鳳羣翔輕雲律師授以律宗出遊楚
豫與李赤脚張蓬頭金懷懷龍門道士輩多所印
證主餘杭三元宮禱雨立應沒葬天柱金筑坪塑
像三元宮邑大水湖隄將決像忽躍出浮水面而
水退邑令張君吉安爲堂以祠

一陽來復見天真同派如君有幾人和氣能令甘露降潛
心長契歲華春蓬萊宮闕畱蹤蹟苜蓿盤餐記主賓閔良甫先
生秉鐸餘杭與君相善頻向葆元堂畔禮分明金筑證前
卽小良師之尊人也

身

金鼓洞詠飛來野鶴

乾隆中有道士於金鼓洞鶴林道院壁上大書飛
來野鶴四字體類飛白勢甚奇偉殆仙筆也余年
尙幼先府君攜余往觀曾爲一詩紀之云道人
本是青天鶴仙翮凌虛入寥廓有時遊戲下人間
醉攬秋煙踏雲壑鶴林道院鶴所居仙人樓閣橫
空虛興來題名向祠壁傾城走看仙人書棲霞嶺

西冷仙詠卷二

三

上深雲樹舊是仙人題壁處豈是當年丁野鶴乘
興飛來復飛去君不見鍾離書榜佛國開靈石亦
見蕭耘來此間殘墨尙畱蹟煙雲黯澹生莓苔鶴
性宜仙更宜野鶴壽不知其紀也北山靈鷲亦飛
來洞中我是呼猿者詩載種藥齋集中按金鼓洞
爲吳興金蓋山下院鶴林道院爲龍門第九輩弟
子周太朗開山陶東籬沈太虛諸真咸修道於此
宜有仙真往來也

滿地松陰滿徑苔何年野鶴此飛來楸皮作字雲生壁蕉
葉題詩月上臺梅嶼迴翔共寥廓芝田遊戲隔蓬萊擘窠
大筆淋漓甚始信仙人有別才

松吹堂詠杭堇浦

堇浦名世駿博學工文章舉乾隆丙辰鴻博入翰林以言事放歸自號秦亭老民有松吹堂詩文集前世觀音座前寄靈童子也見新齊諧

放膽文章館閣推書堂歸傍亂松開龍鱗瘦入新詩卷鶴蓋香飄濁酒杯微月光留清影在長風聲捲怒濤來寄靈畢竟歸真否蓮座花前禮善才

樊榭山房詠厲太鴻

名鶚錢塘孝廉乾隆己未以鴻博徵詩品幽潔世稱浙派杭州至今重之無子郡中詩人爲卜葬西溪花鳴栗主奉交蘆菴琅嬛節相撫浙飭縣防護

西泠仙詠卷二

三

所作游仙詩三百首極凌雲御風之致常於邗上降乩

分明生後與生前浙派詩成萬口傳邗上題襟新著錄茗溪打槳舊因緣言從跨鶴驂鸞日回憶餐霞服霧年畱得高吟三百首曹唐解賦小游仙

紫竹山房詠家句山先生

先生名兆崙以進士舉乾隆丙辰鴻博入翰林官太僕卿有紫竹山房詩文集前世爲文昌宮中人沒後仍歸桂宮見新齊諧

家住城西近翠寰早年壇坫重湖山大科聲望華林貴小學津梁弟子嫻紫籜春深香冉冉碧筠日暮影斑斑一編

曾校宗英集仙苑琳琅在世間

先生詩文集余曾校一過議另付梓未果

葛林園詠梁山舟先生

先生名同書字元穎得貫酸齋所書山舟二字因以爲號又自號頻羅居士相國文莊公子早年入翰林卽乞病歸書法見重海內生平未嘗宿內室彭祖經所云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者先生有焉年九十餘病中有人語云西方缺一羅漢本以相待今主雲先至得之君可歸矣又數年卒葛林園在西湖葛嶺下隔湖卽和靖故居先生嘗獨居於此湖淥山翠得於仙者深矣

虞褚書名一代尊逸情高致見清門證來羅漢非初果修

西泠仙詠卷二

三

到神仙有夙根和靖巢居梅樹老稚川丹井藥爐温生平

最感喬公語葛隴西頭問謝墩

余幼年謁公於里第座客譽之先生曰此君風骨英

異習襟高曠神仙中人狀元宰相不足多也勿徒以才人目之崦嵫景迫學道無成車過腹痛之言思之彌深耿結

沈莊詠鮑淥飲

名廷博字以文新安人寄居烏鎮刊知不足齋叢書流傳海外

高宗

仁宗兩朝咸加 褒賞君立心純粹以道通儒以儒通道

謂金蓋爲呂祖選仙道場九百年勝地呂祖儒者

宜改梅花觀爲梅花書院當奉

欽賜圖書集成尊藏惜歸道山未竟其志然勸朱春陽居

雲巢而呂祖始有專殿勸小良先生復齊假菴而
梅花館之規模復振桂宮玉局定有前緣矣沈莊
在西湖君常寓此

鮑照才名海外傳能通儒理卽神仙期將鹿洞譚經席永
作龍門護法船梅觀詠花空有約羽陵曝蠹惜無緣夕陽
何處頻相見君有夕陽詩人稱鮑夕陽湖水湖煙四十年

西園詠朱文正公

公名珪字石君大興人官大學士自知前生爲文
昌宮中座前盤石故字石君晚號盤陀老人嘗設
讌以享前世眷屬所爲古詩多參同悟真之旨讀
者每多未信然證文偉於楚北表曇陽於婁東嘗

西泠仙詠卷二

三

爲呂祖請加封號入祀典其爲仙也無疑矣曾視
浙學西園學使者署園也

富貴能將福慧修談禪太傅最優游聽松心蹟陶貞白煨
芋功名李鄴侯五嶽真形芝館靜一峯靈蹟桂宮秋蟠桃
仙李門牆樹紫府真人第一流謂阮瓊

阮公墩詠阮瓊孃師

師名元字伯元又字雲臺儀徵人博綜經籍尤深
漢學著書以表章經術爲主海內奉爲圭臬初視
浙學後爲浙撫禮士恤民賑荒籌海崇功惠政美
不勝書以協辨大學士總督雲貴去浙二十餘年
浙人思之猶若朝夕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不減昔

人之思東坡也座主朱文正公嘗謂人曰吾門下
士前生多文昌宮中人惟阮某爲紫府真人後身
故福慧最勝公初不信二氏近以述從事元門萬
里書來常問空同函關之事夙根固自不同也阮
公墩在湖中三潭東南乃浚湖積葑所成若蘇隄
矣

百年青史定無僞經濟文章第一流位業前生原紫府煙
霞此地更瀛舟瀛舟本在節署後移白公祠池上爲避喧籌海之地太平宰相多功
業上界神仙有唱酬金馬碧雞天萬里一作畱得一月華
長照望湖樓

冷泉亭詠宋茗香

西冷仙詠卷二

无

茗香名大樽仁和人官助教謝病歸好爲山澤之
游往來湖上夜游不及歸輒枕石臥松陰中詩境
超妙似太白嘗言詩人身後一邱一壑可得散仙
歿之日人見其偕一客飲近村酒肆中迹之已渺
人咸以爲仙去

客兒亭畔易黃昏何處堪招宋玉魂詩骨高寒棲瘦鶴嘯
聲清越答孤猿林間梵響流雲氣水上松陰畫月痕兩澗
春淙一靈鷲酒壚有約待君論

白蓮堂詠吳澹川

澹川名文溥嘉興人曾次高曠壯游海外客楚戎
幕喜論兵事善長嘯迥然有鸞鳳之音又嘗夢身

化爲鶴翩翩而舞若莊生之夢爲胡蝶也所著南
野堂詩集琅嬛先生稱爲兩浙詩人第一沒二十
餘年近有人見於黃鶴樓題詩有姓名好問黃仙
鶴蹤蹟休疑白玉蟾句殆已仙耶白蓮堂在西湖
招慶寺君嘗下榻於此

南野詩壇有舊盟西泠禪榻證三生靜依蕭寺聽鐘坐閒
向蘇隄策杖行蘿葉當階秋雨細松陰滿地夜雲輕問君
長嘯歸何處黃鶴樓頭月自明

金粟菴詠錢東生

名林仁和人官翰林學士余庚申同年也習養生
家言嘗判陰曹事多前知自知死期前數日料量

西泠仙詠卷二

三

儲備井井有條旣逝滿屋作丹砂氣初慮作閻羅
旣曰免矣臨終人見山西監察燈在門

可容名姓注丹臺應有靈光燭斗魁陽世玉堂新典籍陰
曹鐵案大輪迴須知泉路通雲路莫以仙才作鬼才高位
儘多成道少蓬萊宮闕幾人來

天潛小隱詠汪季懷

季懷名瑜錢塘人余子婦端之尊人也性寬厚多
長者行善鼓琴工詩通醫理所居曰天潛小隱卽
以自號若陶貞白之華陽隱居也道光癸未冬余
歸錢塘寓西湖黃葉樓夢君過余言前生本紫宮
侍書以生平無過得歸舊地甚清暇當從君至吳

門一視端也次日顧君西梅過余湖樓手一卷曰
此君親家汪君季懷天女散花小像也存余家二
十餘年久欲歸其後人檢之不得昨忽得之案頭
而君適至豈非數耶故攜以奉君也語以昨夢互
相歎詫因攜歸付端供奉之

琴囊詩卷悟聞根彷彿天潛老閉門水榭鶴歸秋雨細山
樓猿嘯嶺煙昏畫船客至談仙蹟紫府人來記夢痕是處
芥瓶畱丈室左家嬌女解招魂

翠淥園詠閔小良師

師名茗莩字補之吳興諸生九歲慕道與沈太虛
同事高東籬爲弟子而實受道法於太虛兄事實

西冷仙詠卷二

三

師事也嘗官滇至雞足山以岷陽三大戒易梵音
斗咒西竺心宗於黃守中守中名野闍闍婆中印
度人元時入中國者也師於陰陽爐鼎之道靡不
宣究晚乃一歸清淨性命雙修尤以性功爲主所
刊書隱樓叢書以三尼醫世說述天仙心傳爲最
勝所至禽畜互乳草樹交芬善氣所敷動植胥化
得中和位育之道焉

金蓋分明演一燈三尼醫世說三乘身爲爐鼎心爲藥佛
卽神仙道卽僧命蒂固於花萼歛性光定到月華澄年來
親侍瑤壇席雲笈真詮手自謄

湖上詠陳春谷

名陽真字太樸原名樸生又號棲雲子辭婚不娶
遇李蓬頭偕至杭遇有道卽師之通內外典十八
丹頭無不洞悉父母夢神謂其已得元宗後當證
果金蓋父母藉以東昇五朝九華七朝南海三至
五臺往還桐柏委羽間專事煉命父母由是還少
證果羣叩其故曰上昇之道全憑乎神神則藉氣
氣則藉精積精纍氣纍氣足神神之用大矣懶雲
子授以三戒

妙蘊能參精氣神解談元理見天真自明宗旨承三戒能
以誠心格二親露處不妨花作幄雲游到處羽爲輪至今
金蓋山頭寺嗣律矜嚴少替人

西泠仙詠卷二

閒地菴詠朱野鶴

野鶴名照字古愚海州人中年從事元門後見同
學者三人皆不成乃徧游名山得性學於金山慧
大師一意性功深得合一之旨定中見市肆所刲
羊豕皆爲人身因斷葷血道光甲午與華胥子相
遇鬱洲山下劇譚三日相得若無著天親也嘗至
西湖閒地菴遇同堂七僧皆明性功爲他處名利
所未有云將辭家寄菴終老也有野鶴詩八十一
首多言性功若紫陽悟真焉

名山到處禮高僧歸臥雲臺最上層赤足屢逢仙採藥白
頭親遇佛傳燈眼光清淨明於月心境高寒冷似冰畢竟

西湖好煙水一菴閒地待紅藤

野鷗莊詠錢叔美

名杜字松壺東生弟也工詩善畫幼年隨宦滇南
患瘵疾飲夜交藤汁始瘳中年卜居秣陵之陶谷
余夢中與君前世同爲西湖壑菴僧往來中州袁
浦近卜居湖上修餐霞服霧之術以絳州道士十
六字訣易余一字金言

鬼被誰貽柿蒂綾

君入蜀舟被竊失其襪被有與國州徐
姓貽以被僅寬尺許類棺中物後亦失

之仙槩曾飲夜交藤雪中騎象詩雙管琴外飛鴻畫一燈
老屋尙餘陶谷樹前身同證壑菴僧絳州丹訣嵩陽隱閒
話湖天夜月澄

西泠仙詠卷二

三

懷仙閣詠盧子鶴

子鶴不知何許人曰圓嶠真逸道名也曰香苑覺
民釋名也曰鬱洲旅逸世名也與摩鉢前生同玉
局校錄今爲神霄玉府兩宮掌籍簽書紫微內翰
受人元秘旨於呼猿洞主受天仙心法於金蓋先
生嘗誦頂珠普吉真言道姥臨雲淨壇所傳也於
龍門爲第十二輩著三教真詮人元秘旨法苑卮
言青郭內經西泠五集華胥七編全家奉道受籙
者九人懷仙閣在西湖翠淥園或云此其前世姓
名或云託名若李北海之伏靈芝黃仙鶴月泉吟
社之連文鳳也

前世應爲無是公今生且作信天翁家居東菜西魚地在南花北夢中山翠破雲浮枕簟月華澄水漾簾櫳全家道氣濃如許各有靈光炳太空

自序

太初沕穆元黃剖判乾藏坤顯萬物化生故老子成道於母腹玉清神姥實誕元始摩利支天爰產九皇謚母爲日中孝弟王母以大洞玉章雲篆授許旌陽上元夫人爲上古天皇之姥西王母傳道於漢武帝苻君必招與偕魏夫人授黃庭內景經於楊羲女真降者十有五人其他真誥墉城所載真靈位業所書不可悉數蓋大道不分男女而女秉坤體純陰之中至陽生焉則女子之修道成真也又何疑乎余重編西泠仙詠旣列男仙百人復輯女仙得六十人案頭適有女弟蘭雲舊刊孫不二元君所定西王母女修正宗及李泥丸女宗雙修寶笈又值許君石華以回

西泠仙詠卷三 序

春子三寶心鏡見貽回春子呂祖也後有西池度楫一卷爲王母小女玉卮夫人吳采鸞崔少玄樊雲翹唐廣真周圓靜孫清靜七真之書及坤訣一卷其言多男真所未及維摩丈室中舍利弗不能不見屈於散花天女矣特囿於西湖一隅其蹤跡無涉者未能闌入惟女真成道皆具苦功其所受皆有真訣其所傳皆有至言嘗與摩鉢約於道藏中輯女真嘉言懿訓彙爲一書如華陽洞天含真易遷兩宮趙素臺韓太華寶瓊英輩八十餘人片言緒綸皆可大顯於世他日者懷仙閣成潔一室以待羣真之降知青鸞彩鳳必有翩然而來下者羣仙高會亦瑤池光碧後一重公案也某學道未成采真有志奉飛祖於邗上禮曇陽

於婁東晤騰空於夢游寶羅郁之丹訣道姥獬臨神姑鶴
降蘭雲篤宗盟之誼則子晉之觀香也摩鉢尋玉局之盟
則義和之鬱嬪也停雲靈芸之懺悔則阿難之摩登曼倩
之宛若也香輪散花宛卿若卿之皈依則貞白之錢妙真
杜契之孫寒華司馬子微之謝自然焦真靜也嗟乎蜉蝣
身世祇有匆匆螻蟻功名無非擾擾男旣牽於世網女亦
墮於塵緣寃親因果着甚來由恩愛牽纏都非究竟不明
慧炬誰尋暗室之燈不示真筌孰識迷津之楫爰蒐香苑
並證靈壇以六十輩之蘭熏玉潔懺千百劫之孽海情天
庶幾芙蓉城闕益增玉女之名桐柏宮庭更入金仙之界
云爾

西泠仙詠卷三 序

二

道光甲午六月圓嶠真逸序於雪瀑雲松館

族兄頤道先生年二十爲才子三十爲名士四十爲循吏
五十爲儒者生平著作若詩文內外集秣陵集西冷五集
華胥七編西溪漁話道苑卮言自天文地理至蟲魚草木
巨細兼賅本末畢貫五十以後以禮去官又抱西河之戚
不復出山潛心歸道又得佳耦摩鉢夫人以爲之助雖羈
棲塵俗奔走江湖未嘗少間飛祖謂當膺道脈淵源之寄
小良師亦謂闡揚道要非君莫任蓋世儒多不信道君獨
企儒宗而探道要故其汲引儒林爲多仙詠爲西冷五集
之一女仙一門則閨詠之外兼多補遺湖山之美人物之
盛花月之豔烟霞之幽空靈曠逸蔑以加茲非前生從桂
宮玉局來未易臻此義未嘗學問不解聲詩而於兄之居
心行事道力淺深則旣見而知之矣茲集旣成塵世應無
遺憾所願從此懺除結習乃至無有語言文字煉神還虛
出無色界天庶不負前世夙根今生苦行云爾

同門族女弟義謹敘

君前生玉局修書耶吾不知也吾前生與君同玉局校籍耶吾不知也君作詩萬首盡付棗梨吾意存數十篇可也君刊文十六卷吾意存數篇可也河渠當議食人之食忠其事也海運鹽筴不當議肉食者謀之越俎也賈讓耶邱濬耶桓寬耶劉晏耶吾不得而知也茲卷因仙詠而及女仙大半取之閨詠皆仙耶修仙有三品天仙水仙地仙也仙有五等天仙神仙地仙人仙鬼仙也將相無種神仙亦無種人者仙之種也人仙世尤多抱仙之質處仙之境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而氣質所拘物欲所蔽甘於墮落而不知悔是可悲矣男既有之女亦何獨不然心澈曰名士牢愁美人幽怨皆非究竟不如學道旨哉斯言迷津之智楫

西泠仙詠卷三

敘

四

暗室之慧鏡矣久謝子墨不辭綴以數言以爲天下女子有志學道者勸

摩鉢敘於妙香天室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目錄

山中詠越處女

江上詠武陵娘子

妙庭觀詠董雙成

江上詠樊雲翹

葛嶺詠鮑姑

稽留峯詠許遠游妻

仙姥墩詠裴仙姥

江上詠嚴李佗

吳山詠孫寒華

西泠仙詠卷三 目錄

杭州詠陶科斗許娥皇道育瓊輝

龍華寺詠傅大士妻

飛來峯禮隋神尼劉智仙舍利塔

江上詠謝自然

江上詠焦靜真

杭州詠夏山姑

靈隱詠顏待月

江上詠吳仁璧女

湖嶺詠黃靈微

杭州詠王奉仙

水雲亭詠周瑤英

廣陵侯廟詠陸氏三女

此君堂詠西湖水仙

臯亭山詠撒沙夫人

前洋街詠玉真娘子

酒肆詠烏衣女子

映壁菴詠唐廣真

梅莊詠武元照

神仙宮詠魏無瑕

煥彩樓詠孫不二

梯雲樓詠徐元娘

韓蘄王池詠徐君寶妻

西泠仙詠卷三 目錄

城西詠織登科記女子

長春菴詠蔡冲靜

紫陽菴詠王守素

南山第一橋詠曹妙清

孝義菴詠湯秣錦

湖隄詠葉小鸞

湖上詠屠湘靈

梅花嶼詠馮小青

西湖詠柳依依

江上詠沈雲英

小蓬萊詠黃智生

西子湖詠何澹玉

西湖詠姚娟娟

涵青精舍詠綠天仙子

西湖詠柳慧珠

六橋詠吳蕊仙

段橋詠黃皆令

湖上詠朱桂英

鳳林詠徐若冰

南山詠孫秀姑

萬松嶺詠崔府君妻

西湖詠郎花仙

西泠仙詠卷三 目錄

孔雀園詠施曼仙

生香館詠李晨蘭

漪園詠辛瑟嬋

西溪詠雪君

珠潭詠滑蘭芳

懷仙閣詠陳蘭雲

妙香天室詠摩鉢

涵真閣詠心澈

西泠仙詠卷三 懷仙閣定本

圓嶠真逸著

山中詠越處女

杭州古越地猿公試劍或卽在湖上諸山處女卽元女劍仙之祖也

非有師承自得之術經天授始稱奇但看虹影浮蓮蕊已聽猿聲嘯竹枝貫斗芒寒飛練急處囊光斂刺鐘遲分明佳俠嬋娟子紅綾歸來夜月知

江上詠武陵娘子

楚有武陵娘子祠相傳范蠡女也一舸浮家應亦自南而北祠祀二千年不廢意者其有道術歟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前生應是婉凌華一舸先浮去國槎劍術早應師越女舞衣終竟薄吳娃種蘭芳渚酬佳節采葛春山憶舊家合與瑤姬共祠廟武陵谿畔有桃花

妙庭觀詠董雙成

雙成爲西王母十六侍真之一妙庭觀在富春觀山雙成修道上昇處

雙成遺蹟舊金庭門外烟巒晚更青月底修簫秦弄玉波間鼓瑟楚湘靈夢回翠水應相識奏到雲璈或解聽如此仙山好樓閣商量只合住媯姪

江上詠樊雲翹

雲翹劉綱妻也鄞四明山爲雲翹所居故曰樊榭

夫婦皆有仙術綱官彭城與雲翹遊戲較術綱常
不勝唐太和中泛舟鄂渚秀才裴航遇之賦詩荅
航航至藍橋遂偕雲英仙眷焉貞元中於君山斬
白鼉救人無算嘗於駐鶴壇降乩稱君山神姑西
池度楫中有詩六首

雲英未必勝雲翹樊榭金庭隔綵橋仙侶荷鉏同采藥侍
兒捧硯正垂髫有婢曰彭城遊戲衙齋靜鄂渚烟波驛路
裊烟遙我誦金經思學道願隨鸞鶴上丹霄

葛嶺詠鮑姑

姑名潛光鮑元女葛洪妻洪所至移家曾居葛嶺
則錦鴟雲菴當有鴻案鹿車遺蹟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二

神仙眷屬屢移居葛嶺何人紀鮑姑石屋應畱家具在碧
奩曾照曉粧無金庭窗牖開樊榭甲帳樓臺話繡襦飛徧
羅浮綠胡蝶玉梅花下點春蕪

稽畱峯詠許遠游妻

遠游好道遣妻孫氏還家爲書以謝絕之孫氏爲
書荅遠游曰昔梁生絕嶺孟光是攜蕭史登臺秦
女不舍衛人修義夫妻同行老萊逃名伉儷俱逝
豈非古人嘉遜之舉遠游不納見金蟬脫殼許邁
妻孫氏彥達之女秀之孫女旣離好無子歸宗見
真誥稽畱峯在靈隱邁隱處觀於孫氏之書詞意
兼美非深於道念者不能也

地仙容易署東華懸雷深山石徑斜何事實
滄溟棄蘇蕙虛勞徐淑苔秦嘉繡襦甲帳自
明月樊榭金庭空暮霞寂寞稽畱峯下路
風吹寒瀑謝蘿花

仙姥墩詠裴仙姥

姥餘杭人嫁西湖農家善採百花釀酒王
方平嘗就沽飲授藥一丸以償酒價姥服
化去後有人經洞庭見賣百花酒者卽姥
也見列仙傳東晉初裴氏姥採衆花醞酒
仙去見方輿勝覽墩在清波門外舊傳基
阨高數十尺故名墩也

提壺聲裏路三義重訪餘杭阿姥家欲就
麻姑買滄海偶邀仙客酌流霞一尊酌月
金波湧雙髻穿雲柳浪斜我願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三

西湖作春酒年年來醉碧桃花

江上詠嚴李佗

雲笈七籤載道教相承錄左元放授嚴光
女李佗

嚴家少婦梅家女

子陵婦梅福女也

家世神仙女亦仙仙又傳仙

真慧業女還生女小嬋娟一肩荷鍤樵雲
路雙髻簪花采藥年七里桐江春水碧畫
眉啼斷竹林烟

吳山詠孫寒華

吳人孫奚女也師杜契受元白之要顏容
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仙道而
去見埔城集仙錄真誥云孫賁女於茆山
得道冲舉因名其山曰華姥山或云吳大
帝女孫也

紫髯帝女字寒華華姥峯頭問舊家微子殷勤求服霧真
妃宛轉授餐霞赤烏碑圯埋青石朱烏窗深掩絳紗留得
閉房遺錄在碧城誰與論黃芽

杭州詠陶科斗許娥皇道育瓊輝

許穆一名謚字思亢邁之弟也婦陶科斗女弟娥
皇家有上清真經是魏夫人授弟子楊羲羲以傳
穆故全家奉道也孫黃民女道育瓊輝並得度世
詳見真誥黃民避亂奉經入剡復由剡至杭則科
斗諸人於武林有仙蹟矣

許掾全家道氣濃一編真誥易遷宮越中避地如梅福湖
上移居似葛洪四壁烟霞環枕簟幾房兒女話簾櫳他年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四

化鶴歸華表儘喚曾孫識此翁

龍華寺詠傅大士妻

傅大士故漁人遇嵩頭陀指令臨水觀影見圓光
寶蓋便悟前因夫婦雙修頓通佛法龍華寺梁武
帝所立舊有傅大士像拍板門椎藕絲燈

應是西方善女人龍華會有前因修來烟水漁家傲散
罷天花佛國春菱鏡鴛鸞畱舊影藕絲龍象證微塵不須
更建雙飛寺寶蓋圓光各悟真

飛來峯禮隋神尼劉智仙舍利塔

智仙河東蒲阪劉氏女少出家有戒行隋文帝始
生於寺逆知爲帝代爲撫育皇妣來抱見兒成龍

形驚墮地智仙曰驚吾兒致令晚得天下帝長謂
之曰佛法暫廢賴汝而興屬周武廢教智仙隱帝
家卒後帝卽位令天下造佛舍利塔仁壽二年杭
州造塔於飛來峯發土得石函置舍利函不差分
寸人咸異之
神尼塔畔禮神尼象教興衰此導師幻出神通仙佛母撫
來襁褓帝王兒潛龍宮圮金瓶古靈鷲峯高石匣奇記向
飯猿臺下過夕陽花雨讀殘碑

江上詠謝自然

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至一山遇一
道士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五

良師也乃回求受度白日上昇見雲笈七籤昌黎
詩誦爲童騃口孽哉

蜀道修真謝自然當年寒女此神仙終歸桐柏昇香地曾
上蓬萊採藥船白帝綵雲原縹緲金庭明月最嬋娟昌黎
誦道回心否雪擁藍關馬不前

江上詠焦靜真

女真焦靜真靈識精思至方丈遇二女仙謂曰子
欲爲真官可謁東華青童道君請其名字謂司馬
子微也見雲笈七籤唐劉禹錫有送焦鍊師似以
以宮人入道者當卽靜真也

東華宮闕禮真君更有蛾眉焦靜真天上一官應待汝山

中二女定何人可無服霧張微子或有餐霞安鬱嬪石室
丹臺終證果隨州詩格最清新

杭州詠夏山姑

杭州有黃三姑姑者窮理盡性時徑山有盛名常倦
應接訴於三姑姑曰皆自作也試取魚子來咬著
寧有許鬧事徑山心服或曰夏山姑見唐國史補
分明一語振宗風不證三摩證六通紫竹觀音原幻相黃
花般若是真空眾羅自賣龐靈照梵夾親書邵道冲會得
禪機魚子在青山如水月當中

靈隱詠顏待月

待月名初元瀟湘人母夢絳雪而生年十九白樂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六

天納爲窳室聰慧能詩嘗偕春草二人至潯陽後
爲蠻素所譖失寵有病中感懷詩云月瘦花殘不
似前淚珠零落枕函邊可憐惟有金條脫臂上依
然伴妾眠後樂天召還京師以病不復隨寄居西
湖靈隱山女真菴會昌六年七月初九日忽語人
曰白尙書已爲海山院主先吾五日逝矣今來相
召吾當赴也端坐而化事見匡廬小志

夢中絳雪豔烟鬢青壁丹崖待玉顏修竹竟畱寒女住羣
花爭擁使君還雲龕對戶峯雙影雪澗當門水一灣如此
蛾眉尙遭如多情空說白香山

江上詠吳仁璧女

仁璧以不譏秦國太夫人墓銘爲武肅沉之江中
女年十八亦能詩精天文仁璧被繫女泣曰文星
失位大人其不免乎聞父死自沉於江見十國春
秋有閒居詩云爲惜苔錢妨換砌因憐山色旋開
尊仁璧仙去有人見女從父於羅浮見雅言雜載
沉湘往事最堪悲小海歌中玉一枝漢代緹縈原孝女楚
江擊絮是貞姬白蓮洲上嬌畱影新月沙頭澹掃眉合與
曹娥同廟食惜無過客解題碑

湖嶺詠黃靈微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自唐
初往來江浙湖嶺間名山靈洞無所不造至南嶽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七

訪魏夫人壇葺而親之嘗爲野象拔箭齋輒銜蓮
藕以獻景雲中睿宗爲建洞靈觀開元中上昇有
仙蛾集壇上白鹿出入塚間明皇詔道士蔡偉編
入後仙傳顏真卿刺撫州以女道士黎瓊仙七人
居仙壇院書碑以紀其事見塘城集仙錄

靈蹤彷彿比麻姑尙有平原片石無野象銜花珠殿靜仙
蛾集樹石壇孤閉來丹室珍三寶禮罷黃庭颺五銖何處
湖干舊行蹟美人湖似玉娘湖

杭州詠王奉仙

當塗民家女也年十三四恒有女伴與之遊戲多
著靈蹟及長貌若天人智辨明悟江左之人謂之

觀音杜審權鎮金陵令狐絢鎮維揚延請供養高
士主父懷杲疑以爲邪就而問之話道累日爲所
折服後與二女弟俱入道居洞庭山光啟初遷餘
杭界居千頃山山下之人爲棣華宇以居之見壩
城集仙錄

何處香壇著棣華仙人家是美人家綠鬟侍女青綾帔白
髮門生絳帳紗牛渚煙深宵浣月馬塍雨過曉栽花藐姑
冰雪麻姑髻元蓋山前禮碧霞

水雲亭詠周瑤英

王迴字子高錢塘人嘗逢仙女周瑤英攜之游芙
蓉城作歌以記其事胡微之王子高芙蓉城傳瑤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八

英偕子高過一嶺及門佳木清流殿閣金碧女流
道裝者百餘人遂登東廂之樓題曰碧雲一女郎
年可十五容色嬌媚曰此芳卿也明日王問其地
曰芙蓉城也水雲亭在錢塘尉廨子高故居也見
夢梁錄亦見東坡芙蓉城詩序

冥冥花國隔千盤一路芙蓉送羽翰閨苑書來應附鶴
山人去定驂鸞笙簫縹緲雲中聽樓閣空明月下看今日
真仙亭畔過煙波何處倚闌干

廣陵侯廟詠陸氏三女

宋真州兵馬都監陸圭攻方臘死難淳祐中潮圮
江岸神率三女揚旗空中浮石水面岸賴以成聞

於朝建廟封廣陵侯并封三女爲顯濟通濟永濟
夫人見游覽志三女一主護岸一主起水一主交
澤見錢塘遺事廟在江干石冢

翠羽名璫列畫裙金燈香樹薦蘭薰晚奩鏡展閒江月曉
閣環多擁海雲遠舶長瞻青鳥使靈旗應從碧霞君女貞
花發忠臣廟有客觀濤詠夕曛

此君堂詠西湖水仙

宋有邢鳳者字君瑞寓居西湖有堂曰此君水竹
幽雅一日獨坐見美人度竹而來吟詩曰娉婷少
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
衣虛度五秋霜鳳口占挑之曰意態精神畫亦難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九

不知何事出仙壇此君堂上雲深處應與蕭郎駕
綵鸞女期以五年相會於鳳皇山下言訖不見後
五年邢隨兄鎮杭乃思前約具舟泛湖遙見美人
舉手招之曰妾西湖水仙也千里踐約君情厚矣
鳳喜躍過舟蕩入湖心人舟俱沒後人嘗見鳳與
採蓮女游蕩於清風明月之下見西湖志餘

小姑居處本無郎舞袖羅衣感斷腸儀鳳書生唐柳毅驂
鸞仙子杜蘭香松陰滿地靈壇遠菱唱橫波畫舫涼惆悵
雙投橋下水弓彎回首此君堂

皋亭山詠撒沙夫人

夫人皋亭山下倪氏女金兵至沈水死見夢韓蘄

王臨陣有神鴉蔽天鼓翼飛沙敵騎目迷而敗韓
表其異因加勅封建祠崇奉廟在皋亭山見湖堧

雜記

皋亭亭畔舊兒家白雁橫江噪晚鴉嘯夜悲懷同漆室沈
淵心事托懷沙宮嬪題壁憐隨月天女凌空解散花今日
青山有祠廟金燈香樹擁明霞

前洋街詠玉眞娘子

紹興中程迥居前洋街一日有物如燕自外飛入
乃一美婦長五六寸自言玉眞娘子迴就壁爲小
龕居之香火供奉頗言休咎期年飛去見睽車志
少鶯何處問前生瓔珞香龕有舊盟掌上輕盈趙飛燕花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十

前睨睨嘯春鶯神君帳底中宵語妙子林間靜夜聲何事
經年便歸去驚鴻小影最傾城

酒肆詠烏衣女子

紹興間都下酒肆有道人攜烏衣椎髻女子買斗
酒獨飲女子歌詞以侑云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
華君千乘載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靈回望海
光新又歌云煙漠漠煙漠漠天澹一簾秋自洗玉
舟斟白醴月華微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凡九闕
皆非人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人曰此赤城韓夫
人所製水府蔡眞君法駕導引曲也烏衣女子疑
龍云見林下詞選

偶畱仙蹟駐湖濱一曲新歌四座聞黃鶴酒香宜醉月青
虵劍氣欲凌雲珠宮貝闕紅霞帔霧鬢風鬟白練裘誰識
吳城小龍女捧花長侍玉晨君

映壁菴詠唐廣真

廣真嚴州人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之而愈
因辭家入道至平江謁蓑衣何先生稱爲仙姑號
無思道人淳熙中夢呂純陽曹混成歆道僧偕渡
海游名山純陽令往元靜吳真人洞習書以有母
願畱形住世高宗召入德壽宮宣問符水靈驗書
寂靜先生四字賜之累封寂靜凝神真人三寶心
鐙云廣真好道虔奉何仙姑一日親授元妙有三

西冷仙詠卷三

女仙

十一

仙引至海邊跨大蝦蟇渡海隨游名山映壁菴在
鳳皇山南宋粧臺在焉下有洗粉池

符水靈徵感玉京曾邀天語署先生雲間問道何中立夢
裏游仙曹混成羽帔幾經三島去黃純頻向六宮行畱形
住世因慈母寂靜凝神自有名

梅莊詠武元照

元照蕭山民家女幼不茹葷夢神令其休糧因剖
腹滌胃受靈寶大洞法及混合真人印以符水濟
世二僕肩輿呵桃與食終日不飢錢塘陳氏女病
曠蘸禳不效元照至立愈爲張俊妾治腹疾服符
產巨蛇韓蘄王姪子辰深敬之延之家侍女夜窺

之見青雲起鼻端一碧色嬰兒盤旋腹上後歸蕭
然山端坐逝

蕭然山下舊人家絕似當年萼綠華呵氣曾聞咒桃實休
糧應不飯胡麻腹中毒蠱消丹篆鼻上香嬰燦碧霞聞道
梅莊畱舊蹟西湖佳處共看花

神仙宮詠魏無瑕

神仙宮在西溪宋御書額黃冠千指至端平間有
女真魏無瑕築室退居於此系以詩云年來青鳥
碧桃花築室安前卽是家玉貌星冠隨絳節雙成
不及魏無瑕見西湖百詠今惟菴名存焉安前西

溪地名

西冷仙詠卷三 女仙

三

萬橫香雪暮雲重笙鶴歸來弔落紅蕊榜才人林幼玉廬
山道士李騰空白鷗蘆葉涼煙外青鳥桃花澹月中應是
水仙祠宇近清溪一曲傍幽宮

煥彩樓詠孫不二

孫清靜馬丹陽室夫婦同事 呂祖弟子王重陽
修道成真爲北宗七真之一位不二元君岱陰有
清靜石室其修真處也嘉慶中降武林煥彩樓傳
西王母女大金丹爲女修正途金蓋弟子陳蘭雲
刻於吳門葆元堂

翠微深處禮元君修到元君更不羣遠與劉樊媿佳耦近
從葛鮑誦清芬東華玉笈多靈篆西姥丹經有祕文煥彩

樓頭親降筆青鸞長侍鬱金裙

梯雲樓詠徐元娘

正節先生應鑣女元師迫諸生北行從父兄投井死

銀牀清冷照娥眉媿煞宮車北去時高妹殉親宜作志曹娥死孝合題碑芳魂應返青鸞羽古水休牽玉虎絲好爲湖山畱正氣一門忠孝禮叢祠

韓蘄王池詠徐君寶妻

徐君寶妻岳州人至元丙子伯顏偏師破岳州被擄來杭居韓蘄王府前主者欲犯屢以計脫度終不免乃題滿庭芳一闕於壁云漢上繁華江南人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三

物尙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兵戈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鏡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投池水死見輟耕錄韓宅後爲景靈宮當在今錢塘門斑衣園梅岡園當是別墅也

一池畢竟湛清流玉碎珠沈古渡頭烽火可憐驅北客湖山猶幸對南州蝸涎墨澹煙窺暝鷗夢香銷月浸秋故國招魂何處是斷雲千里岳陽樓

城西詠織登科記女子

夷堅志建炎春一士人步城西有虹自地出圓影
若水晶老木榼槎有茆舍機杼之聲女子四五綰
烏絲丫髻玉肌雲質衣輕綃揜腕組織視之錦文
重花交葉之下有字數行首曰李易問之曰登科
記也

銀浦流虹抱月生蕊珠仙榜見分明支磯石畔窺眉黛及
第花間問姓名舉首偶然逢李易此中或者有梁清成都
卜肆今誰在我欲乘槎犯斗行

長春菴詠蔡冲靜

延祐間有姚真人者錢塘人妻蔡氏脫俗修真建
菴於洪福橋西相安巷曰長春姚亦建菴於妙心
寺北曰長生夫妻皆證道妙人稱雙修見西湖游
覽志楊維禎趙孟頫聶大年皆有詩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古

流水溪橋浸紫霞瑤房晝靜轉丹砂別營桂隱金仙閣深
鎖蘭修玉女家滿甕曉雲烹雪茗一犁春雨種瓊花羣真
有約驂鸞去中夜歸來月未斜

紫陽菴詠王守素

丁野鶴妻也野鶴旣寂守素亦束髮爲女冠途中
拾小樹栽之曰我成道汝成林後二十年樹林成
守素化去卽山前成道樹也薩雁門有詩贈之

玉簫聲裏翠雲閒霧鬢風鬟隱翠巒種樹陰成山館靜掃
花人去洞門寒集靈臺上遲青鳥寫韻軒中問采鸞何處

蒼苔補衣石月華如雪滿瑤壇

南山第一橋詠曹妙清

妙清字比玉號雪齋錢塘女士善鼓琴工詩三十
不嫁而風操可尙嘗持所著詩文偕乳媪訪楊鐵
崖於洞庭太湖間爲鼓琴歌詩以寫山川荒落之
悲引關雎雉朝琴操以和白雪之章鐵崖大賞敘
爲曹氏弦歌集見女世說和鐵崖西湖竹枝詞云
美人絕似董嬌嬈家在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
橋去月明夜夜自吹簫師事鐵崖鐵崖答以詩云
紅芽管蒂紫狸毫雪水初融玉帶袍寫得薛濤萱
草帖西湖紙價頓能高玉帶袍者曹之名硯萱草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五

帖狀其孝也居在湖灣朱青湖擬於第一橋建明
月吹簫樓

何處南山第一橋湖波如鏡綠迢迢玲瓏白石依粧閣曲
折紅闌近畫橈花氣畱香春捧硯月明和影夜吹簫小姑
獨處真清絕不共蘇娘鬥舞腰

孝義菴詠湯秣錦

蓮池大師繼室湯氏後師祝髮名秣錦建孝義菴
爲女叢林主先一年化塔於雲棲寺外右山

虛庭花影悟優曇七筆勾中五蘊叅林外舊栽成道樹橋
邊新築出家菴蒲團香定風迴幔玉磬聲遲月滿函前世
應知善天女春山結伴禮雲龕

湖隄詠葉小鸞

小鸞名瓊章一字瑤期吳江人父紹袁母沈宛君
生三女長紉紉次蕙綢小鸞其季也幼慧工詩兼
善寫生宛君謂比梅花覺梅花太瘦比海棠覺海
棠少香年甫十七未婚而沒紹袁刻其遺詩名返
生香後相傳從天台泐大師受戒前生爲月府侍
書寒簧也有游西湖詩云隄邊飛絮起一望暮山
青畫楫笙歌去悠然水色冷

櫻湖照影曉波寒第一仙人葉小鸞略解春情嬌乳燕微
吹花氣靜芳蘭晚霞魚尾橫粧閣新月蛾眉起畫闌依舊
隄邊飛絮起招魂容易返生難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六

湖上詠屠湘靈

湘靈名瑤瑟鄞縣屠長卿女士人黃振古妻能詩
卒年二十有七長卿子金樞娶沈君典女字七襄
亦能詩均早卒兩家彙刻其詩曰畱香草長卿故
好采真譚空覈元自詭出世有化女湘靈爲祥雲
洞侍香童子詩湘靈有湖上采蓮曲

疑采明珠淥水濱嬋娟前世本湘君花間照影雙鬟重柳
外迴波兩槩分結伴戲鷗牽翠袖避人褰鴨解羅裙六橋
東去三潭路西子湖頭日暮雲

梅花嶼詠馮小青

小青名元元容態妙麗通文翰解聲律精諸技家

廣陵年十六歸武林馮生千秋以同姓故諱之見
嫉正室徙居孤山別墅馮姻楊夫人憐之勸之歸
小青答書有云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蓋
志節素定矣卒以抑鬱病卒有焚餘草讀者憐之
見支如增小傳虞山蒙叟託河東君之言謂無其
人人多信之按張潮虞初新志所載小青有女弟
紫雲歸會稽馬髦伯姚靜增修游覽志載入西湖
路孤山相傳有小青廬支傳外有馮猶龍所作一
傳更詳虞山謬論不足破也余嘗謂女子有才爲
妾不得志以死者皆小青之類畱此零膏冷翠爲
天下後世傷心人寫照耳道光甲申爲修墓於孤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七

山建蘭因館並撰墓志賦詩紀事女士和者三十
餘人余家舊藏小青降乩詩刻本一卷

遠遂哀秋聽雨天綠陰西閣弔嬋娟桃花命薄難畱影紫
玉情深易化煙梨汁豈能消鬱結藕絲從此解纏絲傷心
紅粉知多少不似斯人最可憐

西湖詠柳依依

依依名靈和揚州人年十六歸方氏翁官浙東年
十八夫死守貞越三載揚州城破被擄不食七日
卒順治乙酉年也乾隆乙巳降乩海門不言休咎
云未來之事有未來之天主之言之太顯洩機招
譴言之太幽設渡藏舟且人生禍福履之自明縱

預燭前知亦毫不能趨避士君子惟當寡過以遠
咎強善以迎祥木筆沙盤不必多爲從事所言甚
精有降壇詩云歸去虛空踏月行冰綃衣重白雲
輕三秋曾飲銀河水吐向長江一色清並書舊詞
六闕如擬劇愁根反長愁枝葉澹月鋪窗亂寫飛
花影夜靜花枝嬌欲睡可憐人醒東風醉水底月
輪冰樣脆柳條敲著連波碎真仙才鬼才也乞傍
佛屋女祠建屋棲止道光乙酉吳人爲建祠山塘
清節堂側

玉潔蘭薰絕代才紅顏何處掩蒼苔潮平小海驂鸞去烟
暝重湖跨鶴來花影窗虛黃月上冰綃衣冷白雲迴蘇隄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六

萬樹嬋娟杳細雨東風遠夢哀

江上詠沈雲英

雲英蕭山人道州守備沈志緒女流賊犯道州志
緒戰死雲英匹馬入賊陣奪父屍還詔以雲英爲
游擊將軍代領父衆會夫賈萬策戰死荆門雲英
辭官扶柩歸葬通春秋學設帳授徒卒葬龕山毛
西河爲撰墓志董恒巖作芝龕記樂府以雲英爲
樊雲英後身與秦良玉爲秦弄玉後身極意表章
雖小說家言然文武忠孝兒女英雄三生位業定
不從人間來

芝龕記裏兩娉婷天女華鬢玉女星荀灌早年曾救父宣

文老去尙橫經淒涼湘水和烟暝激盪江潮帶雨聽指點
海門青一角西河太史舊書銘

小蓬萊詠黃智生

智生名垓兒顧若璞孫女生而端麗能詩歌小令
性喜學佛病甚父母痛之女曰金鎗馬麥定業難
逃兒身痛耳心無所苦年十九卒見婦人集受同
邑陸文學鈞聘未婚病篤皈依於雲棲石上人大
瑣若璞母弟也剃髮而逝若璞爲作往生紀實小
蓬萊在回峯黃氏別業也

天風吹過小蓬萊家有徐陵舊玉臺貝葉香中叅佛果曇
花影裏悟詩才隔湖空翠粧樓見捲幔閒雲病榻來馬麥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九

金鎗皆定業此心安處不須哀

西子湖詠何澹玉

尤西堂春風舞歌弔何澹玉云余客江上交毘陵
莊芑燕言乜仙何澹玉武陵人才色雙麗亾年十
八有歌云春風舞春風舞吳姬紫玉飛作煙越豔
西施化爲土西堂賦詩弔之云君不見蘇娘家住
錢塘滸犀簪唱徹黃金縷又不見青娘墓築孤山
墅春山血點紅顏簿風流宜與何娘伍三生一笑
相爾汝他年載酒賦招魂舉杯澆徧西陵浦所言
皆西泠則武陵者武林之誤也

情絲應不斷紅蠶瓔珞香櫺護碧龕紫玉成煙花十八冰

綃畱影月初三雙成環佩霓裳鞞六尺瓊瑜翠袖慙惆悵
西堂新樂府蘭陵江上記靈譚

西湖詠姚娟娟

尤西堂木瀆仙姬傳云木瀆仙姬自稱慈雲侍者
降乩敘生平云武林人姚氏小字娟娟年十五爲
某太守妾雜置下陳中羣妾妬其能誣以他罪遂
罹害華山破雲仙師憐其冤死教以真訣遂召隸
仙籍令主木瀆爲水神降壇詩云經年憔悴到梅
花木瀆寒風石徑斜記得相思明月下烟鑪縹緲
認兒家有欲爲姬寫照者問其結束答云幅巾深
衣手拈竹枝蓋道裝也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三

石徑荒寒掩綠苔靈蘭何處降乩來梨花月冷驂鸞去梅
蕊香深跨鶴回梵字聞呼雲縹緲仙粧看寫影徘徊采真
更有春風舞玉碎珠沉一樣哀

涵青精舍詠綠天仙子

沈澗芳嘗與友人泛湖座有請乩者至書一絕云
才散笙歌罷六么冷風疎雨上輕舸問余名字真
消息曾向王維雪裏描自云綠天仙子賈秋壑半
閒堂後植蕉百本乃其中得靈氣者現美人身書
於巾峯洞天翼日跡之果有巨蕉遂構精舍其側
卽今涵青精舍也見香祖筆記澗芳名蓀武林人
碧窗清晝弄依依畱迹仙壇舊夢非處子素心閒翠袖美

人秋影瘦羅衣盈盈珠露香生座寂寂瑤華月滿扉惆悵
空廊紅蝙蝠夜深猶繞畫檐飛

西湖詠柳慧珠

慧珠不知何許人嘉慶庚申齊梅麓在金陵與王
竹嶼陳秋麓輯乩壇詩數卷將付梓人請仙序之
慧珠降壇筆不停機文不加點空靈窈渺真合仙
才鬼才爲一手也序云春蠶縱死寧無未盡之絲
秋樹將枯尚有能鳴之葉况乎玉樓催促學士英
年金谷飄零佳人薄命恨絲絲其無已魂恍恍而
外淫無如碧落難通黃泉易隔遂使王郎佳句唱
徧秋墳屈子離騷咽殘湘水珠沈淵而有淚花落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三

地以無聲千古寸心寂焉滅矣所以多情佛子發
無限慈悲好事神仙作絕大遊戲欲證盟於今古
爰撮合夫幽明返魂之香一燒補天之石重煉珠
璣錯落滿盤皆夢篆之沙錦綺繽紛寸木卽生花
之筆於是花間月下酒半茶初偶有遐思遂成幽
契燕斜飛而似織月直入以無猜喚出真真書來
咄咄於是名流閨彥羽士高僧世有未名之人人
有未傳之作咸得畱姓名於身後寄心曲於人間
如是我聞得未曾有且夫菩薩出世月眼難知居
士談經塵耳不入故境緣虛而造實心以幻而生
誠我佛於時隨感而至蓮生舌底禪在指頭一喝

而三日耳聾半偈而萬緣心寂雞園密諦無非覺
路金繩驚嶺清辭摠是迷津寶筏神通廣大功德
無量弟子默齋聞諸語言皆大歡喜欲付剞劂以
公同人乞序辭不獲命慧珠章臺弱絮南國天枝
歌舞爲生煙花入劫誦白傅琵琶之什腸斷如絲
聆西湖鐘梵之音心枯似木趺坐馬纓樹下長齋
燕子樓中得遇慈航脫離苦海嗟乎蠅頭蝸角著
甚匆忙蟲臂鼠肝都非究竟落花爲美人小影芳
草乃斜陽斷魂若求無漏之因莫作有情之物觀
茲逝者能無憬然是用抽黃配白之詞以爲作佛
生天之證塵心未了毋登四大禪牀綺語紛來又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三

是一重公案梅麓云味其詞意當是早上歌場飲
香白下晚耽禪悅終老西湖者潘榕皋云數百年
來閨閣中無此手筆豈卽河東君後身耶雖屬戲
言不爲無見也

前生應住有情天筆底香開座下蓮唱罷秋墳詩世界喚
回春夢佛因緣西湖鐘梵雲間月南國鶯花劫外煙證取
靈光叅慧業玉臺一序有人傳

六橋詠吳蕊仙

蕊仙名琪字佛翁長洲人挺菴方伯女孫工詩精
繪事有女中七子集行世蕊仙其一也蔡含師之
適管宇嘉宇嘉從洪承疇軍卒於官蕊仙以一女

子支離困頓於豺虎之交不作兒女態慕錢塘山
水之勝與才女周羽步爲六橋三竺之游羽步贈
詩云嶺上白雲朝入畫尊前紅燭夜譚兵紀實也
晤慧燈禪師爲故大夫若青公季女蕊仙洗心皈
命薙髮名上鑒自是不問人間事矣

瓊瑤珍闕麝蘭薰閨閣聲華重左芬女子有懷偏作客秀
才何事遠從軍香車禮佛青山雨紅燭談兵紫塞雲太息
辭家長入道黃繩身世換羅裙

段橋詠黃皆令

皆令名媛介嘉興人能詩善畫文學象山之妹適
楊世功元勛偕游江湖爲閨塾師初元功久客不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三

歸張西銘求之父兄勸改適皆令不可卒歸元功
女兄名媛貞字皆德有臥雲齋詩集皆令有離隱
詩自序云古有朝隱市隱漁隱樵隱余殆以離索
之懷成其肥遯之志云梅村鴛湖閨詠爲皆令作
也陳迦陵婦人集云嘗見其儻居西泠段橋頭憑
一小閣賣詩畫自活稍給便不肯作有湖上草如
石閣漫草遺詩千餘篇自序有飢不食邪蒿之菜
倦不息惡木之陰蓋志節女子也施愚山爲作傳
天涯寒女此蛾眉來向西泠借一枝花落蘇隄閒鏡檻蘿
陰茆屋話機絲零脂斷粉湖邊閣賸水殘山畫裏詩閉跡
牆東署離隱年年春雨種將離

湖上詠朱桂英

田菽蘅閨閣窮元敘曰朱氏名桂英仁和人故陝西副使陳洪範室也清心契法銳意修真金錄標名有養誠道人之號琦章闡旨有閨閣窮元之書秘寶夙探於鴻濛元珠竟索於象罔許邁別婦先駕素麋裴靜降兒遠驂白鳳檢以瓊音之印信方外之寶書封以金英之函藏山中之石室升座演法將迎少女於華山蓮幘霓裳又送三清於金岳便欲發凌霄之想豈徒紀步虛之詞嗣有奇聞徵諸靈響云爾蓋女子之學道者

易遷宮裏舊媼姪莫誤湘靈與洛靈駕去素麋纔解角驂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三

來白鳳愛梳翎百篇瓊笈長生錄一卷金璫玉女經閒向丹臺誦真誥琴心三疊在黃庭

鳳林詠徐若冰

名暎玉崑山人適孔青崖沈大成女弟子也著有南樓吟稿從良人僑居西泠鳳林春秋佳日煙篷雨櫂延緣游覽生時母夢寒梅一枝生平愛梅沒之日庭梅盡落臨沒說偈云來從梅花來去向蓮花去去來本無心無相亦無住

前生應是玉梅花小字分明萼綠華孤嶼煙霞聽唳鶴隔溪香雪散啼鴉絳紗問字詩人宅翠袖聯吟處士家一夜江城吹鈿篴空枝畱得影橫斜

南山詠孫秀姑

秀姑小家女幼卽童養於姑及長顏色殊麗鄰有惡少曰閻四虎豔秀姑色秀姑浴四虎登屋窺之秀姑怒詈四虎以穢語汗秀姑秀姑訴之姑姑訴之鄰畏四虎強橫不敢較秀姑乃紉衣裾飲溲死貧無以斂忽異香發越盈數里會達官過聞香異之廉得狀立置四虎重典祭秀姑葬之南山立綽楔表墓並請旌焉

烈女貞姬似爾無姓名畱重美人湖冰心如月輝茆屋玉骨生香被廣衢春晚墓門翔語燕夜深華表上啼烏拂衣來讀韓陵石紅葉彫霜碧蘚枯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三

萬松嶺詠崔府君妻

嘉慶中有崔姓夫婦因貧同縊萬松嶺松樹上錢塘令卽於縊處葬之頗著靈異土人立廟祀之蓋婦之正氣所徵也余及門方稚韋孝廉撰文紀之何來節士偕貞婦此地從容畢此生明月照心兼照影青山埋骨不埋名斷魂化鶴家千里枯樹啼烏夜五更解向叢祠勒佳傳方干才筆最縱橫

西湖詠郎花仙

花仙杭州人工詩許字某氏未嫁而卒歿有靈徵若吳江葉小鸞也

七修著錄舊名家如此仙姿合字花未見子登婚北燭曾

聞寶懿署西華甄兄借筆貽彤管鮑妹畱銘護碧紗絕似
返生香一縷芳魂何處碧天霞

孔雀園詠施曼仙

錢塘人幼秉靈質善治閨閣錮疾對坐竟日默視
患處頗見神效若秘閣閒談所載張仙姑者所至
偕其祖母同行姻黨中稱曰神仙姑娘

梨頰桃鬟豔曉霞雲英仙藥沁芳芽蕊淵夢醒邀明月
木敘抄成對落花終見真靈歸北燭虛傳寶懿署西華觀香
小妹曾親見孔雀園前第幾家

生香館詠李晨蘭

晨蘭名佩金長洲人滄雲府丞孫女虎觀司馬女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三

山陰何公子仙帆室玉潔蘭薰閨房之秀有生香
館詩詞集余爲作序以秋雁詩得名稱秋雁詩人
在都門與梁溪楊蕊淵女史齊名蕊淵若上元夫
人晨蘭則九華玉真安靈簫也歿於武林其昆弟
於琴河設牒請臨壇云已歸玉局不復至矣

春山凝黛葬羅裙賸有蘅蕪散夕曛銀漢無聲遲織女玉
波何處弔湘君畫闌紅溼深宵雨小閣寒停薄暮雲我是
嬋娟舊書記遺編珍重護靈芸

余有蕊蘭
書記小印

漪園詠辛瑟嬋

瑟嬋名絲太原人遺世獨立渺焉寡儔肌膚若冰
雪比之藐姑射仙人殆梅花之精也博覽工詩選

列朝詩品以余爲 國朝第一曾以從官之歐閩
道出武林小住西湖余女弟子二十餘人茲爲翹
楚嘗夢偕廬山女仙李騰空謝余因來問字沒後
降妙香壇云騰空度入詠真洞天證以前夢當於
文女黎仙外增靈跡矣

此才真合織回文一曲湘靈奏夜分芳渚靜臨新婦石畫
樓寒倚美人雲梅林花謝香沾袖茶鳴煙深翠掃裙明月
吹簫涼似水西湖高格最憐君

西溪詠雪君

卽縮雲樓主人寒香瘦玉萼綠華後身也歿後降
林蘭館仙壇言已爲西溪水仙管領梅花三萬樹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三

屬爲建祠余因賦西溪水仙詞秣陵玉春波錢塘
顧西梅均爲畫像

萬梅花裏拜叢祠手折寒香供一枝鄴下感甄還作賦湘
中弔屈獨陳詞暝煙斂袂春歸晚疎影窺粧月到遲會乞
烏絲鐫白石瓊姬墓上更題碑

珠潭詠滑蘭芳

瘦鶴少府女年十四未嫁而夭跌坐合掌白氣滿
室作妙蓮花香殆有夙根者

吹簫芳氣麗娟年日午槐陰解簸錢嬌勝綺羅花戚里慧
叅香雪佛因緣煙霞靜玩三生石水月閒栽九品蓮應是
垂髻小龍女乘風歸去四禪天

懷仙閣詠陳蘭雲

蘭雲名義越籍吳產余族妹也適長山袁司馬袁
閔世姻司馬嘗延小良師至袁浦問道君竊聞緒
論一意修真四十七日而元關開幼未讀書因定
生慧經典無不通曉兼受西竺心宗解鐵確祭煉
方伯某公女遇祟巫醫不效君至應手而除因於
瑤潭贊化宮建葆元堂也於龍門爲第十二輩派
名陽萊金蓋女真向未入派入派自君始前身爲
太虛玉女胡剛剛也中年以後益修性功以無極
而太極一語爲主於佛道兩家直提宗旨於儒則
守大學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二語可謂三教同

西泠仙詠卷三

女三

三

源者矣

知是靈蘭是妙蓮幾番譚道更譚禪太虛玉女前身是竺
國金仙密諦傳樊榭樓臺自清靜魏壇弟子總嬋娟君女弟二
十餘人多宗盟恩誼人間少一瓣心香禮月圓太白女弟名月圓

妙香天室詠摩鉢

余次室管筠字靜初生平處事多士君子行深有
造於余家詳見先後事略初耽禪悅閱釋藏注心
經淺說自蘭雲來敘宗盟之誼與君相契謂君性
功不可及因以命功授君卽君之居心行事以爲
性功之助兄事之若無著天親也余抱西河之戚
境益困終歲奔走君爲余奉老母事病嫡撫孤孫

主家政一以真誠自言未嘗學問處事別無他法
惟以理字起頭中字立脚定中有得因自名守性
頻年歲歉人災立願爲衆生禮懺不爲一身一家
也樵雲子臨駐鶴壇謂與余前生同爲玉局掌籍
太虛命名心貞 道姥臨雲淨示余云有我弟子
摩鉢尊者爲汝持家可無內顧謂君也受大黃經
錄先爲散花素女後爲輔真元女龍門派名陽純
靈簫墨會話前塵月地雲階見此人天上真靈交以烝仙
家夫婦敬如賓瑤壇受錄今生果玉局修書夙世因他日
青冥兩黃鶴蓬萊宮闕記歸真

涵真閣詠心澈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三

余子裴之婦汪端字允莊又字小韞錢塘處士天
潛先生季女婉淑賢孝博學工詩選明詩三十家
去取精當能正牧齋歸愚之失有自然好學齋詩
自蘭雲敘宗盟之誼摩鉢禮雲淨之壇自知前生
爲高青邱先生弟子悲先生生前屈抑發心誦大
洞玉章經十萬八千卷於贊化宮具疏上叩而先
生降示位證九天洪濟明德真圓道念益堅師事
蘭雲母呼摩鉢懺悔文字焚其所著元明逸史數
十卷閉關動輒數月壇名心澈派名來涵龍門第
十三輩也所居曰涵真閣受錄授北斗中天宮侍
香靈女同校先天秘書事法名心和近精星命之學

原是青邱弟子行
身前身後事蒼茫
能將智慧通三教
更以精誠格九閭
靈苑朝真宵禮斗
鬢宮謁聖曉焚香
他生願証盟威品
龍虎山高易夕陽

西泠仙詠卷三

女仙

三

女真寶訓

西王母語漢武帝云夫欲修身先營其氣太仙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中所說微言今敕侍笈玉

西冷仙詠卷三

女真寶訓

一

女李慶孫錄以相付

上元夫人語漢武帝云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神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鬥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刻命之斧斤矣

雲華夫人語禹曰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非無物不可存也非修不可致也天參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我命在我非天地保其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我命在我非天地

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

萼綠華語羊權曰修道之士視錦繡如弊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人行俗務我學恬澹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又氣穴圖中口訣云水銀實在葫蘆裏固閉其口置深水

太玄女頤和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非修道不可延生也

王妙想述虞舜語曰大道在內不在外在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於身其德乃真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多是初勤終惰前功併棄也

西泠仙詠卷三

女真寶訓

二

盱母外混世俗而內修真要

魯妙典云人之上壽不過百二十年哀樂日以相害况女子之身豈可埋沒貞性混於凡俗乎 麓床道士以黃庭經授之曰此經召集身中諸神澄正神氣神氣正則外邪不能干諸神集則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心正氣清則澈見千里之外纖毫無隱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喪自棄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責亦將流蕩生死苦報無窮也

跋

郭景純始叛游仙之名曹堯賓因廣游仙之體後世論詩以太白爲仙才人抱仙骨詩雜仙心非獨男子爲然女子亦指不勝屈流觀載籍若配瑛萼綠華安鬱嬪樊雲翹其所賦詩飄飄有凌雲之氣不從人間來我夫子頤道先生於西泠懷仙百詠之外復詠女仙得六十人可謂烟霞宗伯花月主人矣如滿壺曉雲烹雪茗一犁春雨種瓊花梅林花謝香沾袖茶隴煙深翠掃裙則仙心之閑寂也如雲龕對戶峯雙影雪礪當門水一灣種樹陰成山館靜掃花人去洞門寒則仙居之幽靜也白蓮洲上嬌畱影新月沙頭澹掃睂處子素心閑翠袖美人秋影瘦羅衣則仙子之

西泠仙詠卷三

跋

綽約也如荀灌早年曾救父宣文老去尙橫經高妹殉親宜作志曹娥死孝合題碑則仙姝之貞節也如微子殷勤求服霧真妃宛轉授餐霞越中避地如梅福湖上移居似葛洪則仙侶之同心也如駕去素麋纔解角驂來白鳳愛梳翎野象啣花珠殿靜仙蛾集樹石壇孤則仙苑之莊嚴也如一尊酌酒金波湧雙髻穿雲柳浪斜一肩荷鍤樵雲路雙髻簪花採藥年則仙蹤之疎遠也如白鷗蘆葉涼煙外青鳥桃花澹月中月明小海驂鸞去煙暝重湖跨鶴來則仙游之靈異也野鶴道人謂君已證聲聞乘他日養真館開左仙賓雲右仙賓霞五百華鬢仙人一齊合掌來聽說法知維摩丈室有人來散天花也

碧城舊侍性尼來淨敬跋於覺華菴

西泠仙詠卷三 跋

道光丙申秋鑄

玉卮八新語

板藏隨身行
篋翻刻者聽

頤道生平作文速。未有如此之速者。作文暢。未有如此之暢者。作文透徹。未有如此之透徹者。聞其日構一篇。文不加點。蓋靜入杳冥。下筆不能自休。所言動中肯綮。無所復用。其擬議也。君在楚作文甫脫稿。南中香壇已爲評騭。謂文昌宮中魁星助之。或卽宋蘇文忠耶。華嚴法界文境亦極相似。浣花翁謂如有神助。洵乎有神助也。君前生爲玉局校藉之人。玉局隸文昌宮中。則固一家眷屬也。道家有文昌化筆之法。君早入仕途。知而不爲。而靈筆度世。有類於是。亦可知天人相感之故矣。昔李長吉作玉樓記。天上之文章。招人間之人爲之。今君作蓮花筏。人間之文章。以人間之人爲之。而實以天上之人爲之。較之飛鸞闡化者。

蓮花筏卷一

錢序一

別爲一格。是非陰陽不測之謂神乎。昔人謂司馬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君文真不從人間來。抑君病中自知前生與余同爲壑菴老僧。故贈余詩。有前生同是壑菴僧句。近君在楚北。遇浣花翁云。南屏小顛上人。于三十年前。已先言之。然則三生因果。仙佛合宗。不知由壑菴而上。生玉局。與抑由玉局而下。生壑菴。與盤陀石上梅花正開。吾將叩斗杓而問之。丙申冬季。松壺子序於西冷野鷗莊。

蓮花筏說

筏何以名。以其便于濟人也。其形如舟。而編竹爲之。非必揚帆盪槳。而行之速。較勝于舟。歷旋渦急溜之中。輕浮旋轉。便捷如龍。遇崎嶇之石。觸之而無所損。水中危石如林。行其間而毫無所礙。就深就淺。瞬息百里。筏之利濟。可謂至矣。予嘗游浙東。自縉雲至麗水。身親其境。俗名之曰簾。或曰筏。釋氏之名也。子曰否。昔孔子嘗言乘桴矣。朱註謂桴卽筏。不過一物而異其名耳。或曰筏何以必曰蓮花。子曰取其清且潔而已。夫花必有色。蓮雖不艷而自雅。花必有香。蓮雖不香而自芳。昔周子有愛蓮說。以蓮花比君子。然則蓮花筏之名。不過曰君子濟人之具耳。先生服官數

蓮花筏卷一

楊序一

二

十載。恒以濟人爲急。近以讀禮後遊于楚。子亦僑寓鄂城。旅室甚邇。談心無虛日。所著濟人之文。每脫稿。必與子觀之。其語簡而明。曲而達。人苟誦而習之。無不更小人而爲君子。子卽請其付梓以濟天下。先生笑而諾之。不兩月。哀然成帙。適有詩僧韻禪。鐫釋家三字經。請先生命名。先生以蓮花筏名之。此釋氏濟人之書也。是編亦以蓮花筏爲名。非謂釋氏可以蓮花爲筏。吾儒不可以蓮花爲筏也。蓮爲君子之花。卽筏爲君子之筏。世之讀蓮花筏者。卽視爲君子之筏也可。

道光十有六年歲在丙申。長至後九日。雲間外史苧阿老人楊基書于蕪湖舟次。時年七十。

蓮花筏。族兄頤道先生所作也。君憫童蒙啓迪之無法也。世人以口腹造孽也。風俗奢侈之日甚也。蔑視聖賢神明之懿訓。積惡釀劫而不知悔也。俗儒堅坐理障。不知儒之所以爲儒也。不知佛而謗佛也。不知道而謗道也。佛家道家之徒。名爲學佛學道。而不知佛之所以爲佛。道之所以爲道也。世之人實繁有徒。而無以勸也。此其患皆在於人心也。惻然憂之。作文十餘篇。世人苟卽其說而體驗之。則業儒者人人爲君子。學道者人人爲全真。學佛者人人爲善知識也。風俗日返於醇樸。戾氣消而災劫不生。年豐人樂。而宇宙太和也。同人讀而善之。醵資付梓。名之曰蓮花筏。筏者舟也。所以濟也。蓮花者清淨也。出淤泥而不染者。

蓮花筏卷一

袁序一

三

也。道家太乙真人乘蓮花普救羣生。度人無量也。儒家以蓮花方君子佛家以蓮花爲妙法也。蓮花筏者慈航也。大願船也。濟苦海。由此岸達彼岸也。三教同源。則人人所共乘也。至其文筆之妙。萬斛泉源。隨地湧出。則東坡之華嚴法界也。婦人女子。讀之無不通曉。則白香山詩老。嫗亦能解得也。筆無停機。文不加點。則師子翁所云。若有神助也。梓旣成。乞印者不可勝計。則苧阿翁所謂洛陽紙貴也。歸安姚太恭人。讀戒殺四則。停止壽讌。武進汪叅軍。讀崇儉說。勸甥歸葬其親。則感孚捷於影響也。江楚兩大府。讀之皆激賞。學校之士。讀之無間言。闈闈廝養。亦多相乞者。則徹上徹下也。先生自言思挽天下之人心。作之未已。單詞

隻義。列爲卮言。前人名論。亦隨所見而錄之。期人人明善。復初而後已。則觀音大士所云。度盡眾生。方纔作佛。呂祖所云。度盡世人。方纔成真。之洪誓大願也。三教同源之理。近已漸明。兼通者亦不一其人。必以先生爲巨擘焉。妙香飛祖有道脉淵源之偈。金蓋老人亦謂闡揚之任。非君莫屬也。豈不諒哉。

道光丙申嘉平佛成道日龍門愚弟蘭雲袁陳義序於駐鶴壇

序

凡書以有益於身心性命者爲上關於國計民生者次之
舍是雖博極古今作之爲浮烟浪墨刻之爲灾梨禍棗甚
無謂也頤道生平刻所著百餘卷雕績滿紙大半風雲月
露之辭海運三編河渠十議雖云經濟究亦馳騫虛名海
真官所云雖文章美冠天下閻羅老子不因美文章而容
情也今以所刻蓮花筏見寄意主度人內蒙養戒殺善書
崇儉諸篇現身說法於人心當有裨益至儒佛諸篇所言
雖是然未免好辨且多發宋儒之覆此毛西河諸人所爲
何必效之四書六經配天地宋儒章句並日月日月尙有
薄蝕章句豈無舛誤不治身心而務爲文字光陰瞬息不

卷一 管序

五

復再來此金蓋老人所呵也吾於三教之書均未深究惟
知自治其心自治不暇而遑言治人乎遑敢尙論古人乎
然則此書雖佳是儒家之糟粕而非佛道兩家之上乘也
近日究心數學雖出自希夷康節之傳於身心性命亦無
益也願君之著書止於是也道光丙申九月摩鉢道人管
守性書於妙香天室

良知說

良知之說始於孟子。良知之理則自天地生人而已。具盤古之開闢。伏羲之畫卦。神農之種植。嘗藥。倉頡之造字。黃帝岐伯雷公之明醫。伶倫之辨律。大撓之作甲子。羲和之治歷。明時皆良知也。使非良知。何以爲首出之聖人。爲智者之。利物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周程張朱諸賢者。亦皆良知也。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大學之知止。此知也。知所先後。此知也。中庸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知修身。知治人。知治天下。國家皆此知也。陽明之學。以良知爲主。本不悞駁之者。曰姚江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

蓮花筏卷一

一

則一語而已。然人生有氣稟物欲之蔽。若當下卽以所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此何說也。吾心自有天則。人之秉彝之謂。固屬無蔽。今必坐以當下動符聖人。未免深文。陽明不嘗曰。致良知乎。良知須致。卽大學致知之致。推也。卽中庸致中和之致。推而極之也。致字中自有爲學功夫。非當下卽符聖人也。卽謂良知不煩學。非謂致良知亦不煩學也。其不曰致事物之理。而曰致良知者。亦以言良知則理在我。言事物則理在外。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則理在我。若必求之四海。則理在外。陽明以求諸外之學。慮爲支離。故授之以致良知。此正足以闢告子。義外之非。而救大學補傳窮致事物之

理之失。其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何嘗不言學耶。乃曰良知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是不過因陽明有支離之譏。竟以致良知爲無煩學慮。非坐誣陽明矣。爲攻辨乎。蓋良知卽大學之明德也。中庸天命之性也。孟子之性善也。明德要明天命之性。要率性善。要覺要復。卽致良知之說也。伊古神聖賢人。皆具良知而能致者也。陽明之致良知。卽陸子之尊德性也。皆近於佛者也。朱子闢佛者也。故朱子弟子爭朱陸異同也。陽明之學近於陸。亦近於佛。故朱子之徒攻陽明也。平心論之。朱陸異同。陸之尊德性不悞也。朱子始偏於道。問學後亦改而尊德性。始悞而終不悞也。

蓮花筏卷一

二

此朱子所自言爭異同者。未之知也。陸不悞。則陽明亦不悞。而攻之者悞也。蓋尊德性。子思之言也。良知。孟子之言也。後之講學者。勿存門戶之見。而哆口於影響之談。致蹈吠影吠聲之誚可也。

父精母血。與天地之氣並至。合而成胎。骨者精也。肉者血也。隨母呼吸之氣者。氣也。精血至而天地之氣不至。不成胎也。感風雷乖戾及四時不正之氣。則成怪胎也。十月滿足。墮地。因然一聲。靈性入竅。而嬰孩始能啼哭。其無此一聲者。勿活也。所謂生而不育也。靈性卽魂也。神也。波羅提語。異見王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臭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

偏現俱周沙界。收束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卽是物也。是卽所謂良知也。又卽楞伽經所云八識中之含藏識。卽阿賴耶識。亦名白淨識也。天地之氣有厚薄清濁剛柔純駁之不同。靈性卽夙根。所謂無始以來流浪生死。轉入輪迴者也。輪迴者。喻轉也。非真有輪以轉之也。亦如西士推步以本輪均輪推日月星辰之運行遲速。以輪喻而實未嘗有輪也。靈性與天地之氣合而成良知也。卽天命之性也。卽孟子所謂性善也。荀子曰人性惡。其善者譎也。譎卽訛訛卽化也。所謂性待教而爲善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首章卽言時習。四章曾子以不習自省也。氣質之性卽

蓮花筏卷一

三

天命之性。之染於習者。不習於善。卽習於惡。出於此者。入於彼也。故陽明言致良知須學也。此良知非特凡孩提有之。凡人自少而壯壯而老。亦莫不有之。其秉賦有異於凡庸者。夙根或從星精來。或從佛道仙道儒道神道來。或從忠孝節義來。或從精靈來。其良知每視尋常爲異。古所謂敦敏。洵齊。今所謂聰明智慧。皆是也。宋儒不特朱子闢佛。陸子亦闢佛。故於佛多不滿之辭。然此非佛之言也。亦非道家之言也。卽孔子語季路未知生之生也。易繫辭所云知幽明之故。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也。乃天地古今恒久自然之道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故乾坤稱父母。而六子爲男女也。中庸謂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之謂也。知此者。
可以明儒。可以修仙。可以學佛。洩天地之秘。而非秘也。
孟子其知之矣。故曰。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
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次節不申言良能者。良能亦聽命
於良知也。如目能視。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也。耳能聽。心
不在焉。聽而不聞也。陽明其知之矣。故曰。致良知。須學
以去其昏蔽也。闢良知之人。不盡知。然其人莫不各有
良知。且闢良知者。卽其良知。不過墨守宋儒之說。過篤
耳。靜中自驗。未有不啞然失笑者也。此良知之說也。

蒙養管見

嗚呼。幼學之不得其傳也久矣。人心之不古。以致風俗之未醇。豈一朝夕之故哉。論語開卷言學。卽曰時習。其第四章曾子之言。以習所傳爲日省之功。蓋慮不習乎。此則習乎彼也。所謂習相遠也。而余以爲幼學則傳爲尤要也。蓋人生自免乳以後。智慧日生。自五六歲至十五六歲。此十年中。如木之初長。泉之始達。其冒勉長進之功。真有不可遏抑限量者。此大易所爲以蒙養爲作聖之基也。然水非疏濬不能流通。木非培養不能長發。此童蒙之所以有賴於教也。而悞於師承之未善者。十居七八。有美質而無良工。是可惜也。此亦非師之過也。師之所受於師者。不過如

蓮花筏卷一

五

此父兄所責望於師以教其弟子者。亦不過如此。大約自五六歲至十歲。此五六年中。皆玩歲而愒日也。世德之家。子弟過十歲。始著意讀書。以爲前數年之功。與後此無涉。而不知匠人建屋前數年。爲築基。農夫播穀前數年。爲耕田也。余自五歲入家塾。至十七歲始能爲文。此十二三年中。未嘗不讀四書五經於學問之道。若涉江海而茫無畔岸也。自十七歲至二十四歲。此七八年中。未嘗不爲文。應試。若習射於曠野。彎弓而不知正鵠之所在也。二十五歲。遇我師。今相國阮雲臺先生。來視浙學。識之疇人之中。置諸弟子之列。不以愚魯。曲加訓迪。始知讀書之當躬行實踐也。始知六經之當讀註疏也。始知小學之當從事訓

誥也。始知識字之。當讀說文也。始知推步之。當明句股也。始知詞章之。當宗文選也。凡有質疑問難。無不指示詳盡。期於領悟而後已。由是始知嚮學。迄今將四十年。雖未嘗一日離書籍。而詞章之外。終未有所成就。皆由前此所悞。每一回憶。未嘗不自惜光陰之虛擲也。曩在吳門。與太倉蕭君掄言。謂童蒙失學。緣於失教。失教之由。蒙師授徒。所以輔翼六經者。無善本。故無良法。思輯古人根柢大文。如易之繫辭說卦。書之禹貢洪範。禮之月令王制。周禮之職方。逸周書之王會解。爾雅之釋天釋地。左傳之郊子問官。管子之地員海王弟子職。史記漢書之禮書樂書天官書。律歷志。淮南之天文訓。月令解。文選之兩京三都。董仲舒

蓮花筏卷一

六

之天人策。昌黎之原道。子厚之封建論。朱子之井田明堂諸考。及其餘載籍流傳之大篇。典實而不空虛者。以佐諸家古文選本之不逮。曾列爲目錄。期以付梓。惜乎此願未遂也。今姑以己意言之。以中人之資而論。自四五歲至七八歲。宜先讀三字經。通人所作。異日可知古今也。千字文可識字也。百家姓可知姓氏也。李氏蒙求。龍文鞭影。可識典故也。神童詩。千家詩。異日可知平仄音韻也。以上數種不必全讀也。次讀孝經。百行之原也。次讀爾雅。難者先讀。且六經之根本也。輔之者五行生克也。天干地支也。六十甲子十二律也。五岳四瀆九州十二州之名也。宜注以爾雅疏。易六十四卦。分宮卦象次序。上下經歌訣也。有謂涉星卜者。不知易理精微。聖人尚有

近科闈墨。以知風氣。然亦須知其源流。天崇如金正希陳大士黃陶菴。國初如張京江熊鍾陵劉黃崗。固多佳篇。然明以歸震川胡思泉王守溪唐荆川爲正宗。國朝以儲中子方百川爲大家。得其見地氣息。以入墨裁。未嘗不合風氣也。蓋文字者。所以驗人之根柢學問也。鄉會試二場。經文。驗窮經也。三場之策。驗汲古也。排律詩。驗詞章之善惡。兼可見人之胷襟懷抱。書法。驗人之端方。故學者。平日用功。皆不可苟焉而已也。夫後世之讀書。易於古人者。何止百倍。秦漢以前。隸書未作。隸書卽今楷書。今所稱楷爲隸書者。八分書也。楮墨未興。書皆大篆竹簡。尋常學僮。不可得見。學者皆以口授。博士各有師承。不能相通。未有刊板以前。亦尙借鈔口

蓮花筏卷一

八

誦。今則藏書之家。琳琅滿架。五都之市。求無不得。又得宿學鉅儒。專門考訂。絕學大明。是古人求之終身不能通者。今一展卷而卽是。何其便也。古之弟子。灑掃應對。習禮樂射。御書數。今僅讀書寫字耳。何其易也。其便且易如此。而不立志。黽勉以期大成。豈不重可惜耶。宋儒專言義理。以訓詁爲儒學之病。重言格致。論者又譏其從事於博雜。夫訓詁不可廢也。博雜亦無碍也。但須此心有主耳。心有主。則知輕重。知輕重。則能分別。何者爲身心性命之學。何者爲倫常綱紀之學。何者爲經濟之學。何者爲考訂之學。何者爲詞章之學。何者爲術數之學。由本足以賅末。卽末可以見本。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所謂一以貫之也。至

於初學用功之法。尤以分類節錄爲要。多見而識之。日久自成博學。寫字之法。姑以楷論。大楷則歐陽之九成宮。皇甫君碑。顏之多寶塔。家廟碑。褚之聖教序。柳之玄秘塔。徐浩之不空碑。皆規矩準繩也。小楷則鍾太傅之薦季直表。王右軍之黃庭經。道德經。王大令之洛神十三行。玉真公主之靈飛經。趙子昂之七觀道德經。皆可學也。作字大者懸臂。次者懸腕。小字卽不能懸腕。則指實掌虛四字。斷不可少。頭宜直。不宜俯。近紙上。執筆宜高。不可切近筆尖。凡法帖目玩。不知其佳。必須臨摹。始能浹洽。至於鈔撮之字。不及端楷。則行書亦須臨仿。右軍之蘭亭。褚河南之哀冊。汝南公主墓誌銘。米襄陽之題跋。皆可師也。不師古而過。

蓮花筏卷一

九

於潦州。則覆按將不可識。且手指油滑。不能作楷矣。此皆淺近之法。然大要實不外此。至於根本之地。則延師者當盡尊師重傳之義。而不可慢也。從師者當知傳道受業之益。而不可褻也。爲師者當勉殫心竭慮之忱。而不可怠也。是所謂各盡其道也。而更期益友之教學相長也。若夫有力之家。公建義塾。以教隣里。失學之幼童。其功德不可思議。子弟讀書。必食其報。是又關乎積德之培養也。至應看之書。悉數之不能盡也。略陳其目。博雅君子。其更推廣之。國朝四庫全書提要。

御纂周易折中 周易集解 二十一家易注

欽定三禮義疏 大戴禮 夏小正 家語

嶽瀆經 山海經 水經注

老子 莊子 列子 管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陳壽三國志 晉書 漢晉

春秋 史通 資治通鑑 朱子綱目 東萊博議

釋史 宋元明史紀事本末 通典 文獻通考

周子太極圖說 通書 呂新吾呻吟語 江慎修河

洛精蘊 鄉黨圖考 附

顧亭林音學五書 日知錄 惠定宇九經古義

胡腓明禹貢錐指 齊次風水道提綱

錢竹汀養新錄 王懷祖廣雅疏證 段懋堂說文注

淮南阮氏經籍纂詁 經學各書 研經室文集 詁

蓮花筏卷一

經精舍文集 浙士解經錄 學海堂文鈔

吳門潘氏鏡古編 正學編

宋王伯厚困學紀聞 小學紺珠 趙雲松陔餘叢考

梁茵林退菴隨筆

昭明文選 劉勰文心雕龍 漢魏百三名家集 唐

宋八家文集 唐文粹 宋文醇 元文類 吳門石

氏明八家文選 國朝十家文選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全謝山文集 孫洪文集 曾賓

谷選

國朝駢體正宗 陸朗夫切問齋文鈔 賀耦耕輯錄

皇朝經世文編

君子小人說

君子小人有兩說。有以位言者。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是也。有以德言者。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是也。三代盛時。德進事舉。言揚。在位者皆賢哲之士。故以君子之名專屬之。小人則所謂羣黎百姓也。春秋以降。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聖人立言。不得不專就德言。有德者爲君子。無德者爲小人。此如陰陽寒暑水火冰炭之相反也。今試就論語觀之。有以君子小人對待言者。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也。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也。君子

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也。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也。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也。此與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大旨不越。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二語而已。亦有祇就君子一面言者。如君子不器。君子不憂不懼。君子貞而不諒。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君子思不出其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謀道不謀食。君

子憂道不憂貧。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九思。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皆言君子一面。而小人在其中。不入於此。卽入於彼。無中立之勢也。此外若大學。君子有絜矩之道。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中庸。君子遵道而行。君子依乎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君子之道四。君子之道費而隱。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

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孟子。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君子之所以異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皆專言君子以示君子之方。而勉人爲君子也。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夫君子稱儒可也。小人焉得稱儒。不知此小人儒者。非服田力穡之細民。乃儒衣儒冠。儒言儒行。外君子而內小

人也。彼固自以爲君子。儒若五伯之假仁義。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勉其所歸。將以成其爲君子。儒而斷不欲其爲小人。儒也。楊墨皆賢者。所言皆各有精理。其志皆欲以救世。墨子兼愛一篇。其理甚正。與孟子所言仁義無異。使其說行。春秋可不致爲戰國也。不知孟子何以必欲辭而闕之。或者其弟子師承之不善歟。孟子以爲異端。則異端矣。今之佛。非楊墨。宋儒闕之。以爲甚於楊墨。則甚於楊墨矣。今姑以楊墨爲異端。以佛爲甚於楊墨。儒者所必應闕。則亦還而問之。爲君子。儒耶。抑尙不免於小人。儒也。君子儒與小人儒。如何分。則亦就君子。小人分之。君子小人如何分。則亦就四

蓮花筏卷一

君子小人說三

三

書所言分之。此非他人所能分也。他人能分於顯而不能分於隱也。能分於跡而不能分於心也。所貴各就心之所存事之所發。卽所讀之書而自證耳。夫儒教之設。所以勉人爲君子。不爲小人也。人之自命爲儒。亦惟勉爲君子。不爲小人也。無媿於聖賢所言之君子。儒固不少矣。未能無媿於聖賢所言而不免爲小人。儒者或不免千百之一二也。所願讀書稽古之士。各自循名而責實也。至於周易六十四卦象辭。言大人者一言。后者一言。先王者七言。君子者五十有五。孔子之所繫也。示人以爲君子之方也。此外諸經言君子者。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儒者童蒙誦習之書。各自尋繹而體認之可也。至於儒之爲儒。小戴儒行一

篇雖不足以盡之亦略備矣。

蓮花笈卷一

君子小人說四

古

明教

天下必正教明而後邪教乃熄故作論以明之教以儒爲最尊論語言君子儒小人儒六經禮記有儒行一篇墨子有三儒八墨之說孔子刪定纂脩似無自稱爲儒教之理意當日本有此名其理較正故以君子小人分別之期天下之人爲君子不爲小人耳而後世因以儒教相推也三教之名始於北魏天地開闢已有日月星辰帝王遞嬗已有君臣父子佛名不始於釋迦道名不始於老子則儒名不始於孔子也試從未有三教以前觀之不特三教同源卽千萬教無不同源也何則立教之初必以合乎天理人情者立說方能使人信服合乎天理人情者一曰孝百行之首也一曰善人所同具也一曰靜由粗入精也儒家之言最爲中正故其道亘古無弊道以長生久視爲主非靜不可然其言曰未脩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脩仙道遠矣人道者何孝與善其大綱也又曰大忠成神大孝成仙又曰天下無不忠不孝之神仙先師朱文正公費公祠碑曰天上之神仙世間之忠臣孝子也斯至言也太上感應篇曰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抱樸子曰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求天仙當立千二百善此明證也佛以清淨爲體靜也慈悲爲用善也然佛經中言孝者不一而足阿彌陀經言往生淨土必先脩淨業正因以孝順父母爲先務釋迦得道後爲父說法爲母說

法。觀心地經。摹寫人子在胎在抱。父母鞠育之恩。語語沁入心脾。感發孝思。視蓼莪諸詩。尤爲警惻。則佛道之理。與儒均不異也。世之闢二氏者。未讀二氏書者也。恭讀

世宗憲皇帝上諭曰。古人有言。周孔六經之訓。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言。道德創其首。瞿曇三藏之文。慈悲爲之本。又曰。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視人猶己。則同一公也。懲忿塞欲。禁過防非。則同一操脩也。又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又曰。佛教之設。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偏而歸善。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人謂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不思釋氏之六波羅蜜。由禪定而到彼

蓮花筏卷一

六

岸。豈非下學上達之旨乎。又曰。世言儒釋道三教。各有所宗。究之三教之用。雖殊。其理則一。蓋古今祇此一理。其立教者。大抵皆出生知上哲。超越等倫之人。如吾儒之五帝三王。先聖先師。釋道之佛老。皆性地通明。全體瑩澈。洞矚至理之精。微元妙者。是以言性言心。曰中曰一。無不脗合。但各就所見。爲之闡發流傳。以牖民覺世。故周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其實皆不出一貫之道。惟淺嘗涉獵之人。竊其糟粕。遂各立門戶。互相詆毀。如冰炭之不相入。若造詣精妙。深入理域。能究明宗旨者。自然水乳交融。心心相印。初無彼此之分。如釋氏闢元門爲外道。及朕觀紫陽真人悟真篇後。所著外集。不雜元門一語。一一從性地衍出禪宗。卽宗門

禪師似此圓通無礙者亦不多見。又曰：紫陽真人乃洞澈禪宗之淵微，提挈性天之綱領。朕心深爲悅服，着加封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用昭朕敬禮之意。所著外集着編入佛藏，以明至道同歸，脩真不二之秘要。又曰：朕惟三教之覺民也，理同出於一原，道並行而不悖。人惟不能豁然貫通，於是人各異心，心各異見。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而儒者又兼闢二氏，以爲異端，懷挾私心，紛爭角勝而不相下。朕以持三教之論，亦惟得其平而已。能得其平，則外略形迹之異，內證性理之同。而知三教初無異旨，無非欲人同歸於善。夫佛氏之五戒十善，導人於善也；吾儒之五常百行，誘掖獎勸，有一不引人爲善者哉。又曰：朕於三教同

蓮花筏卷一

七

原之理，探溯淵源，公其心而平其論。令天下臣庶、佛仙弟子，有各挾私心，各執己見，意存偏向，理失平衡者，夢覺醉醒焉。大哉。

皇言足以破二千年之理障，而三教並列於古。今天地之間，至是始有定論也。此外教之久且著者，回回之天方教，亦以孝弟仁慈爲主，把齋潔淨，待同教親厚，守其教不外越。此其善也。以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不知歸餘置閏之法，或議其不奉正朔，而不知其祖宗立法之初，不知羲和成歲，每年尙有六日，歷年旣久，子孫不敢變更。雖執滯不通，正其高會規矩之美德。入中國已千餘年，不勸中國人入彼教。中國之人亦從未聞有人其教者。所謂道並行而不相

悖也。其國在西。與天竺相近。慈悲戒殺。頗近佛氏。其經有諸肉不食。苟有肉名。皆不可食之語。今以諸爲豬。以苟爲狗。不食豬狗。惟食牛羊。則亦其先世流傳之誤耳。惟其中有輕量聖人之語。此則叔孫武叔毀仲尼。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耳。無足責也。其次天主教。耶蘇之說也。西洋諸國崇奉之。倫常綱紀。尊君親上之道。亦無舛誤。其所刊書。得儒書之皮毛。其說至不可通。往往遁而神奇。如云耶蘇之生。其母不夫而孕。生子後仍爲室女。耶蘇死後。七日復生。奇而誕矣。以爲天聽命於天主。則其命意過高。立說不足以副之。天地儀言。開闢至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二十餘年。耶蘇當生於西漢之末。大約得疇

蓮花筏卷一

七

人子弟之傳。精於推步。以爲獨得之祕。因以天主自命。其所謂天者。日月星辰之躔度耳。所謂主者。總司儀器之推測耳。觀其手持圓球。卽渾天儀之縮本。與今時辰表相似。則天主之名。正趙佗所爲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耳。又以掌教之人。因其徒衆。有凌逼國主之嫌。致遭十字架釘死。若以深文論之。似欲爲莽操而未成者。若無心而被禍。則明哲保身之謂何。亦可謂之不智矣。大約彼國之民。慧於製器。闇於晰理。徒衆久傳其教。遂不能改。其後亦無智慧傑出之人。去其偏駁。而歸於中正。故其教相傳至今。彼國之於天主。固以爲聖人矣。夫聖人之於人。無不愛也。中國可以無西洋之貨。西洋不能無中國之貨。通市西洋之利。非

中國之利也。既以鐘表呢羽易中國有用之物。其利已溥。鴉片鴉毒也。是昔日白倭以毒黑倭而報其虐也。今虐已報矣。廢之可也。乃彼國之民。則嚴禁而不許食。連檣大編。遠載而來。以毒我中國之愚民。愛其人而不愛中國之人。曾。是。聖。人。之。所。爲。而。若。是。乎。若。云。其。徒。所。爲。而。非。天。主。之。意。則。其。倍。師。不。仁。亦。至。矣。所。謂。奉。其。教。者。安。在。乎。方。今。聖。天。子。在。上。名。公。卿。秉。節。鉞。於。外。關。隘。嚴。禁。勢。且。漸。衰。又。得。鵲。丹。之。神。方。以。治。之。鵲。丹。者。南。瓜。根。藤。之。露。也。太。乙。真。人。所。示。以。拯。黑。倭。於。垂。斃。者。也。中。國。既。得。此。方。收。效。者。多。誤。食。者。漸。亦。相。信。勢。將。不。禁。自。絕。天。文。推。步。自。利。瑪。竇。以。後。入。中。國。者。不。一。其。人。如。湯。若。望。蔣。友。仁。輩。其。法。亦。屢。失。

而其說亦屢變。欲行其教於中國。譬論書於鍾王之座。稱詩於李杜之門也。夫以天方天主二教。彼國行之。且數千年。彼國信服者。何止億萬人。彼固自以爲正教也。一人中國。遇聖人之教。若落葉之經。迅風春雪之遇朝陽也。而况乎下愚狂謬之徒。妄造邪說。蠱惑愚民。妄作不靖。自陷法網者。亦多見其不知量矣。

一貫說

一貫之道。忠恕不足以盡之。曾子以忠恕答門人爲中等人說法也。然則一貫當作何解。曰。大學也。中庸也。周易也。大學在明明德一節。知止而後有定一節。皆一貫也。至物格致知二節。上節由末以溯本。下節由本以及末。則明言一貫矣。何以言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齊家治國平天下。脩身之用也。誠意正心。脩身之體也。致知。知此誠正脩齊治平之理也。物。外物也。卽人欲也。聲色貨利皆是也。格者。屏而去之之謂。卽格其非心之格。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必屏除物欲而後可專致其知於誠正。脩齊治平也。若未格物而先致知。則其知必移於物欲。

蓮花筏卷一

三

卽無暇致其知於誠正脩齊治平。若將格物作卽物窮理說。則物之數有萬。終身格之不能盡。將永無誠意正心之日。且格物與致知語意相似。所言豈不重複耶。故古本大學無格物致知傳本。非闕文。不煩補也。且其源仍本於明德。知意心德也。德本明明德也。致誠正卽明明德之明也。所以修身也。齊治平。咸本於是。故云修身爲本也。知者何。知止也。致知者何。卽致此知止之知也。定靜安慮。皆誠正之實功。必先之以知止。所謂致知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也。此大學之一貫也。右經一章。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孔子豈僅以一貫二字作拈花微笑哉。退省其私。其必詳言於平日矣。蓋聖賢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其理具於

心由身推之家國天下而始全。理本如是。故與顏子論仁。則曰克己復禮。論爲邦則兼及虞夏商周。不以爲僭。聖人之量固如是也。子思承曾子之傳而作中庸。首揭天命之謂性。卽明德也。次言率性之謂道。卽明明德也。次言修道之謂教。新民也。言不覩不聞莫隱莫見而歸於慎獨。慎獨卽誠意。率性之實功也。推其極於中和位育。脩道之謂教。性之量脩道之效也。與大學國治而後天下平一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聖人之一貫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

蓮花筏卷一

三

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賢人之一貫同於聖人之一貫也。此中庸之一貫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貫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貫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一貫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一貫也。此周易之一貫也。孔門顏曾之外卽數子貢。故亦得聞一貫。性道難聞。悟後之言也。孟子得子思之傳。故於性學極深。言極切實。言性善卽天命之謂性也。卽孔子所謂上智也。告子云食色性也。氣質之性卽孔子所謂下愚不移也。孟子未嘗不知不以性予之。故曰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謂性也。蓋甚恐告子以氣質之性與天命之性相混。故斷斷與辨不嫌矯枉過正也。至盡心知性知天則與天命之性相合矣。則孟子之言性卽孟子之一貫卽所謂願學孔子孔子之一貫卽孔子之性學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周易之太極一貫之體也。孝弟忠信仁義禮智一貫之用也。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於人最爲切近。忠恕違道不遠。故曾子舉以示門人卽忠恕而推廣之。至於義精仁熟卽是一貫。如佛氏由中乘至上乘由漸功至頓悟也。曾子久已了然於中。故聞夫子一貫之傳卽應之曰。唯門人以何謂爲問卽應之曰。忠恕也。後之學者欲求一貫其亦從事於忠恕而已矣。

善書化劫說

四書六經聖賢之言垂教萬世所以化人心之偏陂而歸於中正後之學者如果心領神會身體力行則中和位育原可萬世無水火兵疫之劫也無如氣質之性日熾天命之性日漓乖氣鬱而不散則元氣隔而不通暴殄之氣足以致虛耗淫泆之氣足以致水滌冤抑之氣足以致亢旱悖逆之氣足以致兵刃是卽所謂劫也誰造之人心造之也而世人或委過於天天不任受過也何則先天之氣無不純先天之性無不善自識神用事而貪嗔癡愛姦盜淫殺作孽惟恐不至識神者佛家之言卽儒家所謂氣質之性也人人任其氣質之性以造孽已足致一身一家之劫

蓮花筏卷一

三

至於羣萃州處幾無無孽之人且有宿世之孽數世之孽蘊結而不可解悠悠蒼天雖欲不行劫而不能至於劫之旣成則雖欲開一綫之生路而亦不可得矣然天心仁愛未嘗不予人以自新佛菩薩仙真至人卽所謂聖賢神明也以天之心爲心者也咸以救劫度世爲事或降生於積德之家或晦其靈跡往來人間或託之飛鸞駐鶴示人以悔過遷善之方一人悔過可化十人百人悔過可化千人劫之大者可以化小重者可以化輕久者可以化暫其良箴寶訓載籍流傳夫亦曰勸人之回心向善而已夫六經四書自成童卽已誦習然誦習而能講解者十不得四五焉講解而能通達者十不得二三焉至於躬行實踐求十

一於千百矣。中年之人。勢不能重加溫習。但能溫習。亦未
能有益身心。卽道家之道德清淨玉樞大洞諸經。佛家之
心經金剛經。亦非居家者所能禮誦參悟也。惟聖賢神明
所垂訓。徹上徹下。其有益於世道人心。至爲切近。世之好
善者。哀輯而梓行之。其名不一。總而言之。謂之善書。所言
無非儒家之精蘊。其感人視儒書爲倍捷。蓋儒書散而善
書聚也。儒書簡而善書詳也。儒書待闡發而善書本明白
也。卽以佛道兩家之書校。則道書晦而善書顯也。佛書深
而善書淺也。顯則農工商賈皆能解說也。淺則婦人女子
皆能領畧也。天命之性。人所同具。能解說領畧。則能涵泳
體認。一旦覺悟。迷妄立破。人人復其本體之明。悔過遷善。

蓮花筏卷一

五

正氣盛而戾氣衰。漸推漸廣。兩間無乖戾之氣。則太和翔
洽。元氣充周。又何劫之不化哉。特是士爲四民之首。爲衆
人之表率。恐爲理障所蔽。不信善書之有益。視爲老生常
談。不屑爲人解說。勸人尊信。致讀者始而信。繼而疑。終而
棄置。則不特辜負刻善書者之心。且大負聖賢神明垂訓
救世之心矣。今爲平心論之。感應篇太上所作。太上卽
老子。道家之祖。孔子所從問禮也。功過格。太微仙君以
授真西山者也。陰騭文。勸孝文。勸惜字文。蕉牕十則。文
昌帝君所作。科名主宰。士子所皈依者也。警世覺世諸經。

關帝所訓

國家所崇奉。與先師並列者也。孚佑帝君卽呂祖護

國佑民。載在祀典。今司文昌者也。呂祖舉進士。作宰官。其勸孝勸弟戒淫戒訟戒口過勸讀書諸篇。無一非儒家之至言也。蓮池大師。曾爲博士弟子。戒殺放生諸篇。於救劫尤爲切要。此外若袁了凡立命篇。愛物說。俞淨意遇竈神記。皆先賢現身說法。無非接引後世之苦心。此外嘉言懿訓。指不勝屈。皆所以羽翼四書六經。輔儒而行。非與儒相背而馳也。表章而尊崇之。是所望於有世道人心之責者矣。雖儒家不言福報。然修德獲福。其理不誣。順理則吉。悖理則凶。輕慢謗毀之降禍。亦必然之理。是在人之自擇矣。至其權尤在於爲民上者。昔阮雲臺師相撫浙。因疫癘大作。禱於東嶽。將延正乙真人設蘸。諸生江青生魂入冥目。

蓮花筏卷一

五

擊之。並奉嶽帝面諭。玉樞經最能辟疫。甦而言之。因重刊善本。供奉吳山玉清閣也。林少穆中丞之撫吳也。連年水旱。旣勸民種區田。又購再熟稻種於楚。勸民爲水旱之備。會久不雨。迎木瀆銅像觀音。供奉開元寺。具八哀疏。日跪烈日中。爲民請命。甘霖立沛。轉歉爲豐。陶雲汀宮保巡南漕日。淮河水凍。回空糧艘被阻。公禱於露筋貞女祠。永泮船過。仍復凝結。因以靈驗。請加慈惠之封。訥近堂制府之督楚也。鎮道撫馭失宜。鎮筸兵譁。致戕奉檄往查之叅將。該鎮兵衆且強。流言四起。郡邑戒嚴。公持以鎮定。又得新鎮楊芳佐之。縛獻首從。誅十餘人。事大定。是歲湖南北大稔。石米千六七百錢。荳麥油棉。百姓日用之需。皆大賤。爲

數十年來所未有。蓋居大位者有大力。三公燮理陰陽。其理固如是也。此皆見而知之也。且不特大吏也。一府之事。郡伯主之。一縣之事。邑宰主之。余罷官後。客揚求雨。則曰。當局者不發心。旁人無益也。在蘇求雨。則云。陰陽和而後雨。澤降旱者。天地之氣不通。待人而通。能通天地者。幾人哉。有其人。又恐其心之不誠也。能合衆人之誠爲一誠。斯可矣。此則身所親歷。又非直見而知之矣。因詳述之以告世之讀善書者。而尤有望於儒門之同輩也。

摩鉢曰。士爲四民之領袖。衆人之耳目。故其品極貴。四書六經中皆重之。文昌關帝皆有勸戒士子文。豈徒勗以束身勵行哉。實以救劫度世之任望之也。士能

蓮花筏卷一

三

回心向道。信受奉行。以善書爲人解說。與人爲善。功德較常人爲倍。所患者理障耳。理障者。執一理而不知變通之謂。譬如陸行下車帷。舟行閉船窓。則所歷雖有山川城郭市鎮鄉村。均以目未見而不知。遂謂世無山川城郭市鎮鄉村也。則亦窒而不通矣。文昌關帝之神靈。不敢不敬。其垂訓之文。雖不敢疑。而實未盡信也。此無他。爲宋儒鬼神無形與聲之說所障耳。不知鬼神無形與聲者。陰陽之隔。隔以形。不隔以神也。如晴雨之應祈。雷霆之殛惡。科場之黜陟。危難之救援。報應如響。不啻有形與聲矣。天下祇此一理。人不可不知。理恰不可爲理所障。此文以尊崇表章之事。屬望於士。旣屬探

源。士之達者爲官。更以挽回感應之理。歸重於官。尤爲
知本。人。人。心。中。目。中。有。此。一。篇。文。字。可。卜。千。百。年。永。無
劫。運。也。

崇儉說

聖人知禮之流。而或過其弊爲奢。奢不可以持久也。故恒以儉救之。周易六十四卦。泰之受以否也。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賁之受以剝也。曰君子尚消息盈虛。晉之受以明夷也。曰晉必有所傷。豐之受以旅也。曰窮大者必失其居。節之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言無所歸咎也。凡此皆所以戒奢也。卽所以崇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聖人豈不欲以中行。範天下哉。逆知後世之流弊。物力必有所不繼。故以寧儉寧固之說再三致意也。夫奢與儉以禮爲名。而實以財爲用者也。天地生財。祇有此數。

蓮花筏卷一

三

此爲古人言之也。古之財布帛菽粟而已。雖有所耗。亦有所生。王者以政令節宣之。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堯湯水旱。尚不致有流離失所之虞。今日之財則銀也。錢所以輔銀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非此卽無以權衡當世之用。銅產於滇。歲不乏。銀已數十年不產。則世間之銀。猶數十年以前之數也。歲有銷毀。則併不及數十年以前之數也。夫銀之數。歲不加增。用之數。歲不能減也。海伯亾魚。不出於海。國君亾馬。不出於國。官俸兵餉。流通在民。猶藏富於不匱之源也。西域之餉。則見其出而不見其入矣。然西人之善賈者。猶十返其四五。其往而不返者。莫甚於西洋之貨。他貨尚以貨相易。惟烟土則必現銀。禁愈甚。則價

愈昂。食者愈衆。大約每年必耗中國之銀二千萬。盛行以來。幾三十年。已六萬萬矣。况方興未艾也。故有謂宜請開禁。以貨相易。歲可保全中國之銀二千萬。其說果行。則中國之製者。亦可聽其自爲。不過如水烟旱烟耳。夫人情好奇而惡庸。

國家嚴設科條。則無賴之徒。轉甘蹈法網。以鳴得意。一旦置之無足重輕之例。久亦自覺其無味。庶廢然而知返。慮民之漸染而不可止也。官爲出示定價。抑其值。俾無利可射。開烟館者如之。則商賈無利。轉販者少。洋人無利。來者自稀。不禁之禁。愈於禁也。慮食者以不繼致病。則余前所刊鵲丹之方。卽南瓜藤露也。剪斷瀝之。一藤可得一甌。隔水溫熱飲。數次卽愈。卽西洋解

蓮花筏卷一

无

烟之方也。否則彼怙過不悛者。又何惜焉。特恐當局者難於力任仔肩耳。然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或不使外域之鴉毒久傷中國元氣也。至於民氣之盛衰。尤在風俗之美惡。今日之風俗。奢亦至矣。最甚者莫如婚喪二事。萬金之家。婚嫁必千金。則四五子女。去其半矣。千金之家。婚嫁必二三百金。三四子女。則破家矣。力所不及。每至婚嫁遲滯。甚至有不能婚嫁者。奢之害也。至喪禮厚於送死。原屬盡孝之一端。惟外示觀美。於死者實無所益。且其意不在死者。往往有開弔之後。不能舉殯。並有停棺數十年不能葬者。奢之害也。此其習始於鹽商。而極盛於長隨。中間胥吏效之。商賈效之。不學無術。不知越禮犯分之嫌。士大夫不能

正之轉從而效之。他處不盡知以吾杭論則奢亦至矣。喪禮稍薄則親友從而議之。婚嫁稍省則婦女從而持之。往往有當局之人身受習俗之累顛連困苦無可如何者。則奢之流弊不知其何所終極也。婚嫁之外並有生日一事其弊相等。夫人有生必有死有子女必有嫁娶一人墮地每年必有生日此皆人家必有之事不以簡易處之而以鄭重出之鄭重之久必至艱難艱難之久必至廢弛。中之產不數年而蕩然則何益矣。夫良賈深藏若虛至人盛德若愚言韜晦謙讓之爲美德也。今奢者反是觀其外若百萬之富一品之貴也。按其實則無有也。曰爲外觀耳。竭終歲之力不過飾一日之外觀當亦智者所不爲矣。余於

蓮花筏卷一

三

太宜人之喪扶柩回杭至不能具儀從然葬則既葬矣稍飾外觀卽不克葬孰輕乎孰重乎先嫂戴孺人逝爲姪迎婦於婁東所費不及百金然娶則既娶矣稍飾外觀卽不克娶孰輕乎孰重乎余自罷官後遇太宜人生日一味之甘捧觴上壽家人祇素麪余年六十家人爲然雙炬於佛堂聽之不准滌麪亦不避客來者謝之必欲登堂拜者若拜之待以茶送禮者却之次日親詣謝之此後家人無論長幼遇生日皆若無事余從此始定家規每歲晏然始知省事省心之有味也善乎譚子化書儉化篇曰奢淫若水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又曰奢者多憂儉者多樂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

又曰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皆言奢之害儉之美也至謂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心可以出生死則更擷老氏之精華而補儒家之缺略矣蓋儉者簡也簡則易從所以去繁文縟節之苛也儉者減也禮主其減所以杜踵事增華之弊也儉者斂也能斂則放縱散漫之不生儉者檢也能檢則裁制防閑之有準儉之爲德豈非宇宙之良箴古今之寶訓乎方今

聖天子在上躬行節儉以示天下在位之名公鉅卿以及循良之牧令莫不守儉以養廉之訓以示表率踵而行之必有以爲是而不以爲非者行之日久雖非議之人亦將

蓮花筏卷一

三

改而從我又何所顧慮而不爲乎若夫儉於奉已而不儉於濟人所以延一身之壽儉於養生而不儉於澤物所以培一家之福儉於宮室車馬而不儉於橋梁道路則畢生不遇危險之途儉於眷屬妻孥而不儉於鰥寡孤獨則全家可免飢寒之厄不必言果報未始無果報也蓋儉非吝之謂也吝之與儉毫釐千里不可因此說而藉口也始於閨門達於里巷移風易俗同享太平願與海內賢士大夫賢母淑媛共勉之

戒殺生四則

壽日殺生是自促其壽也。父母壽日殺生是促父母之壽也。娶婦殺生是入門之始爲造孽折其福促其壽也。生子殺生是墮地之始爲造孽折其福損其壽也。凡此不過爲讌客耳。夫客則何必讌哉。富客未必助我。貴客未必榮我。佳客斷不較我。惡客轉足累我。非計也。不過爲收禮物耳。夫禮物則亦何必收哉。禮尚往來。今日收彼之禮。異日卽須還彼之禮。今日所收之禮。未必可作現錢用。異日還彼之禮。轉須將我現錢去。亦非計也。曰取熱鬧耳。夫熱鬧則亦何必取哉。錦繡炫目。笙歌聒耳。如放花炮。過去卽空。貧者仍自貧也。賤者仍自賤也。人斷不因其一日之熱鬧而

蓮花筏卷一

三

謂其終身之富貴也。且富者本自富也。貴者本自貴也。與奢寧儉。惜物養福。又何必造無限殺孽以行其富貴哉。富貴而澹忘其富貴。其富貴必長且久也。富貴而鋪張其富貴。其富貴必易消耗且速也。此非余之私言也。亦非止佛道二氏之言也。盈虛消息。殃慶禍福。六經聖人之言也。亦非但聖人之言也。人生在世。必有閱歷。有由貧賤而富貴者矣。有由富貴而貧賤者矣。大約由貧賤而富貴者十之一二。必其節儉培養者也。由富貴而貧賤者十之八九。必其驕奢斲削者也。富貴家之子孫。有搨花槍賣水烟者矣。則亦衆人之所共見共聞也。則亦衆人所共知也。至於良辰美景。茗飲清談。其味甚雋。更不宜肥魚大肉。轟飲喧呶。

見哂大雅。若佛寺道觀。尤宜潔淨。葷酒不忌。故示曠達。主客僧俗。皆墮泥犁。等於佛地。宣淫歷久。不赦。此不但聞而知之。實亦見而知之矣。

嗜口腹者。謂豬羊雞鴨水族。天生以供庖厨之用。不殺則蕃殖爲害。此甚非也。天心仁愛。萬物欲其並生。混沌之初。人物並生。弱肉強食。虎豹之類。有食人者矣。豈可謂天生人以供虎豹耶。又謂不殺則不生。謂人不畜之。則其種類遂斷。如同教不食豬肉。則其部落不畜豬。遂無豬也。夫不生以供口腹。則元氣長留於天地。元氣盛則戾氣衰。宇宙長享太平之福。不亦善乎。况殺生過甚。必釀兵劫。明末楚人嗜口腹。每生斷鷲足。燔炙以讌客。後張獻忠破武昌。斷

蓮花筏卷一

三

男子臂爲玉臂峰。斷女子足爲金蓮峰。其慘至不忍聞。往事可爲殷鑒。尋常屠割。亦非養福之道。無故讌客者。所當念之。

殺業之重。貧家少。富貴家多。尋常富貴家猶少。惟鹽商及官場爲多。以讌客及送席爲常事也。余昔在邗上。爲水陸往來之衝。貴賓過境。例送滿漢席。合雞豚魚鰕計之一席。幾百餘命。其實受者並未寓目。更無論適口矣。余以茶葉筍脯南棗桂圓金腿紹酒小菜餅餌等物代之。受者適用。不受則尙可存以待他日之用。每月以四五次計。每年所全數千命矣。至於讌客戕害物命更甚。故余有句云。堂前歌舞開筵日。厨下刀砧瀝血晨。紀實也。嘗終年不讌客。並

勸人不讌客。招飲者亦婉辭謝之。余立心如此。而不免子逝孫愚。人謂無以勸善。不知盈虛消息。各有因緣。吾福命本薄。假令平日縱口腹之欲。其流離顛沛。更不知到若何地位。今境雖困而心甚恬。遇艱難險阻。輒有意外機緣。爲之化解。太宜人安享上壽。臨終湛然。眷屬人人皆發道心。有進無退。余雖終年飄泊。所至輒有善知識相遇。得見善書。啓發慧心。此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境。譬如梁武晚年爲侯景所困。餓死臺城。論者謂其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又謂其寫經造象。小果有漏之因。並無功德。不知侯景爲東昏轉世。索命之冤家也。景入臺城。梁武已爲几上之肉。如罽賓國王於師子尊者。因前世爲其所害。終必報之。景何

蓮花筏卷一

善

愛於梁武哉。亦鬼神所默相而化也。卽其麪代犧牲。究是不忍之心。似亦不必繩以苛論也。兩淮鹽務之壞。數十年之老商。皆困頓乏絕。無以自存。非一朝夕之故也。厨役失業。枕藉餓死者數百人。余所目擊。此又報應之顯然者矣。戒殺之說。世間有兩種人。最爲難化。凶暴者無論矣。其一種是讀書人。才雋者託於名士風流。良辰美景。飲食讌會。以品饌相高。質樸者墨守程朱。動輒闢佛。朝饗夕殮。惟以口腹爲事。此皆世之所謂通人正士。衆人之所效法也。其一種是婦女。富貴之家。力能廣置庖厨。窮極膳羞。則口厭肥甘。不知殺業爲何事。貧寒之家。親司中饋。遂亦刀匕是供。不知殺戒。其中亦有奉養翁姑。哺飼兒女。非盡以之自

奉者。動謂不生不滅。其源亦出於儒家。蓋刑于之化也。此等人平日語以因果。斷不相信。回首之際。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他業或少。此種業十居八九。命盡祿絕。既苦懺悔不及。死而有知。甚欲勸生者之及早回頭。而黃泉無寄信之途。生者之作孽如故也。雖然。此亦何必死者寄信哉。書籍所載。非盡虛無。報應之理。未嘗不於千百中間示一二。豈鬼神資人以談柄哉。亦懲一警百之意。冀人之自悟耳。夫人性本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豈其性之偏於不仁哉。無他。狃於習耳。且無以感動耳。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則屠肆無市肉之人。佛家尤以戒殺爲重。經典中千言萬語。儒者明知所言之是。而不信。此所謂狃於習也。若蘇東坡黃魯直。則儒門前輩名流也。魯直詩云。我肉衆生肉。名殊實不殊。一般知痛癢。祇是別形軀。東坡詩云。夢繞關山心。如鹿魂飛湯火命。如雞。又云。欲知世上刀兵劫。試聽屠門夜半聲。又云。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微吟數過。未有不惻然心動者。則狃於習者。未有不可感動者也。是所望於儒門諸君子也。

勸善說

天下一善境也。古今一善局也。天地人一善體也。儒佛道一善用也。惟人之秉於氣質者有昆陰昆陽之不同。則有賴於化導者。有先覺後覺之互異。法制禁令治其跡而未治其心也。禮樂詩書治其心而心之受治與否未可知也。天下有深言之而不入淺言之而入者。有莊言之而不動婉言之而動者。則爲善之有待於勸也。丙申長至後三日。余南旋吳門。邀雲間楊君苧阿同舟。君讀余蓮花筏。知爲勸善之書。曰是誠善矣。亦能盡人而勸之乎。余曰古之爲民者。四士農工商是也。今之民不止如左氏所言。人有十等也。亦不止如昌黎所言。今之爲民者六也。將欲勸之。必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一

美

就其人境地籌之。欲盡勸之。必就各人之境地籌之。亦就四民推之耳。士爲四民之首。其達而在上者爲官。官有內外。有大小。有文武。內官之大者爲宰相。尙書侍郎九卿。古皋夔稷契之任也。居斯位者皆當世之賢人君子。爲

朝廷之股肱心膂。是所謂以善教人以善養人者也。其平日於古今之書罔勿讀也。聖賢之理罔勿通也。史傳賢奸罔勿知也。民生休戚罔勿燭也。以學問經濟治人之不善。使歸於善也。裴度稱爲聖相。王褒頌以賢臣。聖不自聖。賢不自賢。未嘗不樂聞人之勸也。無以勸之。勸之以公而勿私也。平而勿欹也。正而勿偏也。和而勿乖也。相業之盛遠者不及知。其近者若阿文成王文端劉文清之正色立

朝朱文正之輔翊

主德董文恭曹文正之培養元氣。英公和之公忠體國。知無不言。皆賢相也。今之翊贊綸扉者。若黃帝四相。重華五臣。不敢妄加評騭也。科道爲

朝廷耳目之官。有風聞言事之責。未嘗不資耳目於人也。宜擇其大者要者言之。設有糾彈。務加詳慎。恐恩怨之口。誤人誤。

國併自誤也。有心審諤以矜風節。是市直沽名也。若受請託挾嫌怨。是惡也。賢者之所不爲也。翰詹以文章爲職業。近於衡文之任。退食清暇。宜加博覽。庶異日能得真才也。日郎中員外主事六部中各司其事。勿聽胥吏之言。遇事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二

七

動加苛駁。蓋外省一案至部。不知幾經委曲。煩重也。日胥吏佐司官治事。而權重於司官也。事必有費。供紙張飯食也。其費未至者。或所託非人。或不得其門而入。若但以有無爲准。駁使受者無可告訴。挽回。或因此破家。甚或爲子孫之累。是惡也。彼因我受。子孫之累。則我之子孫亦必不昌也。此其所當勸者也。外官大者督撫。學政。藩臬。道府。其親民者爲州縣。此外若教職爲師儒之官。典史爲監獄之官。同知通判爲間曹。經歷理問。照磨縣丞主簿爲佐貳。亦無無事者。督撫藩臬有察吏安民之責。罔不公忠正直。爲國家培元氣。治人之不善。以歸於善者也。督撫之政績。不盡知其知者。阮雲臺師相撫浙。浙省水旱。素不辦災。公始

據實入

告責成紳士不假手胥吏親乘欵段徧歷鄉村問民疾苦。章程之善江蘇嘗咨訪焉。海氛未靖率屬捐廉造船鑄砲。奏請以李軍門長庚爲總統卒以平賊設詒經精舍於西湖。以教士及督兩粵則建學海堂於人才多所成就陶雲汀。宮保之撫吳也以一疏。

旌武進陽湖兩邑節婦三千八十人一疏。

旌江寧上元兩邑節婦五百人。淮北改行票鹽海州之民始聞笑聲。

國課亦驟增溢額林少穆中丞之撫吳也既勸民種區田。又購再熟稻種於楚以貸民梁芷林之藩吳也江北水災。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三

三

饑民渡江而南者四十萬人君與屬吏邑紳籌捐籌賑均得安全。次年春熟送歸不少一人並增新產之嬰孩數百口。凡此皆大吏之克舉其成善政可垂諸久遠者也。此外若那公彥成之督陝甘也留意將帥之才忠勇可任者列名夾袋。終藉楊公遇春楊公芳之力以平滑也。孫公玉庭之督兩江也見余答魏中丞元煜問地方事宜十條行其九而駁其一則請收買江廣糧船夾帶私鹽以非政體也。相國阮公嘗言曰大臣之道但求有益於。

國與民何必功名自我出也。兩賢所見心心相印也。慶公保之督浙閩也知衢州象山所屬之南田與內地近。

國初海禁所封其後海氛既靖各處皆開而茲地漏請致。

未升科。然私墾者已百餘年。民之託業者已數千戶。成田者已數萬畝。每歲可得米數萬石。屢思請開。以費鉅未行。公將請於

朝。仿玉環之式。設官以治之。中丞某公與公不協。令文武帥兵犁其田。火其居。驅其民。轉設兵以守之。歲焚其草。使慶公之善政不得行。是可惜也。因思梁芷林中丞之爲吳方伯。以蘇松糧額過重。由於明初之厲政。苦吳民者且五百年。雖屢經議減。尙多於元代者六倍。思請於戶部。視他處之糧輕者。酌增之。而減吳民之額。恒與邑紳潘功甫舍人議之。余謂此善政也。度支有定。他處不增。此地難減。而於他處議增。他處卽以加賦藉口。勢不行也。計惟於近二

三十年中。新升科者。總計之以補其缺。庶蘇松之額可減也。未升而當議升者。則南田其首及也。此外若松江泖湖兩岸淤者多矣。以格於成案。不敢升也。然升雖不升。而種者自種。已淤之土。不能剷而去之也。澱湖之田。沒於水。而不能豁糧。官民交累。泖湖之水。變爲田。不准升科。而吏役交利。此執一而不能變通之病也。至於蕭山新漲。逼潮南徙。致損海塘。此當開川字河以刷之。而轉准升科。民愛其業。築石堤以捍潮。潮頭衝激。南岸石工全圯。費

國帑至數百萬金。州縣承辦塘工者。無一不累。幸賴

聖天子洪福。星使吳公中丞。烏公之力。告厥成功。而防守亦甚費心力矣。此以知明體達用之難。而善政之有賴於

賢者也。此皆近日之已事。善者可法。而未善者可鑑也。至於平常無事之日。所慮者。隨園謂自古天子有諍臣。而督撫無諍吏。以黜陟之權重。而其跡隱也。無以勸之。勸之以卹屬吏也。岳武穆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卹死。天下太平矣。湯文正之言曰。上司不令屬員辦差。則吏治澄清矣。然勢有所不能也。則爲上司者。知其苦累。加以體卹。勿聽家人之讒。譖以爲喜怒。則州縣亦不致受家人之挾制。浮開罄民膏而虧

國帑也。蓋屬員爲上司辦差。雖孝子於父母。不及十之一二也。故其情可憫也。學政主持一省之文風。尤以端士習爲主。士習端。則民風善也。有害於民風者。淫書最甚。責成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五

罕

教職。搜其板而焚之。亦整齊風俗之一端也。教職實心奉行。而不擾閭閻者。加優獎焉。道府有表率。屬吏之責。而與民至近者。州縣也。州縣之責。至重。治亦最難。陳文恭公居官法戒錄諸書。當取法也。勿貪。勿酷。勿偏執。勿瑣碎。勿粗心。勿任性。勿愛奢華。勿耽逸樂。勿飲。勿博。勿好書畫。嗜古董。勿廣姬妾。用俊僕。勿縱子弟親戚。勿信任家人書吏。勿誤於猛。以濟寬之說。而濟以勤也。以勤補拙。更以儉養廉。而尤以教養爲循良之實際。大旨不越乎近人情。而尤貴於誠也。屠大令倬之治儀徵也。勸婦女藝木棉。教之織布。以化嬉游賭博之風。至今境無游女。楊郡伯炳堃之宰息縣也。境多撚匪。且習教。君不用嚴刑。戶給一示。並勸言一

冊。巡歷鄉鎮。教誨化導。相感以誠。經年而境無一匪。甘棠之愛。至今思之。吾涉世三十餘年。見身爲州縣而不克終者有矣。後嗣之不振者。更不知凡幾也。可不慎乎。師儒之官。有教士之責。與士終歲或不相見也。宜設皋比以招徠之。果能盡心教誨。士子未有不願受業者。桃李盡在公門。亦他日陸氏之莊也。教職與士親。州縣與教職親。則士氣伸。士習端。而民情亦和也。和則善矣。監獄之官。獄囚之所託命也。加意周卹。軫其疾病飢寒。越中梁瑤峯相國之封翁。爲刑部司獄。積德深厚。子爲狀元宰相。人所共知也。善之報也。此外雖一命之士。苟心存利物於人。必有所濟也。其非官而操官之權者曰幕友。士之改途者也。佐官以治

蓮花笈卷一

勸善說六

望

事。民之禍福繫焉。官之考成亦繫焉。勸之以正也。公也。寬也。勤也。勿蹈習氣也。汪龍莊之佐治。藥言可讀也。汪君身登甲科。二子亦登甲科。善之報也。官之子弟。勸之以讀書。繼志。勿干預公事。勿蹈習氣也。習氣者。驕也。奢也。傲也。慢也。飲也。博也。作威作福也。狎優狎妓也。好奉承也。好佔便宜也。官之親戚宗族。有事者各治其事。勿出外游蕩也。勿招搖撞騙也。無事而勿歸。官亦勿資之歸。皆失計也。役於官者。在私者曰門。曰印。曰跟班。曰差。門印之權爲重。固爲求衣食而來。亦未嘗無自好者。勸之以各矢天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也。雖限於流品。苟積德深厚。子孫讀書上進。爲公卿者有之矣。在官者曰吏。曰役。曰阜隸。曰獄卒。憑權

藉勢作惡。易作善。亦易。所謂公門裏面好修行。指此輩也。官之賢能。賴於幕友之贊助。官之廉與惠。有賴於門印吏役之仰體也。吾杭藉吏缺爲業者多。有身在官而子孫爲大學士。外爲督撫者矣。役之子。有登甲科位方伯者矣。爲丞倅州縣者。指不勝屈也。善之報也。至於阜隸獄卒。則其職益賤矣。昔秦檜之當國也。阜隸錢一。用輕刑而白日登真。獄卒隗順。葬武穆於九曲城。沒而配享岳祠。人有流品。而鬼神無流品也。人有資格。而鬼神無資格也。江浙大家。若某某。或祖孫甲科。或數世殷阜。其先世皆以隸卒積善所致。亦人所共知也。地保鄉約。亦庶人之在官者。則勸以化導鄉愚。宣布德意也。勸以緝捕盜賊。勿擾閭閻也。勸以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七

望

勿容留匪類。賭博娼妓。私宰私鑄也。此非士而統於官。官之事舉。而由士入官者。可無憾也。爲官而里居者。曰紳。紳者。官所優禮。而士所矜式者也。昔梁山舟太史里居。而杭之紳士無入公門者。相國董文恭之將歸富陽也。董氏子弟。咸有蔑視官長之意。公至。乘二人肩輿。至轅門。降輿。由角門入。以部民名東謁縣官。望塵而拜。由是人知父母官之當尊。而公之謙謹。爲不可及也。戴金溪尚書之歸開化也。與里人居半載。而敦崇禮讓。俗爲之變。則鄉先生之有益於人心風俗。凡爲紳士者。所當效法也。至於祿入優厚。置田畝。以贍族人。則有若儀徵相國阮公。建家廟於揚城。以禮祀洲所入供祭祀。並以贍族。吳縣潘芝軒相國。家僅

中貲以田二千五百畝。所入爲義倉。以供儉歲。里黨平糶之需。並以祭產。試行區田。公子功甫。弟兄輩所爲。公志也。江右家玉生中丞。建義莊於鄂城。得邀

宸翰之褒。皆與宋之范文正公。媲美者。此外紳士富民之設義莊者。若元和周氏。常熟席氏。不可枚舉。否則徒擁厚貲。貽謀不善。不數年而爲不肖子孫。所蕩費。則悔無及矣。若夫不得達而在上。則以品行式後進。以學問教生徒。士之分也。無以勸之。勸之以躬行實踐也。勿偏執理障也。勿恃才傲物也。勿薄前賢。勿藐同輩。勿輕後進也。不得於身。必於子孫。德備於身。而學傳於弟子。亦天爵之至貴也。昔子夏設教西河。魏文侯親爲受業。文中子河汾壇席。貞觀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八

望

將相咸出其門。濂洛關閩士之事。非異人任也。特俗學以舉業爲弋取科名之具。有致知而無力行。故當戒者多耳。而所最當戒者。狂也。士而狂。則諸病叢生。學問未有能長進者。卽甚博雅。亦不足觀。幸而獲雋。其成就亦終不能遠大也。嘗有故人子弟。文字合格。屢試而不見售。執業下問。余勸以謙虛。則得頗有驗者。蓋謙爲治。狂之聖藥。能謙則狂之諸病皆去。而受益於不覺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曾子。所以思吾友也。此士之善也。至於包漕包白包訟。武斷鄉曲。士之玷也。然或染於習。或迫於境。亦山未聞道耳。當勸其改行。從善而不必絕之已甚也。果其能改。未嘗不可藉晚蓋以滌

前愆也。此士之大畧也。至於專司漕務。在北曰倉場總督。日坐糧廳。日經紀。日花戶。在南曰漕運總督。日糧道。日衛官。日運官。日旗丁。日舵工。日水手。今日東南之民。力州縣之庫藏。咸竭於漕。而爲之樞機者。旗丁也。旗丁受沿途及北壩之需索。固亦苦累。然亦未免藉口爲需索州縣之端。歲有加增。而無已。以致累官累民。而終歸於累。

國也。昔阮中丞之撫浙。使其戚友丁屬。分附糧艘入京。舟中密訪所用之數。互相參考。得其實。如數給之。而加贏焉。勿以累丁。其嫖賭酣豢之費。則勿給也。衛官缺優。勿使賣富僉貧也。丁貧而需索倍甚也。運官責以約束旗丁。而實仰給於丁。勿使助丁需索也。至今數十年。猶共相遵守。非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九

四

特官民感頌。丁亦勿怨也。近者江浙州縣之累。尤在漕尾。其弊由於升任大學士前撫臣章煦臨去任之一摺。謂此後毋許再有漕尾名目。意不過圖免子孫之累。而不計刁生劣監與奸胥蠹役比而抗欠。終累

國家之帑藏也。冬兌冬開。全漕受兌。其勢斷不能副限。卽不能不買米墊倉。籌款給費。後來大吏亦曾

奏定章程。飭屬遵行。無如新舊交接之際。新任往往偏聽家人漕總之言。置舊欠於不征。吏役得以從中頂用。遂至漕尾日積日多也。積之久。則庫項悉變爲漕串矣。豈細故哉。至旗丁挾制州縣者。米色也。淮安之盤驗。北壩之驗收。則又以此排斥旗丁。旗丁亦樂於排斥。以爲藉口。其實米

不能言以費之有無多寡爲好醜耳。此在糧道坐糧廳及南北兩大憲之洞燭情形也。經紀花戶勿苦累旗丁。旗丁勿苛索州縣。州縣勿多取百姓。庶可久也。而尤在倉場及坐糧廳之書吏也。至近日屢次滋事。隱憂可慮者。更在糧船之水手。睚眦細故。動輒械鬥。殺人者死。何其愚也。旗丁多不親運。舵工代運。代交名爲包舵。水手有老菴潘菴之分。各有其黨。聽約束於老官。老官蹤跡隱秘。非舵工不能知也。此宜漕標慎選老成熟悉之弁。責成老官。使之約束勸諭也。漕督之賢者。鐵公保。李公奕疇。循例驗米。不縱丁以苦州縣。不多派漕委以苦丁。各持其平。兌運速而限克。副水手亦安靜無滋事之案也。是則可爲法也。河工有河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十

聖

道總督有河道有河廳。有汛官汛弁。總河得其人。則胥受治。

國朝以靳文襄公爲最賢。繼之者爲黎襄勤公。若蘭公。第錫之廉儉。徐公端之勤能。張公井之公正。皆可爲法者也。若今日東河之栗公。南河之麟公。則皆可謂大賢在位者矣。南河有倒塘濟運之責。則尤盤根錯節。以別利器也。倒塘之法。倡於守備盧某。河丞萬君承紀議上之。余在張公幕府。曾參末議。今則愈行愈精。但須勿惜小費。多倒一二塘。則意外之患可免。至於河患中滿。近思得一河底取土之法。將爲文以貽當事。試行而有效。則河無患。漕亦無患。民亦可以無患矣。鹽務之官。缺皆優。勿苛商。亦勿徇商也。

商則勸之以勿奢也。勿短給水脚也。勿縱商廝苛索船戶也。勿任船戶多買租。多帶跑風。致佔銷額。短國課也。巡鹽之兵役。勸之以勿受梟賄。縱私而苛老幼婦女也。彼固自有

恩。准應販之老小鹽也。鹽之梟。勿大夥興販。闖卡拒捕也。怙惡不悛。未有能保全者。近年若賀三虎。黃玉林。郝啟昌。可監也。關之吏。勿搜求需索。苦累客商也。近年新增鹽卡。以查私鹽。並以查烟爲名。無所不查。擾累行旅。數倍於關。爲之長者。宜約束而不可縱也。武則自提鎮。以至備弁。皆有訓練軍伍。綏靖封圻。禁緝奸暴。安撫閭閻之責。於兵士。不僅應約束而已。尤貴有以教之。周南兔置之詩曰。起起合於士。猶之士也。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十一

吳

武夫。公侯干城。起起武夫。公侯腹心。言武夫可爲國家干城。君上腹心也。今不異於古所云也。不必出於士而行。有合於士。猶之士也。國家文武並重。以行伍出身爲正途。又何可不自勉乎。至不由科目出身之員。往往以未嘗學問。過自謙抑。不知科目。不足以盡人才。故

國家多其途。以廣登進。旣屬凡民之俊秀。又身家殷實。則父兄之培植。師長之教育。必倍於寒畯也。勸之以自愛。自立而不必自謙也。其次曰農。古者一夫受田百畝。故農有上中下之分。今之農。則曰業主。曰佃戶。曰傭工。業主勸之以佃。佃傭傭也。早完

國課也。完漕宜好米也。勿佔地方官便宜使賠累也。佃則勸以勿欠業主之租使賠糧也。勿佔鄰田勿侵削人墳墓也。勿呵風罵雨也。勿鋤殺活物也。完租之米勿攙和油水及鹽水使一石之米通厥霉爛也。備有長工短工勸之者同於佃勿偷惰及狼藉米穀也。短工勸之以勿居竒也。居鄉而田多者爲大戶鄉之善事賴焉若育嬰卹養義學義塚義倉義莊水旱則減租設賑惟力是視同心合力以爲之其受享必長且久也。其次曰工工之名有百大約習手藝自食其力者多惟土木兩者爲鉅勸之以勤而勿惰也。勿毀廢主人之物料也。勿行魘魅於主人也。昌黎之傳圻者子厚之傳梓人未嘗不見重於賢哲也。近日若山左之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十二

學

魏祥揚州之張全吳門之朱玉崗皆以工師而膺品秩矣。其平日亦頗有士君子之行也。此外凡爲工者宜各體此意以自勉一言以蔽之曰勿損人利己而已。其次曰商商之大者爲官爲紳爲士其資厚其力鉅是富人也。富人者貧人之母善舉之所資也。宜念天地之所篤厚祖宗之所栽培勿恃財以自奉爲一己延壽考也。勿恃財以作孽爲子孫綿福澤也。商之利倍於田其爲善亦當倍於力田而富者則其富可長保且益富也。此外則九流醫卜星相各有專門醫之學問最深出於士者爲多古稱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又曰醫道通仙明於醫者病人之所託命病者一家之所仰望也。貧富宜平等也。延請宜早到也。診視宜

細心也。卜與星相雖不及醫。而其精者亦能通於天人之故。且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其力皆可以勸人爲善。諺云醫家有割股之心。卜與星相亦皆有爲人求福免禍之意。推而至於巫祝。莫不皆然。故以勸人爲善。望之誠能勸人爲善。則其心之向善可知也。是卽所以勸使爲善也。夫天下之人。至衆也。爲善無窮也。勸善之方亦不一也。負販貿易之人。勿售惡貨。勿誑善價。勿欺童孺婦女。勿用大斗小秤。善也。駕船擡轎。趕車挑擔之人。愛惜客貨。護持行旅。善也。勿爭鬥罵詈。善也。任性失手。往往悞事。監獄中悞傷人命。問抵之罪。囚皆因詈罵爭鬥而起也。詈罵而傷人。父母無異自罵其父母也。何則。罵人而其人。不理是不受也。人不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三

吳

受則還。自受譬之送物與人。其人不受。則其物仍歸本人。地藏經所言善喻而曲。中人情若輩犯者尤多。此所當勸者也。廝養臧獲。勿盜主人之財。勿恃主人之勢。勿揚主人之短。勿逢主人之惡。勿負主人之恩。勿慢主人之宗族親友善也。忠於孤寡貧弱之幼主。扶持成立。善之善者也是。所謂義僕也。

國家旌典之所及。史冊之所褒美也。卽下而至於乞丐。勿強討。勿硬索。勿竊取。勿怨詈。詛呪。勿坐碑字之上。勿臥佛像之旁。勿毀棺槨。勿棄米粒。孝可見重於鬼神。聞而知之。良丐沒而爲士社。見而知之矣。甚而至於獄囚。苟其罪不至於不赦。誠心悔過。誦經禮佛。未嘗不可邀鬼神之嘿佑。

遇

國家之赦典也。至於盜賊宜無可勸矣。然甘與霸賊也。爲吳名將。戴若思盜也。爲晉忠臣。近日則某某以海盜投誠而爲貴官矣。某某以積賊立功而爲大將矣。則何可過自菲薄也。至若屠宰割烹至殘暴矣。然未嘗全無慈心也。勸以改業。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現成公案也。倡優龜鵠。至微賤矣。然未嘗全無耻心也。龜鵠勸以閉門。否則天理所不容。官法之可畏。人人得而吐罵訛詐之也。妓女則墮落抑勒者居多。勸以從良。勿以父母之身。甘心下賤也。昔宋之梁紅玉。從韓蘄王而封國夫人。國初之顧眉生。從龔芝麓而封一品夫人。此外若院本中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十四

晃

李娃從滎陽生而封汧國夫人者。不勝計也。李娃卽李亞仙。滎陽生鄭元和也。此真事。亦若輩所知也。出淤泥而不染。此青泥蓮花記之所爲作也。若良家之女。誤墮平康。誓死不辱。則貞烈倍於尋常。死必歸於斗部。若爲龜鵠者。知貞爲美德。勿加凌逼。而保全之。則龜爲靈龜。鵠爲良鵠。陰律爲百大善。可抵平生千百惡孽也。優之旦。可憫同於妓。當勸其改業也。梨園不能全改。勸以演忠孝節義。而勿演姦盜邪淫也。尤不可扮演神明。褻瀆不安。且

功令所禁。當科罪也。凡此皆勸不善者使之歸於善也。至於僧道佛家。本有三戒。受戒而仍犯者。其孽倍於凡僧。必至墮落。道家自黃崑陽律師演龍門三大戒後。其清規與

佛家相同。女冠女僧。尤當自愛。犯者及亂之者。孽加尋常。數等也。蓋天下本無不善之人。故無人不可勸。使爲善也。則其質可以受人勸者。毋自棄也。其力可以勸人善者。亦毋自諉也。夫王化始於閨門。而一家之盛衰。視乎內助。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如坤之與乾。陰之與陽。體敵而分。相等則婦女之所係甚重。爲扶陽抑陰之說者。非也。謂女子無才便是德者。亦非也。富貴之婦。事親以孝。相夫以德。訓子以賢。御下以恩。勿務游觀。勿縱口腹。勿恃威以凌妾媵。勿恃財以慢親族。則其福壽未有艾也。貧賤之婦。孝養翁姑。親操井臼。茹荼嚙苦。勿怨勿謫。助夫教子。其後必昌。姬妾之事。大婦婢女之爲姬妾。誦小星三五之章。安於實命。不猶賢矣。及乎母以子貴。躬膺一二品之封。稱太夫人者。有之矣。三五品者。指不勝屈也。又或守貞盡孝之女。苦節烈行之婦。持齋戒。殺好善樂施之老母。賢可以式。里黨誠可以格鬼神。此尤陰陽之祥瑞。來生必轉男身。而膺福祿。則又循環之定理。陰律之所日闡。而日明者也。近日吳興某學士。前世爲近地念佛老嫗。有繭橋老媪小印。余曾見之。相國某公。前世爲北直某地烈婦。此皆在人耳目間。則人又何可不爲善乎。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又曰。善與人同。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夫與人爲善。卽勸人爲善之說也。受勸而明乎善。卽爲善人。又當卽其所聞。以輾轉相勸。於無窮。使凡爲人者。內無不善之心。外無不善之行。口無

不善之言在一家則一家善在一鄉則一鄉善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也勸愈廣則善愈大善氣所積噓爲祥風潤爲甘雨蒸爲和氣釀爲豐年風俗之美太平之盛莫非善之所致卽莫非勸之所致此卽孟子性善之說而推廣之也卽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也願與天下後世之善人共勉之也

頤道他文皆言因果是篇獨略以所言皆世法恐理障之儒哆口駁議也然書傳帝王之心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闡天人之理曰積善之家必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非卽因果之說乎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日誦一過不減參楞嚴

蓮花筏卷一

勸善說六

至

轉法華矣松壺子記

作勸善之文不難作勸善之文而能使人樂於好善爲難惟頤道先生此文足以當之矣丙申長至後三日余與先生自楚旋吳先生將爲此文屬余草創畧而未詳先生擴而充之自富貴至貧賤各就其所處之境地從人情中體驗而出以善勸善實以人勸人雖乞丐罪囚無不勸之立言之妙引人善心若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善之理瞭如指掌爲善之便亦易如反掌并取前輩及近日之爲善而有成效者引以爲法使讀者皆有欣慕之心可謂善於勸善矣蓋當世勸善之文言其理而未言其法或過高或過嚴故人多畏難而不爲先生

此文則如良醫之治病。既疏病源。卽立藥方。對症發藥。無不應手立愈也。余與先生同舟。浹旬所言善事。先生咸纂諸勸善說中。蓮花筏一書。此文當爲弁冕矣。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也。所願天下之讀此文者。互相勸更。轉相勸以推。至善之量。於無窮也。雲間同門愚弟楊基書於錫山舟次。

寓精微於淺近之中。言簡義賅。無一語言經濟。却無一語非經濟。視文中子太平十二策。似爲切近。孟子曰。言近而旨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斯文有焉。石韞玉識。

論儒佛書一

佛人也。非妖也。佛者。西方所稱之名。猶中國稱天爲天。稱地爲地。稱人爲人也。佛具三十二種好相。八十種好。此亦如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孔子河目海口。非牛首蛇身也。不過在衆人中。智慧超越說理透徹耳。此與中國聖人何異。其以佛法教於西土。亦如堯典之敷五教。洪範之用八政也。欲行其教於中國。亦如孔子欲行周道於東方。孟子欲行仁義之說於齊梁諸國也。中國之禮樂詩書。至孔子刪訂而始備。然其時書皆竹簡。且未嘗列在學官。垂爲功令。同時中國之賢士大夫。不盡知也。佛在萬里以外。千載以前。何從竊取以文其說。與宋儒先學佛。後歸儒。取佛理以

蓮花筏卷二

一

註儒書者不同。宋儒之闢佛者。非特宋太祖滅南唐之意。直欲去之以滅口耳。陸象山。王陽明。皆儒家絕頂聰明人。不闢佛者。亦以其言近理也。後人闢佛。名爲崇儒。其實不知佛。并不知儒。所知者。論語攻乎異端。中庸索隱行怪。孟子能言距楊墨數語。古文觀止。韓昌黎原道一篇耳。童而習之。先入爲主。此如佛家付應僧。但知擊磬敲魚。喫齋分襯。不知戒律叅悟爲何事。善知識必不與之談禪。爲無知也。通人奈何從流俗之見。必欲闢佛乎。蓋天下祇此一理。具於人心。智慧之人。皆能自悟佛得之。而爲佛。儒得之。而爲儒。不相沿襲也。佛教之入中國。已二千年。此亦如陝西之人。入籍四川。江西之人。入籍湖南。不能再令改歸原籍。

亦不能如流民之驅逐出境也。各有師承尊所聞行所知。如會榜取士。雲南人也。中。山東人也。中。會墨一樣明白通達也。佛家病在諸方禪伯尊宿。說得過於微妙恍惚。使人難解。儒家視之如盜賊虎狼。次亦如童生之攻冒籍。均屬無謂。余於金剛經序中。明揭如來正法眼藏。不過教人破除心意識。於淨土說中。揭出一心念佛。以示蓮宗嫡傳。以淺近之言。闡平實之理。則佛理明而儒之攻佛者亦可廢然返矣。

論儒佛書二

如來未出世以前佛法已徧於西土莊嚴劫中千佛所傳也。達磨未入中國以前佛法已徧於震旦如來弟子所傳也。亦如孔子未生以前已有羲軒巢燧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已有井田封建學校禮樂政刑也。中國之大中小乘四禪八定三止三觀諸門皆如來之所傳以正法眼藏密付迦葉直待二十八傳一千餘年之後達磨始入中國者何哉。譬如人家子弟初入書塾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由是而四書五經由是而爲之講解由是而執筆爲文然後就其質地造詣而指教之。此次第也。若童蒙初識之無卽與之講虛縮截搭清奇濃淡鮮不瞠目不知何語雖曰

蓮花筏卷二

三

加以夏楚無益也。故必待中國佛教盛行之後然後以上乘接引方得領悟有人所謂設大法藥接引上根也。大法藥上乘也。上根卽上智間世一出不可多得之人也。至六祖壇經而佛教乃大明衣止不傳法周沙界一花五葉上根者多。此亦如儒教昌明關乎運會也。儒教自諸儒闡發列代崇奉至今日而極盛。

國家設官分職與其治天下者皆出身科目。科目皆由讀書而來。卽他途出身亦必凡民之俊秀則儒教治世本非佛教出世者所與聞。其有讀書而僅應童試及未應童試及一家中有讀書者皆稱儒教亦有幼而失學生平未入書塾不識一字以及百工技藝輿夫騶卒厮養奔走之徒。

此僅可受治於儒教之人。目以儒教則彼固歆然不敢當也。其中愚頑任性凶暴滋事者。固爲法律所必懲。若其質性馴善。欲聞儒理而無從。好善樂施。持齋禮誦。皈心於佛。當亦儒教所不禁。又或婦人女子。家無絃誦之人。不知儒書所言爲何事。又或強梗之徒。早年作惡。中歲知非。勢不能執途人而告。以生平隱慝。則就佛盟心。不可不謂之悔過遷善。又或鰥寡孤獨。生無所依。老病殘廢。死無所歸。披緇空門。爲佛弟子。似亦所以濟儒教之窮。而不必絕之已甚。昌黎原道云。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此卽所以養也。若別籌所以養之之方。雖起昌黎於今日。恐亦束手無策。不免徒託空言耳。然此等雖名佛之徒。不得謂之佛法在是。

蓮花筏卷二

不特無當於正法眼藏。並不得與於大中小乘四禪八定三止三觀也。若言正法眼藏禪定止觀。此如詩家之李杜。韓白。古文家之韓柳歐蘇。時文家之歸胡王唐。理學家之周程張朱。職官中之王侯將相。科目中之翰詹科道。固非尋常百姓之所可同日語。至於斷割愛欲。覺悟未來。感格鬼神。了徹生死。此佛家能之。而儒家謝不敏焉。則其道之卓然長存於天地之間。竭儒家之聰明才力。攻之闢之。而不能廢者。其必有所以自立者矣。中人以下。不信佛法。未必遂歸心於儒。且氣質之性。無所制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此非儒之過。而似儒非儒者之過也。人各有能有不能。何必效市人之龍斷。徒啓後世之爭端乎。

論儒佛書三

天地之間祇有一理見淺見深但當論其是非而不必問其何人之言若不論是非而但分彼我此宋儒講學之流弊錮蔽既深驟難開悟惟當以不解解之待其閱歷既久知彼說之不可終通或有翻然悔悟之日若必與之較量則今日我正其非異日必有人闢我之是如童稚反唇互相惡詆醉漢戟手彼此交毆無窮期矣蓋嘗論之宋儒之於宋儒同父共母之親兄弟也漢儒之於宋儒同祖之從兄弟也佛之於儒同高曾之再從兄弟也所言之理皆天地應有之理譬之兄弟雖有遠近所以教其子弟無不同也乃儒與儒宋則爭朱陸之異同如長兄之子不服其叔

蓮花筏卷二

五

季弟之子不服其伯不知象山曾規紫陽紫陽甚重象山今不問其異同者在異同之是非又安在爭之至今數百年而未止是可笑也漢儒名物象數各有師承考訂之精非宋儒所及宋儒闡發義理扶持名教亦深有益於世道人心然千慮一失均所不免今事漢學者薄宋儒爲空疎事宋學者鄙漢儒爲粗淺是丹非素實亦交失亦其可笑者也至於佛之於儒地之相去萬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佛入中國欲行其說亦由孔孟之周流列國耳否則孔當終老洙泗孟當終身不離鄒嶧也况金人入夢遣使訪求與黃帝因大風羣羊之夢而求風后力牧高宗夢帝賚良弼而求傳說文王夢飛熊而求太公望何異佛氏

之徒不廢莊嚴福報與儒門之舉業科第皆非上乘後世不以科第取士則無人更習舉業更三十年四書章句束高閣矣若循流而泝其源由末而求其本習舉業求科第者正心誠意未嘗不可接孔孟之心傳言莊嚴福報者見性明心未嘗不可契如來之宗旨下學上達各有階梯儒不碍佛佛不碍儒合之未嘗不可相輔而行離之亦不妨各行其是乃儒家者流必欲闢佛以彰衛道之功此紀文達所云農人舍其蓄畚而日尋干戈於越畔之人縱使勝之本務荒矣况佛之地位儘高斷非儒家所能闢也推原其故實始宋儒致悞之由不過爲道統二字理障所蔽道統發源由於昌黎原道篇中堯舜禹湯遞傳數語昌黎所

蓮花筏卷二

六

本則在孟子末篇數言孟子所言祇是願學孔子之意未嘗以道統自居昌黎卽其說而衍之隱有自任之意夫堯舜禹一堂面命謂之相傳可也禹四百歲而後有湯湯六百歲而後有文王文王七百餘歲而後有孔子此皆間世一出之聖人秉其絕人之資上契古聖之心法聞而知之所謂先聖後聖若合符節可以謂之合而不可謂之傳也宋儒以濂溪爲首實受希夷太極之傳明道禪學最深後乃歸儒旣以佛理闡明儒理卽行謗佛謂佛氏之言最爲近理而其害甚於楊墨明道賢者何以作此忘本之言爲道統二字耳爲道統二字則不特濂溪所不屑承卽爲道統發端之昌黎亦必卽其與大顛書以爲真贋現獲掃而

去之。然後乃可云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承千四百年。旣絕之端。以道統二字。直接孔孟也。程子之道統定。則朱子之道統亦定。此隱衷也。其實賢如程朱。卽不闢佛。未嘗不爲物望所歸。隱承重寄。昔人謂陽明多一講學。余亦謂程朱多一闢佛也。假如程朱以誠正脩齊承道統。後之有志於道者。咸從事於脩齊誠正。則人人可以爲真儒。以闢佛承道統。後之有志於道者。咸從事於闢佛。則徒事空言。而無實際矣。至於佛不可闢。尋衅於儒。則門戶水火之勢成。而黨錮僞學之禍作。非細故也。程朱之闢佛。本於孟子之距楊墨。亦知孟子以仁義願學孔子。非徒以距楊墨爲事。言距楊墨者。因公都子好辨之問而荅之。以能言距楊墨爲

蓮花筏卷二

聖人之徒。乃文勢使然。非平日一無致知力行之功。但以能言距楊墨。卽可爲聖人之徒。聖人之徒。固未必如是其易也。至於楊氏爲我。墨子兼愛。在當日不過見地稍偏。若遇孔子。當在狂簡裁成之列。孟子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推原其極。未免深文。今佛教以修己爲體。近於爲我。度世爲用。近於兼愛。蓋已化楊墨兩家之偏。故今祇有佛而無楊墨。未必因孟子之距也。否則佛之爲教。或以爲異端。或以爲索隱行怪。昌黎之後。繼以程朱。闢之可謂不遺餘力矣。何其教至今如故也。至於百年名世。則全不係此道統二字。更孟子所未有。而程朱所勑也。且不知統之一字。亦出自佛氏。世尊居七佛之末。以衣鉢付摩訶迦葉。二

十八傳至達磨。達磨入中國。六傳至惠能。皆一綫單傳。所謂統也。至惠能而衣止不傳。法周沙界。則無所謂統矣。惠能至今。將及千載。一花五葉。臨濟爲大宗。莊嚴福報。比比皆是。皆世尊之心法。耶。紫陽至今。亦六七百年。四書命題取士。章句遂爲功令。舉業科第。比比皆是。皆孔孟之心傳。耶。天下之大。統於一尊。故帝王不能無治。統天命之性。人所同具。故聖賢不必有道。統若道必有統。則獨爲君子。亦覺其量之不廣矣。如新安汪氏所著語餘漫錄。崇紫陽而闢象山。尋衅於陽明白沙。至欲撤其祀。祀之位。何氣質用事也。陽明白沙之位。撤未必卽崇祀。新安汪先生也。雖然。儒門之士。有終身不知朱子爲何如人者。如汪君者。不可

蓮花筏卷二

八

謂非有志之士。假以歲月。俾得盡讀朱子象山陽明白沙之全書。平心靜氣。以上窺古人立言之旨。當必更有所進而惜乎。氣質之性。未化昧昧。著書而不知蹈古人之積習也。世之著書如汪氏者。何限。作此篇以正之。其亦可以少息矣。汪君名璿。諸生。庠名璿。字文儀。又字默菴。晚號頑叟。朱子之鄉人也。古文甚簡潔。有法度。居漢上。偕同鄉之賈於漢者。建朱子祠。其亦鄉黨自好者歟。

儒佛論四

余前作儒佛論三篇。就儒與佛相近處言之。未嘗深言佛理。雖曰明佛。祇是明儒。卽荅友人闢佛書。亦祇就儒理與之剖晰也。謂程朱多一闢佛。亦祇言其舍己從人耳。今讀韓君泰青經說所言。則宋儒註書實因存闢佛之成見。轉成立言之累。盡美而未能盡善。世之讀儒書者。不盡知也。因節錄數則以明之。如謂佛能悟本來面目。識先天之體。是其明也。脫離後天一層。將一切有爲事業。目爲前塵。有體無用。是其蔽也。儒者卽其蔽而闢之可也。因其明而啓之亦可也。乃不辨其蔽與明。惟佛是闢。於佛所言者。概不敢言。必就佛所非處以立言。則不得不避而尋諸一切事

蓮花筏卷二

九

業。不得不就粗浮皮外求索。於是不言理在吾心而言理在天下之物。不言窮致心性之理而言窮致事物之理。以虛靈爲心。而義理歸之天下之物。是自墮於告子義外之說。而不顧也。其弊皆由於不知闢佛之非。而惟知避佛故也。言佛悟本來面目是也。言有體無用亦是也。佛是出世法。故不言用。其實爲人解說。自利利他。何嘗非用。又

謂佛之先天本體。原是我家舊物。偶然爲彼覺察。謂我家之物。不應爲彼覺察者。過也。因彼偶然覺察。卽謂此非我家舊物者。亦過也。今因佛言本體。吾儒卽不應復言本體。略涉本體。卽詆爲禪。是自刻其心腹腎腸以立異也。是投其兵柄於人也。且盜掠吾子女玉帛以相誇耀。吾目爲盜。賊不敢出認也。謂之衛道可乎。謂先天本體。我家舊物。偶然爲彼覺察者。此說非也。

天命之性。不特佛家有之。儒家有之。凡人莫不有之。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有何彼此之分。佛去中國萬里。生宋儒前。千有餘歲。佛書久入中國。儒書未入西域也。又謂昌黎闢佛。祇就其外貌言之。故柳州有蘊玉之說。世人有見於外而忘其內。佛則有見於內而忘其外。佛惟避世人立說。將外面事業一切掃除。故偏。今儒欲避佛立說。將內裏工夫不敢復理。則又偏彼。昌黎攻佛於外。柳州稱佛於內。固各有所見。今儒者避佛。直是兩無頭柄。止是佛滅視天下之物。反其說。遂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首鼠而竄於告子座下。且曰。吾將以闢佛。佛如有知。不幾爲所笑乎。卽以偏論。佛偏於本。儒偏於末。由本及末也。易由末返本也。難處其難矣。韓子所言大略類是。言佛雖未中肯綮。而謂宋儒以避佛爲闢佛。致註書不免流弊。則可謂洞若觀火矣。

蓮花筏卷二

而後人之揚其波者。則爭朱陸異同也。朱子嘗以禪學譏陸子。朱子之徒。遂翕然以陸子爲禪學。不知陸子先以禪學譏朱子。辨無極書。因朱子書中有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落有無。不落方體等語。謂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是陸先以朱爲禪。而後朱亦以陸爲禪。反唇相報。非正論也。且朱子平日譏同時學禪者。不止子靜一人。嘗云。謝上蔡平時用導引吐納之術。而其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呂晦叔晚益究禪理。呂微仲之學。入於禪談。邢和叔晚游於禪。卽朱子亦自云。少時喜讀禪學文字。大抵宋儒皆嘗學禪。程子謂游酢楊時先曾學佛。不知向裏無安泊處。故來無安泊三字。非深於禪學者。不知蓋禪學

固以無安泊爲安泊耳。故曰應無所住。又曰住無所住。又曰以不住爲住。向非程子出入禪學數十年。安能窺其底蘊言之親切也。蓋佛自漢時入中國。來者不一其人。諸經屢經翻譯。佛理久明。東晉以後。中原雲擾。江左偏安。裙屐諸賢。多從善知識游。深契其言之有味。清談者談佛理也。况達磨衣鉢西來。六祖壇經繼出。唐宋諸儒。莫不涉其藩籬。窺其堂奧。習其說。因悟其理。理之所在。儒佛本屬同源。取其說之合者。以註書。亦復何碍。乃必辭而闕之。闕之不能。而又避之。避之則必反其道。以立言。致儒理轉有窒而。不通之處。則非佛之有碍於儒。而儒家之自生理障。以自碍耳。宋儒至朱子。可謂集儒家之大成。其誤處不過數端。

蓮花筏卷二

此智者千慮之一失也。一則大學補註。不以窮理歸之心。而歸之天下之物。則終身窮之不能盡。卽終身無正心誠意之日。身不得脩。而家國天下終身不得齊治平也。此其弊。正如韓氏所言也。一則中庸首節註。人物並稱。將天命之性。說作人與物。其不分輕重。不知率性修道。是聖賢之事。尋常之人。尚不得預也。而况物乎。一則論語註。三引胡氏致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之言。請討陳恒。廢輒。立郢。及畏匡復仇也。陳恒節並云。先發後聞可也。不知當日天子方伯。是何情形。孔子於魯致仕。於衛爲客也。此不按事理之言。自以爲義高百丈。其實腐氣熏天。後世薄儒生爲無用。皆此等之說啓之。而乃再三引之也。此亦韓氏之言也。

一則五十以學易。明是河圖洛書中央五十之數。而改十五作卒也。此或恐後世溺於數學。歸於道家有意錯迤其辭。此闢佛之故。智也。否則所作周易本義。於繫辭五十之數。何又言之明且晰也。然而伏羲文王周公相傳天道人事之旨。晦矣。且何以荅韋編三絕之聖心也。一則與陸子靜爭尊德性也。德卽大學之明德也。德性卽天命之性。明非氣質之性本也。故子思示學者以當尊也。問學末也。舍德性無問學。舍尊德性無以道問學。佛正是尊德性者爭之。卽闢佛之意也。蓋紫陽竭力表章周程。直欲推而躋之十哲之上。故同儕有痛抑十哲者。多方廣爲採集。有略訾周程者。必嚴加呵斥。陸子獨不奉命言太極。不言無極。言

蓮花筏卷二

三

敬不言持敬。有拂表章之意。故不相合。此亦賢者之過。偶然氣質之性未化耳。當時有自附朱子之門。因辨無極二字。貽書詬子靜者。朱子覆云。南渡以來。理會實功者。惟某與子靜而已。某實敬其人。未可輕議也。今象山全集具在。爭朱陸異同者。亦嘗購而讀之乎。尊德性而道問學。子思之言也。非言道問學而尊德性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大學有能定之。知而後有能得之。慮中庸有未發之中。而後有中節之和。先後次序不容紊也。蓋朱子之學。先實偏於問學一邊。後乃返求德性。與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尊德性道問學兩事。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某平日所論。却是學問上多了。所以彼學者多持守可觀。

而看義理全不仔細某自覺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爲已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返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謂吳茂實曰。近來自覺向時工夫。祇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久。當自有得處。却於日用工夫。全未檢點。諸友往往亦如此。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此心折子靜之言。可覆按也。而後世尚有關姚江之良知者。

朱陸之辨起於太極圖說。今讀二公往來辨論書。其要領祇在無極二字。朱謂不言無極。恐後人錯認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事根本。故極贊周子加此二字之妙。陸謂大傳言易有太極。至今未聞有人錯認無極二

蓮花筏卷二

三

字。出自道書。安得冠於太極之首。均未錯認太極也。何此是彼非之有。又朱譏陸爲杜撰。以其不遵周程故。而陸不遵周程。實以周程爲杜撰。故敬爲古聖相傳之學。於敬上加一持字。陸以爲杜撰。有拂朱子表章周程之意。故不相悅。要之言太極言敬。未嘗不同也。文所未詳。並識於此。

心印源流節錄

西天是佛世界。七佛以前。過去莊嚴劫。已九百九十七尊。尸婆毘佛第九百九十八尊。是七佛之首。拘留孫佛爲賢劫第一尊。是七佛第四尊。迦葉是賢劫第三尊。七佛第六尊。釋迦牟尼佛。是賢劫第四尊。七佛第七尊。歷劫脩行。於迦葉佛世。以菩薩成道。名護明大士。然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姓刹利。父淨飯王。母磨耶。自周昭王九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誕生。二十七年二月八日。年十九。出家。穆王三年癸未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正等覺。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證得。時年三十矣。周二月。今臘月也。

蓮花筏卷二

心印一

古

成道後六年。歸爲淨飯王說法。王遣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靈山會上。升座說法。十大弟子。四衆八部。不知凡幾。三乘十地。震旦久已徧傳。則西土佛法之盛可知矣。拈花微笑。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密付迦葉。爲西天第一祖。二十八傳至達磨。本名菩提波羅。是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未經二十七祖般若波羅尊者傳付以前。卽悟智光法性。得法後。改名達磨。服勤四十年。般若順世。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旣遇般若。捨小趨大。與祖并化。時號爲二甘露門。佛大勝多更分徒爲六宗。曰有相宗。曰無相宗。曰定慧宗。曰戒行宗。曰無得宗。曰寂靜宗。各封已解。別

展化源。祖憫其支離。永纏邪見。微現神力。一一指誨。豁然開悟。於是六眾咸誓皈依。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眾。異見王祖之姪也。欲毀佛法。祖命婆羅提往化之。復爲懺悔。是達磨在西土。已百數十歲矣。旣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於彼。遂屬弟子。不若密多。往天竺傳法。躬至震旦。期一九卽回。乃泛重溟。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表聞。武帝遣使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問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有何功德。祖言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并無功德。問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可世求。又問如

蓮花筏卷二 心印二

五

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洛陽。止嵩山少林寺。面壁高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帝後舉問誌公。誌公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欲遣使追請。不可得。旣而神光皈依。斷臂求誨。越九年。弟子有道副尼總持道育諸人。獨許神光。以爲得髓。易名慧可。卽東土第二祖也。內傳法印。以契正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示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是如來心地法。亦用付汝。令諸眾生。開示悟入。吾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得

汝傳授。吾意已終。乃與徒眾往禹門千聖寺。時魏氏奉釋
禪雋如林。議多與祖相違。祖立風所被。有識咸歸。彼徒生
嫉。數加毒害。莫能中傷。至六度。以化緣既畢。端居而逝。葬
熊耳山。起塔定林寺。其年魏使宋雲葱嶺回。見祖手攜隻
履。翩翩而逝。雲問何往。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門人啟
壙棺空。惟隻履存焉。詔取少林寺供養。唐開元十五年丁
卯。爲信道者竊在五臺。今不知所在。初祖之受法於般若
也。問當往何國。曰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
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汝至南方。勿住。彼惟好有爲功業。
不見佛理。到彼亦不可久留。此釋迦牟尼出世入道。達磨
受法東來之大略也。達磨在西土爲二十八祖。至東土爲

蓮花筏卷二

心印三

六

初祖。遞傳至六祖。惠能頓悟。上乘大闡宗風。衣止不傳。法
周沙界。詳見壇經。今之參悟六祖所傳六祖淵源。實契初
祖。初祖心傳上承迦葉。迦葉親承釋迦心印。此一脈相傳
之真諦也。

佛是藥說

人生在陰陽五行燥濕寒暑之中。不能無病。神農黃帝雷公岐伯以藥治之。此聖人之仁愛。卽慈悲也。然藥能治五行生克之色身。不能治無形之七情。能治七情所傷之氣血。不能治七情所發。忽起忽滅。貪嗔癡愛所蘊結之煩惱。苦惱。於是佛以言教治之。徑山大慧云。佛祖嘗以此藥。向鑊湯爐炭裏。醫苦惱眾生。生死大病。號大醫王。修雅云。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趙州云。要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清涼覺範云。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對症服藥。也要忌口。污染心是雜毒。不能忌。是生死之病。無時而損也。汾州無業曰。諸佛不會出世。亦無一

蓮花筏卷二

七

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此佛之慈悲也。至般若波羅尊者語達磨曰。如來設大法藥。直接上根。則佛藥之最上者矣。道與佛同。故文昌醒心經云。人生在世。其病良多。愚魯沈疴。聰明美疾。惟有詩書醫人臟腑。針灸不到。藥石不及。讀萬卷書。工奪造化。我心粗浮。醫以誠實。我心暴戾。醫以和平。我心散漫。醫以精謹。我心卞急。醫以和緩。諸如此病。唯藥可治。變化氣質。作聖之基。此所謂上藥。養性也。呂祖有三尼醫世說。期於治衆生之心病。度世救劫。心病治則身病治。一人之心病治。則人人之心病治。天下人之心病無不治。斯太和翔洽。無劫不化矣。此上真至人之慈悲也。雖然。豈獨佛道爲藥。儒亦藥也。論語問仁諸章。

是治未仁之藥。問孝諸章。是治未孝之藥。謹言諸章。是治多言之藥。言學諸章。是治不學之藥。觸處留心。無非良藥。孟子七篇。以仁義治言利。以王政治雜霸。皆藥也。降大任必自反二章。治憂鬱憤激之疾。尤爲神效。至於周易六十四卦。全以人事明天道。更無一語不是藥矣。宋張商英護法論曰。羣生失真。迷性棄本。逐物者病也。三教之語。以祛其惑者。藥也。儒者使之求爲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日損。損之又損者。治血脉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疾也。其無信根者。膏肓之疾。不可救者也。儒者言性而佛者見性。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貪著而佛者解脫。儒者誼誨而佛者純靜。儒者尚勢而佛

者忘機。儒者爭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爲而佛者無爲。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儒者好惡而佛者圓融。儒者望重而佛者念輕。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亂而佛者觀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賅博而佛者簡易。儒者進求而佛者休歇。不言儒者之無功也。亦靜躁之不同矣。觀商英此言。似佛家之藥勝。儒家之藥。佛藥之治病。亦勝。儒藥之治病也。此亦非也。大約儒家之藥剛而佛家之藥柔也。儒家之藥苦而佛家之藥甘也。儒家之藥滯而佛家之藥靈也。儒藥治之。旣病之後。佛藥治之。未病之先也。儒家之藥治中人以上。而佛家之藥治中人以下也。天下中人以上。而中人以下。多也。中人以下之病。治中人以上之病。

無不治矣。卽如果報之說。易之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書之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至言也。亦至理也。聖人不以爲非也。而宋儒非之。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原始要終。故知鬼神之情狀。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至言也。亦至理也。聖人不以爲無也。而宋儒無之。夫聖人不以爲非。不以爲無者。使中人以下有所敬畏。忌憚而不敢肆也。宋儒以爲非。以爲無者。欲人人爲聖。爲賢。不以禍福果報之說動其中也。然天下之人。能爲聖。爲賢者。幾人哉。是藥不對症也。藥不對症。未有能愈疾者也。轉不若佛氏之對症發藥也。善乎百丈懷讓之言曰。佛是衆生邊藥。三乘教皆治貪嗔等病。一切言教。只是

蓮花筏卷二

九

治病爲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者矣。孫思邈之答盧照隣曰。星辰失度。日月錯行。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踴。此天地之疣贅也。山崩川湧。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人身有疾。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天地有疾。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政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由此言之。不特人心之疾。賴三教聖人之言教而治。卽天地之疾。亦未嘗不待三教聖人之言教而治也。是所賴於聖君賢相。良吏名儒也。儒家四書五經。道家清淨道德諸經。佛家十二部大經。皆衆生之醫案藥方也。所願

患病者。去諱疾忌醫之見。則良藥苦口。利於病。各去其受病之根。治疾者。去同行嫉妬之情。則良醫之門。多病人。各遂其濟人之願。古者民有三疾。今也各復其無病之初。和氣溢於兩間。醇化被於萬世。豈非長治久安之上藥哉。

師子翁云。儒釋道是三座大藥局。丸散膏丹。色色俱備。並極應驗。無論何樣疾病。只須對症服之。無不立愈。而無如世人之諱疾忌醫也。不服釋道兩家之藥。猶可曰。吾服儒家之藥。而其實儒家之藥。並未服也。病勢日重。病根日深。遂成一患病世界。僅存呂新吾先生所云。呻吟而已。三復此文。能無太息。

儒亦是藥說

余作佛是藥說。謂儒亦是藥。而言之未詳。或曰佛言出世。佛藥治未病之。先病不生。則藥之功不見。儒言入世。儒藥治既病之後。儒病多。病既成而無以治之。或治之而藥不對症。此危道也。六經諸子百家。精理名言。皆良藥也。而莫備於四書。四書人人所誦習也。因約舉數十條。曰儒亦是藥。夫藥所以治病也。病在不仁。曰仁者安仁。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曰仁者靜。曰仁者壽。曰仁人之安宅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則仁是藥也。病在不義。曰義以爲質。

蓮花筏卷二

儒亦一

三

曰義之與比。曰君子喻於義。曰義者宜也。曰義人之正路也。曰窮不失義。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則義是藥也。病在無禮。曰恭近於禮。曰齊之以禮。曰禮以行之。曰禮讓爲國。曰克己復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曰敦厚以崇禮。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則禮是藥也。病在不智。曰知者動。曰知者樂。曰知者不惑。曰知者利仁。曰好學近乎知。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則智是藥也。病在不信。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則信是藥也。病在不孝。曰弟子入則孝。曰事父母能竭其力。曰爲人子。止於孝。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曰父母在不遠。

游游必有方。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曰：事父母幾諫。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則孝是藥也。病在不弟。曰：日出則弟，日友於兄弟，日兄弟怡怡，日弟者所以事長也。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則弟是藥也。病在不慈。曰：慈者所以使衆也。曰：少者懷之，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則慈是藥也。病在不忠。曰：爲人謀而不忠乎？日言思忠，日與人忠，日臣事君以忠，則忠是藥也。病在不敬。曰：脩己以敬，日敬事而信，日事思敬，日君子敬而無失，則敬是藥也。病在不恕。曰：己所勿

蓮花筏卷二 儒亦二

三

欲勿施於人，日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則恕是藥也。病在失中。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日：君子中庸，日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則中是藥也。病在不和。日：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日：禮之用，和爲貴。日：君子而不同，則和是藥也。病在無知。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日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則

知是藥也。病在不行。曰力行近乎仁。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則行是藥也。病在躓等。曰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則漸是藥也。病在不學。曰學而不厭。曰敏而好學。與學記所云人不學不知道。學然後知不足者一也。則學是藥也。病在不問。曰不耻下問。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審問與博學並重也。則問是藥也。病在不習。曰學而時習之。曰傳不習乎。則習是藥也。病在無誨。曰誨人不倦。曰吾未嘗無誨焉。則誨是藥也。此其責兼在良師友賢父兄也。病在自畫。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則勉是藥也。病在氣餒。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蓮花筏卷二

儒亦三

三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則養氣是藥也。病在逾分。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則素位是藥也。病在多欲。曰養身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則寡欲是藥也。病在疾貧。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曰萬鍾於我何加焉。曰一介不以取諸人。則安貧是藥也。病在不善。曰可欲之謂善。曰好善優於天下。曰善與人同。曰取諸人以爲善。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則好善是藥也。病在妄求。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曰君子居易。

以俟命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曰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則知命是藥也。凡此皆良藥也。補元氣於未病之先。若參苓芪朮者也。而尤貴乎誠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釀病也。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諱疾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良醫洞見病源也。此謂誠於中。形於外。疏方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良藥苦口。利於病也。中庸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蓮花筏卷二

儒亦四

善

人之道也。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曰曲能有誠。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至誠如神。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曰至誠無息。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孟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要藥也。儒門言醫藥而至於誠。聖賢所以醫萬世之人心者。一以貫之矣。夫人心之病。至不一也。病在言行。則曰言顧行。行顧言。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曰敏於事而慎於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曰君子恥

其言而過其行。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則治言行之藥也。病在交游。則曰母友不如已者。曰損者三友。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曰友也者。友其德也。曰朋友切切悃悃。則治交游之藥也。病在好樂。則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損矣。則治好樂之藥也。病在貧富之交。則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則治貧富之藥也。病在出處之際。則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則治出處之藥也。蓋無事無病。亦無病無藥也。若夫語互見。而正相發明者。如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病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學而時習之。藥也。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病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藥也。心有所

忿。憤。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病。也。意。誠。而。後。心。正。藥。也。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與。病。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藥。也。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病。也。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藥。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病。也。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藥。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病。也。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藥。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病。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藥。也。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藥。也。學。而。不。思。則。罔。病。也。君。子。有。九。思。藥。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藥。也。思。而。不。學。則。殆。病。也。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藥。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病。也。凡。事。豫。則。立。藥。也。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病。也。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病。也。有。若。無。實。若。虛。以。約。失。之。者。鮮。矣。藥。也。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病。也。隱。惡。而。揚。善。藥。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病。也。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藥。也。事。君。數。斯。辱。矣。病。也。邦。無。道。危。行。言。孫。藥。也。朋。友。數。斯。疏。矣。病。也。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藥。

也。放於利而行多怨病也。戒之在得藥也。君子喻於義藥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病也。賢賢易色藥也。戒之在色藥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病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病也。戒之在鬪藥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藥也。小不忍則亂大謀病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病也。犯而不校藥也。以直報怨藥也。動心忍性藥也。不重則不威病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藥也。其進銳者其退速病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藥也。小人之過也必文病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其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藥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病也。過則勿憚改藥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病也。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病也。

蓮花筏卷二

儒亦七

七

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藥也。此皆所謂因病施藥者也。至於病之甚者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行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所謂下愚不移病之最深者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藥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曰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吾何畏彼哉。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藥之起膏肓鍼廢疾者也。其有問同而答異者若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若子游問孝子曰

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此當是指爲人畜養犬馬

之人若牧豎之類亦皆養其親也但敬不足耳不敬何以坊記所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是也

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會是以爲孝乎。同一問孝而所答不同。是豈孝有異道與。亦因人之病而藥之也。所謂病不同藥亦不同也。若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樊遲問仁。曰愛人。曰先難而後獲。顏淵問仁。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勿欲勿施於人。同一問仁而所答不同。是豈仁有異道與。亦因所病而藥之也。所謂病不同藥亦不同也。若齊景公問政。對

蓮花筏卷二

儒亦八

三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哀公問政。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衛君待子而爲政。必以正名爲先。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仲弓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張問政。子曰恭寬信敏惠。曰尊五美屏四惡。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同一問政而所答不同。是豈政有異道與。亦因所病而藥之也。所謂病不同藥亦不同也。是所謂良醫也。若

夫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所謂病發而卽治。治標之藥也。日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日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藥小異而大同也。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然後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謂若藥勿瞑眩。厥疾勿瘳也。此醫藥之大略也。是在讀書者。隨所見而體認之。知吾心之無處。非病。則知書中無語。非藥。知書中之無語。非藥。益知吾心無處。非病也。人人讀書而。知其爲藥。庶幾人心從此無病。與是則聖人著書垂教。萬世之本意。所以三才並列而贊天地之化育也。

蓮花筏卷二

儒亦九

无

楊君懋齋讀予此文。竟謂余曰。人心之病。先生其治之矣。若病之在身者。僕請畢其說。醫之治病。切脈爲主。脈根于臟腑者也。今之醫者。但知臟腑之分。虛實不知臟腑之分。陰陽并。不知臟腑之分子母。其何以爲醫。蓋臟腑配天干地支。故分五行之陰陽。陽有陽之子母。陰有陰之子母。六府以膀胱屬陽水。大腸爲母。胆爲子。胆屬陽木。膀胱爲母。小腸與脾爲子。小腸屬陽火。脾屬陽土。胆爲母。大腸爲子。大腸屬陽金。小腸爲母。膀胱爲子。此六腑之配。陽五行而分子母也。五臟以腎屬陰水。肝爲母。肺爲子。肺屬陰金。腎爲母。心與胃爲子。心屬陰火。胃

屬陰土。肺爲母。肝爲子。肝屬陰木。心爲母。腎爲子。此五臟之配陰五行而分子母也。子母旣分。用藥斯得。用藥之要。亦曰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耳。夫學醫救人之生也。求醫欲人之救其生也。之生而致死之。則是以救人之心。行殺人之術也。烏乎可。此論深切著明。予乃屬懋齋筆之書。懋齋因自著臟腑子母說一首。而予識其大略如此。俾後之人。知身心有交治之道也。

道家有性命雙修之說。卽佛家畱住色身。煉我法身之說。亦卽儒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之說也。三教同源。正須於此處辨識。伯祖頤道先生此文。誠足使人心終古不死。更得楊丈所論。卽七尺之軀。亦可永保。東坡所云長生長不死。皆不難致耳。姪孫葆魯敬跋。

念阿彌陀佛往生淨土證

西方之佛有萬何。以世人獨念阿彌陀佛。雖釋迦牟尼佛持世。世人亦祇念阿彌陀佛。今讀淨土晨鐘一書。乃知其故。益知信心念佛之必往生淨土也。鼓音王經云。過去劫中有國名妙喜。王名憍尸迦。時有佛出世。名世自在王。憍尸迦心發道意。棄捨國位。投佛出家。號法藏比丘。卽阿彌陀佛也。大彌陀經云。法藏比丘在自在王佛所。發無上意。廣說四十八願。若不爾者。誓不成佛。此阿彌陀佛成佛之始也。悲華經云。往昔劫中有轉輪王。名無諍念。大臣名寶海。爲善知識。同於寶藏佛所。發菩提心。無諍發願。取於淨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滿號阿彌陀。故現淨土寶

蓮花筏卷二

三

海願於穢土成熟。有情果滿。號釋迦牟尼。於此惡濁世中成佛菩提。此阿彌陀佛淨土之始也。觀無量壽佛經云。韋提希向佛白言。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佛告。韋提希。阿彌陀佛去此不遠。汝當繫念諦觀彼國。我今廣爲汝說。亦令未來凡夫。脩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欲生彼國者。當脩三福。一者孝順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爲淨業。正因此脩淨業者。往生淨土之始也。大智度論云。佛是無上法王。諸大菩薩爲法臣。是故菩薩應當念佛。此念佛之始。又云。有諸菩薩。自念往昔。謗般若。墮惡道。經無量劫。未能得出。

後遇善知識。教行念佛三昧。卽得併遣罪障。方得解脫。此念佛滅罪之始。又偈云。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卽時爲現身。故我皈命禮。此念阿彌陀佛之始。阿彌陀者梵語也。此云無量。名無量光佛。亦名無量壽佛。此佛有大誓願。度人不可思議。故至心信向。念其名號者。現世必消除災難。增延福壽。西方七寶池中。則生蓮花一朵。他日於其中。託生直脫輪迴之外。盡大藏中八萬四千法門。此爲要捷。阿彌陀佛在西方爲淨土。釋迦與中國同娑婆世界。爲穢土。穢土衆生。念彌陀聖號。一心不亂。彌陀接引。往生西方。此釋迦如來說彌陀諸經。殷勤苦口。勸人念佛。此震旦念佛所由始。震旦念佛。始於佛圖澄。傳於道安。盛於慧遠。廬山。

蓮花筏卷二

三

白蓮社卽淨土法門也。故慧遠爲蓮宗初祖。蓮池大師在雲棲。勸人一心念佛。往生淨土。實衍蓮宗之緒。往生有九品。是凡聖善惡皆可修也。往生在一念。是生老病死皆可修也。見性成佛。釋迦之正法眼藏。以參悟爲主。念佛不碍於參悟。並有益於參悟也。大無量壽經。佛告彌勒。於此世界有六十二億不退菩薩。往生極樂。觀佛三昧經。佛記文殊當生極樂。華嚴經。普賢菩薩。列十種大願。爲衆生求生淨土。天親菩薩。著無量壽經論。及淨土偈。普勸往生。馬鳴菩薩。西天第十二祖。作起信論。明求生淨土。最爲切要。楞伽經。記龍樹往生安樂。大悲經。載比丘耶婆伽。修植善根。命終生西方。成無垢光佛。菩薩生地經云。佛言。時摩差竭。

得不起法忍。五百清信士。二十五清信女。皆得不退轉地。壽終俱生清淨國。大阿彌陀經云。十方有無量菩薩。往生阿彌佛國。菩薩尚願往生。豈凡夫轉不願往生也。中國自廬山後。百丈海禪師。馬祖嫡傳。立法祈禳。僧病化送。亾僧悉歸安養。清涼國師。紹華嚴祖位。而指示彌陀。卽盧舍那。亦疏觀經。宏揚淨土。黃龍新禪師。宏振宗風。切意淨業。有勸念佛文。洞下一派。大顯有淨土說。慈受謂修行捷徑。不越淨邦。立西土道場。中峯有懷淨土百篇。永明有淨土懺願文。天如有淨土。或問。大佑有淨土指歸。優曇有蓮宗寶鑑。智徹有淨土據要。宗曉有樂邦文類。蓮池有彌陀經疏。鈔淨土疑辨。往生集。諸聖尊宿。或以身。或以言。人人具有。

蓮花筏卷二

三

佛性。人人應了大事。胡不篤信而力行之。唐釋善導大師。爲世尊化身。教主淨土。謂身須專禮阿彌陀佛。不雜餘禮。口須專念阿彌陀佛。不稱餘號。不誦餘經。意須專想阿彌陀佛。不修餘觀。百卽百生。千卽千生。有志速超生死輪迴者。舍佛無所歸。舍西方無他途。舍念佛無別門矣。淨土或問云。十方如來。皆可親近。獨推彌陀。其故有三。一誓願深重。謂衆生願生我國。修諸善本。稱我名號。乃至十念。若不生者。誓不取正覺。旣生我國。若有退轉。不決定成佛者。誓不取正覺。華嚴疏鈔曰。彌陀願重。徧接娑婆衆生是也。二娑婆有緣。釋迦在世時。衆生聞佛所教。歸向彌陀。固已多矣。佛滅度後。無論僧俗男女。富貴貧賤。稍聞佛教者。亦曉

稱名愚頑暴惡之徒。或遭厄難危險。莫不信口便稱阿彌陀佛。此皆不勸而發。不教而能。非有緣而何。無量壽經云。當來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愍。特畱此經。此經滅後。佛法全無。但畱阿彌陀佛四字名號。救度衆生。故天台云。豈知彼佛於此惡世。偏有因緣也。三化導相因。先覺謂兩土聖人。示居淨穢。以折攝二門。調伏衆生。此以穢以苦。以促以多。魔惱而折之。俾知所厭。彼以淨以樂。以延以不退轉。而攝之。俾知所欣。厭且欣。則化導行矣。又釋迦於三乘授道之外。其有度未盡者。度在彌陀。故於諸大乘叮嚀反復。稱讚勸往者。化導之相關也。以是三者之故。乃獨推焉。夫佛法普度衆生。不過爲一大事因緣。大事者生死之謂。晝

蓮花筏卷二

善

必有夜。暑必有寒。則生必有死者。自然之理。晨起治事。暮必有歸宿之地。春而爲客。冬必有歸里之期。暮與冬者。亦大限到來之謂也。則奈之何。不預籌也。預籌及此。則莫如淨土之善矣。欲求淨土。則莫如念佛之要矣。余十餘年來。從事元門。初從性命圭旨入手。上泝參同。悟真金碧龍虎諸經。鈇汞嬰姤。屢得屢失。嗣讀金華宗旨。而得回光之法。讀唱道真言。而悟元關一竅。讀天仙心傳。卽迎罡之法。以證道姥所傳普吉真言。存想太陽下照四周。理皆相合。而奔走彌定。作輟不恒。又未能謝絕文字。終無進境。今年爲師子翁校金剛經第一真詮。因悟破除心意識爲正法。眼藏然奉持保任之法。未得也。今讀淨土晨鐘。而知成佛徑。

直之法固莫善於念佛。以此奉持保任。不假外求。不落空寂。所謂實相無相。確有依據。則又何可不念。茲在茲耶。念佛者以口念。尤以心念。並參念佛者爲誰。念不碍參。參不碍念。卽參卽念。亦念亦參。卽律門之戒。禪門之定。教門之慧。以及大小中乘。四禪八定。三止三觀。信心念佛。莫不一以貫之矣。雖近於齋公齋婆所爲。然此中亦大有人在。不可以其易而忽之。雲棲近在武林。蓮池大師爲蓮宗第八祖。實地修行。老實念佛。前徽具在。竊有志焉。因作此篇。以勸世人念佛。並與海內善知識共證之。若其祛惑釋疑。旁證曲喻。發人信心。則書中言之詳矣。讀者自能得之。

荅范白舫問念佛往生淨土書

讀惠書。以拙作往生淨土一篇。疑旦夕念佛。即可往生。恐人不悟。念不礙參。參不礙念之旨。竝述冰餘老人之言。以所言尙未發明。恐誤讀者。只知口念。不識惡道。向善不堅。屬更爲闡發。以祛所疑。善哉兩翁。何其心之慈也。某於佛號。素亦未誦。所誦者。道家則胎息經。西王母彩鳳銜書。玉皇心印經。廣成子語。太上清淨洞古道德黃庭黃帝陰符諸經。玉章經。斗姥百字金言。普吉真言。佛家則四十二章經。楞伽經。心經。金剛經。維摩詰經。圓覺經。楞嚴華嚴法華菴提遮涅槃諸經。準提穢跡金剛往生大悲楞嚴諸咒也。每一持誦。妄念便息。念若稍動。誦卽不成。始悟誦經。雖在。

蓮花筏卷二

荅范白舫一

三

口而實在心。諸佛祖師設此法。以收攝人之放心也。道家之咒。間有文義。而佛家之咒。則全無文義。經譯而咒不譯者。不能譯也。諸佛之密諦也。所謂如來三昧。迦葉三昧。阿難不知也。彭好古謂佛家之咒。爲性中之命。蓋收攝其心。而後精氣神始能合併。功始有入手處也。誦之而鬼神攝伏者。蓋鬼神卽人之往而歸者。亦有天命之性。氣質之性也。亦有精氣神也。誠心誦之。未有不感通者也。其大意不過如大學在明明德數語。知止而後有定數語。苟日新數語。中庸天命之謂性數語。惟天下至誠數節而已。儒書誦之不靈。而佛咒靈者。儒不徹生死。而佛徹生死也。儒未發願。而佛發願也。儒家聖人。垂爲言教。宋儒章

句闡發。使學者童而習之。塾師課童子。有讀書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之語。亦猶是耳。土有何淨穢。喻心也。心有何淨穢。喻淨染也。心本無穢也。卽淨土也。習染所污。淨土卽穢土也。去其舊染之污。則穢土復爲淨土也。淨土卽在穢土中也。淨卽西方。西方庚金主剛斷。非對東南北言。蓋去私欲全在剛斷。金剛經首請八金剛。卽轉八識爲智。色身法身。皆成金剛不壞身也。道家運慧劍。守庚申。亦此義。卽儒家以勇成智仁也。若但以方位論。則天竺雖在中國之西。於大地實爲土中。在溫都斯坦之東。噶什噶爾之南。蒙古諸境之北也。淨土之說。以儒書論。卽大學所謂在明明德也。德本明。卽淨土也。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淨土變爲穢。

蓮花筏卷二

荅范白舫二

三

土也。學者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去其舊染之污。以復其本然之善。穢土復爲淨土也。夫人性皆善。其惡者染也。習也。去其所染。所習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一生有善而無惡。豈有不升天堂而轉入地獄者乎。天堂卽淨土地。地獄則穢土。豈有不生淨土而轉生穢土者乎。儒家四書五經。塾師日日以課幼學。童子日日誦習。而不知其大旨之所在。年長出塾。謂之廢書。與書籍便劃斷鴻溝。卽由科第起家。亦不過舉業詞章耳。有志儒理者。轉從語錄尋究。而不及經書也。此所謂尋枝葉而忘根本也。此無他。貫通之道未明。而誦習之無法也。阿彌陀佛。與釋迦牟尼二世尊。其知之矣。大藏五千四十卷。以待博覽之善知識。慮其煩也。會其

宗旨於金剛經。慮其煩也。會其宗旨於心經。猶慮其煩也。會其宗旨於六字真言。曰南無阿彌陀佛。猶慮其煩也。併南無二字去之。僅存四字曰阿彌陀佛。妙哉佛之法乎。阿彌陀佛以淨土接引。而釋迦牟尼自穢土導之。言穢土之人。皆可生淨土也。或推或挽。而後天下之愚夫愚婦。皆範圍化導於四字之中。及其誠心所至。雖至愚極陋之人。一轉移而爲大智慧也。所謂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人十能之。已千之也。目前穢土。卽化爲淨土。而無待於來生也。今生既得淨土。來生之淨土。更不必言也。夫阿彌陀佛。梵語也。不如華言之易解也。而誠至無不應也。昔有沙彌。性極愚魯。雖阿彌陀佛四字。亦不能成誦。終日擁苕帚掃地。師

蓮花筏卷二

荅范白舫三

三

令誦苕帚兩字。往往誦苕帚。誦帚忘苕。積久忽悟。成善知識。亦猶是耳。卽朱子大學補傳所謂眞積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也。假如允執厥中。大哉孔子。君子中庸諸語。豈不視阿彌陀佛四字爲明白易曉。惜儒家未解此法。不能使人口誦心維。念茲在茲也。故儒教之人。心與儒道日遠也。諧鐸所載老僧閱讀書而致敬。閱讀舉業而呵。謂佛家只辦得竿頭日進。儒家是愈趨愈下。雖戲言。實至言也。至慮口念而不知心念。此種念佛者。世亦儘多。夫儒家忠恕道家感應佛家慈悲六字。皆從心則三教皆心學也。念字從心。則原貴心念不貴口念也。特下愚之質。難於入門。口不念心不更念也。故設爲口誦之法。以教之。以百八聲

爲一周。以漸引之。此所謂下學也。下學然後可上達也。本非令其終日作惡。一時念佛也。亦非念佛之後。仍復作惡也。并非令其口念佛號。心動惡念也。若此者名曰褻佛。其罪甚於不念也。佛者心也。其心已成穢土。更何能生淨土也。前文所載欲修淨土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順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所謂淨業。正。因。也。有。因。始。可。証。果。也。若所作與之相反。則不孝父母。不敬師長。好殺不慈。不修善業。不守三皈五戒。不修威儀。不發菩提。不信因果。不讀大乘。不猛勇精進。則雖念猶不念也。此地獄種子。不特不得生於淨土。并不得生於

蓮花筏卷二

荅范白舫四

三

穢土。所言亦甚深切著明也。至蓮池大師所言。世人毋論富貴貧賤。老少男女。苦樂閒忙。均正好念佛。其說甚美。一心念佛。七寶池中。卽生蓮花。爲異日往生之地。譬之太陽當空。大地萬物。無所不照。其理亦甚通。至十念往生。謂人平日未曾念佛。回首之際。不昧善根。以十氣誦阿彌陀佛。佛號亦得往生淨土。此所謂不昧因果。立地成佛也。此三條淨土晨鐘。載之前文未錄。淨土晨鐘。爲宜與周君克復所梓。極稱善本。仁和余君浣花。加以增刪。爲淨土歸源。蓋以世尊所說。破除心意識。爲佛家第一義。旣刊金剛經。第一真詮。以明之。以念佛往生淨土。爲佛家第二義。卽六祖壇經所言。自性西方之說。而更圓之。俾世之由第二義至

第一義者。益生信心。某曾預刪訂之役。其中精理名言。具在也。至金李屏山合三教爲一家之書。幼年曾一涉獵。所言中華心學。其言是也。西方文教。所言似是而非也。西方豈以文教爲重哉。法苑珠林。閱藏日記。大藏寶典。於佛理皆無涉也。如來雖有淵才雅思。文中王之號。亦非知佛者。佛說法四十九年。未嘗說著一字。蓋以所言皆人心中所固有者耳。所謂度眾生而無所度之境。亦無能度之。我用。既不存體。亦不立也。豈以文爲事哉。佛者覺也。自覺以覺人也。卽儒家之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人賴儒佛而覺實。自覺也。所謂迷時師度。悟時自度也。自暴自棄者。安心不覺。雖有先知先覺。無如何也。昔世尊一夕悟最上乘。

蓮花筏卷二

荅范白勗五

四

成等正覺。歎曰。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証得。余學道十年。參禪三月。知經自佛。出理具人心。旣具佛心。卽通佛理。旣悟佛理。隨處証佛。三教之說。無非佛說。愚夫婦之言。合乎佛理。亦無非佛說。水懺梁皇懺。高王觀音經。六祖壇經。皆中國之人所作。非從佛口出。未始不從佛心出。不必疑也。不必疑。卽不必闢也。故余於諸方祖師之語錄。精微者皆作佛經讀也。不闢寄庫。作天下之信心也。不闢血盆經。作天下之孝心也。雖非佛說。亦必出於諸方祖師。其理均可通於佛質之佛。佛不闢也。不闢地獄。佛說以警世。如孔子作春秋也。孔子作春秋。以後世之名。警之。佛說地獄。以身後之罪。孽警之。其義一也。且

地獄之說。并非誑語。魏叔子地獄論。據理以論事。所言陰司之地獄也。若陽世之地獄。則觸目皆是也。在悟者隨處留心。體驗耳。然陽世之地獄。亦是陰司考覈其罪孽而予者也。如李林甫爲牛。秦檜爲豬。白起爲蜈蚣。屢見載籍可考也。不關輪迴。實有之也。紀文達公之說云。有輪迴者三途。有罪受報。有恩有怨受報。不輪迴者三途。聖賢仙佛。不入輪迴。無閒地獄。不入輪迴。無罪無福之人。無可輪迴。或有無依魂魄。附人感孕。謂之偷生。高行緇黃。轉世借形。謂之奪舍。此不在輪迴常理之中。至於神靈下降。輔佐明時。魔怪羣生。縱橫殺劫。又氣數所成。不以輪迴論矣。至冥鏹之說。則尤不可闢也。陽世銀錢。飢不可食。寒不

蓮花筏卷二

荅范白舫六

望

可衣。然非此。卽不成。世界陽世如此。陰世可知。有古人卽有今人。有古鬼卽有今鬼。生今之世。反古之道。人且不可。况於鬼神。先王所爲。以人道事鬼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世有一等堅坐理障者。事事一依宋儒之理。祭祀不焚冥鏹。使死者不悲若敖之餒。而悲阮籍之窮。譬如人子。事父母。飲食不缺。而不予一錢。則父母之心。不樂。人子之心。亦不安也。由此推之。死而有知。不知若何悲苦。恐生者之福澤。因此而日減。子孫亦不能綿遠也。夫堅坐理障。不信鬼神者。世有二種。一是迂儒。一是富貴豪橫之人。佛經所謂阿修羅也。經言阿修羅。畢生飲饌。備極珍異。惟末一口變青泥。言富貴豪橫之人。生平不修善業。享用過當。

則臨終必現惡相。身後必至墮落也。所謂魔福享盡。卽入無間也。福盡孽生。此亦自然之理也。則理可遵而障不可受也。夫理障者。宋儒之作用也。宋儒欲承道統。爲一家之學。故以理爲藩籬。如營室者。高其垣墉。峻其門闕。拘束子弟。不許外出。隣家未嘗無高堂廣廈。臺榭園林也。謾之曰。是有盜賊虎狼。不可往也。子弟馴謹者。亦遂跬步不敢妄動。是障之也。是門戶之說所由起也。在宋儒當日。實有不得不用理障之勢。非是則儒道不立。猶一家之中。家長不尊。事權不一也。孔孟言中。言和。言誠。言敬。言忠。恕。言道德。言仁義。理字僅見於中庸文。理密察。註以條理訓之。至大學補傳。言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理字始顯。註中庸以理

蓮花筏卷二

荅范白舫七

望

字訓天。而理字益尊。世之人。言理可也。爲理所障。不可也。以理障人。不可也。以理自障。尤不可也。今之似是而非者。皆以理自障者也。至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女貞。婦節。乃天地間。綱常名教。本來應有之理。而非障也。余於宋儒之書。探索有年。拳拳服膺。守而勿失。諸篇中間。有與宋儒牴牾處。此乃質疑問難。獻可替否之意。非毛大可。李至。剛程。綿莊。戴東原。諸人。有心與宋儒爲難也。宋儒有知。或不以爲非也。去理障。則孔孟之道。若大路然。三教之理。亦四通六闢。如九達之衢。會極歸極。而無所隔碍也。念佛者。亦五達之康。六達之莊也。往生淨土。又何疑焉。

金剛經第一真詮序

金剛經註。余曾見數十家。向以石成金本爲善。謂其明白易曉。今年遇余君新傳於黃州。互以釋道兩家相證。謂石本祇循文演義。無所發揮。不若常州孫念劬所刊彙纂爲善。孫本又以改後另刊。採大圓如如賸閒各居士說本爲善。大圓居士明張有譽。如如居士明張國維。賸閒居士國朝龔概。綵也。余旋鄂城。君亦至漢陽。以手輯金剛經第一真詮見示。所採孫本爲多。間有採他本及附已說處。精透簡要。深入佛海。達磨謂慧可得其髓者。余君有焉。蓋如來出家十二年。一夕入正三昧。成正等覺。知眾生具有如來妙明真性。故語阿難曰。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語

蓮花筏卷二

金剛經序一

望

舍利佛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語迦葉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最上上乘。畧具於此。是經直指本心。逐層推闡。如抽繭絲。如剝蕉葉。心意識。淘汰淨盡。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爲發端。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爲功行。以信心清淨。卽生實相。爲宗旨。以不取於相。如如不動。爲究竟。所採諸家之說。無一膚淺支蔓之詞。昔余室人摩鉢註心經淺說。常屬余叅證。至卽空卽色。是卽非卽。余不能荅。今讀至信心清淨。卽生實相。始知一切相離。是佛境界。實相二字。是如來實地工夫。蓋佛者覺也。原非以空立教。紫柏謂空是對病之藥。病去卽藥無所施。後人目釋氏爲空門。非佛菩薩心。悟得此旨。不特

全經三十二分無有一字。卽大藏五千四十八卷。無不一以貫之。震旦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如來以正法妙心。密付迦葉。遞傳東土。以叅悟爲徹。始徹終之學。蓋非悟不覺。非叅不悟。叅是觀照之用。悟由實相之體。卽體卽用。無二法也。後來祖師教學者。常看話頭。無非要人破除情識。頓悟心宗。蓋卽此經之義。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是也。然中下根多而上智少。安能個個便叅上乘。是以此經以大乘爲宗。兼說四果。并說持戒修福而種善根。末直示以三觀之義。令人知下手工夫。蓋由漸而頓。亦無不可耳。諸家闡發此經。一如佛之示人。以真空實相妙理。使人於言外自悟。若有法住在言中。名爲剩法。不是無上正覺。若有言住在法中。名爲死句。不能開人悟門也。余君卽舊本而擷其精華。俾讀者以心學佛。蓋經卽是心心。卽是佛圓明。一現悉成。金剛不壞之身。名曰第一真詮。斯真第一真詮也。見性成佛。願與海內善知識共證之。

荅友人闢佛書

得惠書。知足下非闢佛也。特無礙辨才。藉以發粲花之論耳。然未免有立言過當處。有謂宜置之不覆者。有謂宜卽其意而荅之。不必規以正論者。由前之說。是薄待足下也。由後之說。是俾足下終於不悟。悞足下。一人因悞天下。後世之人。是重僕之過也。故因來書所指斥而略剖陳之。如謂佛智慧。何嘗超越。不過以寂滅爲真性耳。說理何能透徹。不過藉幾句雅謎。偈子。愚弄其徒弟。子。因而愚弄天下耳。智慧超越。說理透徹。此僕之言也。佛不以僕言而增重。亦斷不以足下之言而見輕。此不必辨也。寂滅對生滅言。真性對情識言。寂滅是寂滅。真性是真性。非一事也。來書

蓮花筏卷二

望

謂佛以寂滅爲真性。足下未知佛理。但以四字作佛家名目用耳。至幾句雅謎。偈子。接引後來成佛作祖者。恰不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下士聞道。大笑之。此亦無損於佛也。亦不足辨也。至謂佛之爲教。彝倫俱絕。此不知佛者也。凡佛說法。皆言上報四重恩。謂天地父母也。無量壽佛經。以修三福爲淨業。正因。首言孝順父母。四十二章經云。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心地觀經云。一切男女。處於胎中。口吮乳根。飲噉母血。及幼稚之前。所飲母乳。百八十斛。母得上味。皆與其子。愚痴鄙陋。情愛無二。以是因緣。父母有十高厚恩德。長養之恩。同於普天。父母在。名之爲富。父母不在。名之爲貧。父母在時。名爲日中。父母去時。名爲

日沒。父母在時。名爲月明。父母去時。名爲闇夜。未嘗言無親也。寶藏論云。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四十二章經云。旣奉佛道。值有道之君。難未嘗言無君也。蓋佛者西域之人。出家修道。有得爲衆所信服。稱爲世尊師也。滅度之後。稱之爲佛。佛者覺也。自覺本性。爲人解說。以覺衆生也。如中國之推尊孔子爲聖人。亦自其身後言之。文宣王至聖先師。皆非生前之稱也。彼五印度及罽賓諸國。固自有國王及臣民也。彼國無異教。故國王臣民皆奉佛之教。佛以出世法教其徒。未嘗不卽世法教其臣民。並未教人棄其君臣父子也。特以出世爲主。故言出世法多。世法少耳。足下未讀佛經。不知佛之重彝倫與儒

蓮花筏卷二

異

不異也。又謂耕織不事。世間除農夫織婦外。幾人是耕而食。織而衣者。卽錦心繡口之足下。雖舌耕心織。究不得謂之耕而食。織而衣也。又謂使吾儒不推施濟之仁。直將凍煞。餓煞。絕其種類。此不知佛教本稱乞士。上乞法於諸佛。下乞食於衆人。所以習弟子之忍辱。發衆生之信心也。金剛經開卷乞食。然後說法。彼地無儒。並未餓煞。亦未凍煞。若云儒者施濟之仁。則公卿以至牧令。及里居之紳士。皆儒也。微特鰥寡孤獨。未及施濟。卽宗族親戚。漠不相關者多矣。恐紙裹中物。性命以之。未必肯作財施功德。則真要凍煞。餓煞也。至謂豁然貫通。從習字得來。與佛無涉。此語周旋宋儒。未經人道。不知究竟是否。惜不得起宋儒而問。

之佛亦不因此爲輕重亦不必辨也至謂佛純是一團私欲阿彌陀佛是妙喜國王釋迦牟尼是淨飯王子舍其王位王子而出家修道此外舍富貴而出世證果者不知凡幾以云一團私欲實爲誣佛欲本所無私將安著未免叔孫武叔毀仲尼矣至云除募化布施外別無秘傳此大約指不知戒律之僧徒而言此亦如儒家不守卧碑之秀才耳此等僧徒名爲佛之徒實非佛之徒也此等秀才名爲儒之徒實非儒之徒也因此而咎世尊何異因此而咎孔子所謂執愚而咎智執不肖而咎賢也假如因丹朱而咎堯因商均而咎舜因管蔡而咎周公因盜蹠而咎柳下惠未見其爲通人之論也善乎紀文達之言曰佛之流而募

蓮花筏卷二

畢

衣食猶儒之流而求富貴同一失其本來何必更相非笑乎又謂真性全漓卽氣質亦不足論此不特未知真性並不知氣質之性儒言人心惟危氣質之性也道心惟微真性也卽天命之性也人莫不有是形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雖下愚未嘗無道心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此朱子中庸序文之言也佛言智真性也卽天命之性也言識卽氣質之性也轉識爲智則凡夫是佛轉智爲識則佛是凡夫所謂煩惱菩提祇關一念也此宋儒之說所本也否則何以孟子言性尚未如此直捷而宋儒乃如是直捷也此公都子論性章總註所言謂程子

論性。視孟子爲密。朱子之言也。非僕之私言也。而足下之所必不以爲然者也。至謂淵明贊遠公修煉之真禪語之妙。比之作文尊題之法。謂非出於中心也。遠公結蓮社於廬山。開念佛往生淨土一派。爲蓮宗初祖。陸修靜承南真及楊許之傳。居簡寂觀淵明。雖攢眉入社。同是世間第一流人。故三人過虎溪而撫掌也。贊遠公語。陶集未載。遠公文集亦無之。想當然耳。如其有之。亦必出於中心之誠然。若如足下所言。是應酬世故之所爲。恐起淵明於九京而問之。未必以爲然也。至謂不特付應僧無知。卽名爲高僧亦無知。上而溯之。我佛如來。總屬無知。因天下之佛皆土木偶人也。僕雖涉鴉內典。未窮三藏之書。又生於佛滅度。

蓮花筏卷二

吳

二千餘年之後。未曾與之面談。有知無知。實不敢妄對。足下所謂土木偶人。大約指塑像而言。則佛以外。如

玉皇 文昌 東嶽閻王 城隍 社令 皆塑像也。

國家所崇奉之 關帝 亦塑像也。 文廟孔子有木主。亦有塑像。木主與塑像等耳。所謂土木偶人也。因土木偶人而謂之無知。推足下之意。必欲我佛現丈六金身。高坐蓮臺。開口說話而始信其真有也。夫塑像者。西方謂之象教。如中國古時祭祀之有尸。所以生人敬慕之心。不致如小人之無忌憚耳。至於有知無知。是在載籍流傳。諸儒闡發。後人體認也。若以土木偶人而謂之無知。則不讀儒書。入文廟而謂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爲無知。可乎。至僕證佛。

各詩引用內典。比諸鄭康成、孔穎達之註疏六經，不免考據家之病。夫經非註不明，註非疏不備。鄭孔集漢唐諸儒之大成，斷非宋儒之所及。諸經具在不難覆按而知。今足下因僕詩而菲薄鄭孔，似未深知鄭孔宗法者。大約是宋儒之理障耳。以上各條是僕卽足下來書所指斥而剖陳者也。昔嵩嶽珪禪師云：佛能知羣有性，窮未來際而不能化導無緣。有謂足下是於佛無緣者。儒家之闢佛，恃其門檻招牌。此如督撫衙門之水火，夫洋行參鋪之小夥計也。門檻招牌與彼無涉也。有謂足下是恃門檻招牌者，爲此說者，是輕量足下也。僕不以爲然也。昔世尊雪山修道，被哥利王割截肢體，道成後首化度之。佛門之陳橋如是也。

蓮花筏卷二

吳

足下與僕以筆墨遊戲之故，謗佛已足增僕之過。况敢輕量足下，致足下識神用事，因憤成愆，愈愆愈遠，入迷途而不能自返歟。故僕不得不仍以正言相規。足下才高學博，俯視一切，此邦之巨擘也。同邑之人咸所推重。自言二十年前見鄉人乘輿，婦女著絹，農佃噉肉料，其後必有不繼之日。可謂遠見未萌，則何不勸乘輿者以徒步，著絹者以衣布，噉肉者以餐脫粟也。近年果屢被水患，民皆流離失所。此邦文風最盛，應試者恒數千人，豈未讀儒書，何以不能補救也。夫水火兵疫劫也，誰造之。人心造之也。劫之旣成而圖補救，不若未成而化之也。此不特呼周程張朱無益也。卽呼顏曾思孟亦無益也。必以歸之佛者，何佛不化。

於臨時而化於平日也。以言性化中上而以因果化中下也。因果之理有性焉。見淺見深也。天下中下多而中上少。中下之人化斯無所不化。人心胥化。災與劫焉有不化者乎。蓋佛之理人心之善念耳。善念發動則聞善見善行善。惡念自然消退。善念人人皆有。儒家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也。卽大學之明德也。卽中庸天命之性也。卽孟子之性善也。爲善化劫卽書之作善降祥也。卽易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人人具此善念。擴而充之。則太和翔洽。乖戾之氣未有不消者也。此與儒家之理有何分別。有何隔碍。必欲辭而闕之乎。足下闕佛於佛。並無所損於儒。亦未必增重而足下之人。則此邦所重。

蓮花筏卷二

三

也。鄉村愚魯里巷後生。以爲前輩通人所論如此。亦步亦趨。使其心上發現之善端。悉以惡水撲滅之。善惡無中立之勢。不入於善。卽入於惡。積惡成劫。劫之旣成。不可挽回。儒者雖竭其聰明才力。以補救於百一。而所損已多。則闕佛者不特有過。而且有孽矣。今乃知鄉愚之身孽。賢哲之口孽。造之也。鄉愚造身孽。以一身一家受之。賢哲造口孽。因造筆墨之孽。所悞非止一人一事。則粲花妙論。其孽恐無限量也。可不懼乎。夫足下之闕佛。慕韓昌黎耳。昌黎佛骨表。激於所見。是一時之事。如後世諫官上封事。有所彈劾。未必悉中情事。憲宗之欲觀佛骨。不過一時興到所爲。非如後來餌金丹之沉溺也。亦無關於國計民生也。假令

昌黎當日。俟其盛氣稍過。敷陳先王之道。宛轉以達之。憲宗未必不悟。則潮陽之謫可免。留此身於朝列。以補闕拾遺。所得不既多乎。逞其雄辨。觸其所忌。在昌黎當日。未必有立名之心。而後世之好名者。託焉前明議禮諸臣。專以批鱗犯顏爲事。杖謫相繼。已名雖立。君德有虧。而國家之元氣傷焉。其亦誤讀韓文也。已原道祇是引伸儒家之舊說。名爲闢佛。不過闢下等之僧。卽盡如所言。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亦未必人人束身圭璧。歸於儒也。轉不若鄭板橋之言爲通達也。板橋謂內地之僧。非從天竺國來。卽我輩之父子兄弟也。薙去頭髮便是他。蓄起頭髮便是我。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今日之

蓮花筏卷二

至

秀才未必是孔子之徒。則今日之和尙亦未必是釋迦之徒。何必視同水火。此快論實通論也。又不若陳眉公之言爲切近也。眉公謂佛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不能人人娶妻。故導以出家。不能人人食肉。故導以持齋。不能人人衣帛。故導以緇布。不能人人有田可耕。故導以募化。卽佛法之淺近者而言。其輔儒家之不足者已不少。况導以慈悲。化凶暴也。導以清淨化紛擾也。導以忍辱化驕亢也。導以平等化分別也。束以戒律。啓以參悟。勗以保任。下學上達。愈趨愈高。塾師之教其弟子。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乎。由此言之。佛何遜於儒。又何損於儒也。蓋程朱之在當日。旣遇蜀黨之攻。又經僞學之禁。安石配享。雖撤而王氏之學。

未盡掃除。慮儒教之未能昌明也。又未知佛教之有益於人心。足以輔儒也。故紫陽傳授。不免以儒爲孤注。以佛教爲外侮。章句中攻之不遺餘力。使程朱復生於今日。儒教大明。佛教輔儒。有益無損。當必悔其立言之過當。芟其舊說。惟恐不盡。而不謂後之賢哲。尚誤會其意。不尋其源。而轉揚其波也。近見崇儒壇所錄。觀音化身之言曰。天下有此三等事。一人做不盡。故三教聖人分任之。其大旨同歸於善而已。斯言何其平正通達也。足下高才坎軻。未必非生平口過所致。貴邑頻年水患。未必非邑人平日作孽。不生善念所致。倘足下翻然覺悟。信愚者之一得。恒以此理爲人解說。俾人人悔厥初心。則來者可追。足下之名。斷不

蓮花筏卷二

垂

因信佛而有損也。足下之福。未必不因信佛而日增也。卽儒者不言禍福。而以悔過遷善之說化導。愚頑俾得免於昏墊。陷溺。何必非民胞物與之量乎。昔何尚之對宋文帝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睦。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可以垂拱坐致太平。此言佛教之有益於治化也。刑禁於已然。佛化於未然。人人化於未然。則更何劫之有。旣無有劫。則亦無待於化矣。且亦非空言也。以貴邑論。地勢低下。介於江漢之交。歲有水患。所恃者隄工耳。邑之人慎於坑而略於隄。此私心也。隄爲公衆之事。築者旣不盡力。督者又不盡心。並營私焉。惟以全力築

堦不知隄潰而堦亦不保也。誠使去其往日之私，同心協力以築隄，取土不嫌其遠也，夯礮不厭其勤也，堦固僅可保一堦，水至仍不能保隄固。則衆人之堦亦保一已之堦，更無不保。譬之衆志成城，雖強敵壓境，亦將望而退避。况水之無知者乎？更於豐稔之歲，捐資讓地，同心併力，築爲夾隄，夾隄之中，再作格隄，則重門之固，永無潰決。澤國化爲樂土，而胥登衽席矣。再勸以孝弟退讓，戒殺崇儉，愛惜五穀，敬重字紙，凡諸善舉，視其所犯之病而藥之。此佛家治心之說，無我相之效也。卽儒家之克己也。毋我也，推己及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也。斯賢士大夫之責也。是所望於足下也。

蓮花筏卷二

三

此沔陽劉君因見余論儒佛第一書，作書與余相問難。中有謗佛之語，君工文章，甚有名，恐人讀其文而誤會也。故作此以規之。區區之意，不過欲發人之善心耳。非劉君文無以發吾之所欲言，則謂君之闡揚正覺可也。僕與劉君同讀孔孟之書，程朱之章句，得以明理爲文字，當不讓劉君獨居衛道之名，而甘受援儒入墨之誚也。夫亦言其理而已，理之所在，天下之人可共證也。劉君賢者，余言非是，當更有以正之。余言是，則終不與余相背而馳也。汪生蓮君謂余此文視昌黎原道爲平正，非平正也，乃淺近耳。淺近者庸也，卽中庸之庸也。朱子所訓爲平常也，平常或不詭於正也。大約昌黎之文有

成見。余之文無成見耳。平心讀者自當知之。

蓮花筏卷二

善

論儒道書

道家精蘊。始於廣成子語黃帝。老子爲尹喜著書。中有問答。非盡言道。言道者清淨諸經也。孔子見老子而有猶龍之歎。爲道非爲禮也。假年學易。其以此乎。論語言性者二。曰性相近。孔子自言也。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子貢之言也。言命者三。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卽性也。孔子之言也。子罕言命。記者之言也。罕言非不言。不輕言也。亦如罕言仁。而論語中言仁者屢見不一見也。記者之言。隨事隨時各有立言之故。所貴讀者善會其意。卽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豈教以忠信而轉不教以孝弟耶。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顏氏庶幾惜乎早死。曾子悟一

蓮花筏卷三

貫而作大學。定靜安慮格致誠正。其大要矣。數者之中誠意尤要。慎獨則誠意之實。所以復性也。子思得曾子之傳而作中庸。首揭天命之性。中和位育。理無不包。其後言性言誠。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孟子得子思之傳。以至大至剛。勿忘勿助。養浩然之氣。而性命之旨始大明於天下。後世則儒之與道合也。魏伯陽準易作參同契。張紫陽作悟真篇。始有鉛汞嬰姁之說。義取比例。而後之旁門託焉。道乃與儒。曰遠濂溪得希夷之傳。作太極圖說。而儒與道始合。趙緣督作仙佛同緣。伍冲虛作仙佛合宗。謝凝素作慧命經。而仙與佛始合。余是以有三教同源之說也。世儒囿於目論。終以論語罕言不聞爲疑。不知學庸孟子

各自成書一家之言也。論語弟子所記罕言則罕聞罕聞則罕記。豈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固莫備於易也。十翼爲孔子所作繫辭說卦言易尤精。曰原始原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近取諸身曰天地絪縕萬物化生皆言性命也。其明言性命者則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皆言性也。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言性而命在其中。孔子何嘗不言性命。否則朝聞夕死未知生焉知死。何一再言之如是其深切著明也。設子路承夫子未知生而問生。又或弟子承夕可死之言而問朝聞之道。夫子亦必有所以荅之而惜乎其不問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聖

人於易之繫辭言之矣。世儒畏聞道故不特劃佛道與儒而三之。卽佛與道。道與儒亦必劃而二之。譬如弟兄三人一父母所生一師所傳各親其親不惜忘祖倍師力求其分而斷不求其合也。佛理至六祖壇經而大明蓋愈淺近則愈明顯道家之書亦至近代而益明唱道真言太乙之書也。金華宗旨執中義蘊呂祖之書也。雖皆傳於乩筆然飛鸞闡化降自上清詳言性而略言命與儒至爲切近。夫言性則未有不與儒合者也。論語言性略而未詳至中庸言天命之性卽論語所言之上智也。下愚不移則未之及焉。孟子專言性善亦卽孔子上智之說而引伸之。其說偏而不全。故告子屢以相辨。荀子並爲性惡之說以窮之。孟

子言性最不明白者。乃若其情若夫爲不善兩節。幾爲公都子之問所窮。章末總註引程子氣質之說。謂較孟子所言爲密。則固以程子言性勝於孟子矣。後人謂宋儒補出氣質之性。其理始全於儒門爲有功。亦知氣質之性。其說本之佛氏歟。雖以程朱崇儒之意。與佛勢不兩立。然朱子大學序則曰。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中庸序曰。佛老之徒出。彌近理而大亂真。程子註攻乎異端。言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孟子距楊墨。章註謂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程朱深於佛。知佛之理甚精。力甚大。故不惜全力以攻之。夫天下之理一也。程朱以理學名者也。儒之

蓮花筏卷三

三

理與佛之理。若有異。是二理也。二理則不得云相近也。若無異。是一理也。一理則毋庸相關也。假令程朱當日取佛氏論性之善。而明言其出世之學。言體而不言用。非所以治天下。故治天下必歸之儒。則儒理明而佛理亦明。豈不萬全無弊。不致爲後人發覆而惜乎。其不出此也。旣得其理。以註書。又等於美色淫聲之不可近。以視楊墨之害。甚於洪水猛獸。慘於夷狄篡弑者。又甚焉。夫亦言之過當矣。後世以四書爲弋取科名之具。有致知而無力行。又章句之外。聞見無多。其疑不可驟解。其理不可驟明。佛經設喻過多。其文漫衍。中人以下。不可驟通。故言性命。必以道家爲宗。道家之書。必以近代爲準。純陽呂祖以儒合道。三尼

師師文尼翼司。貫通三教。實爲道法之宗。護國佑民。載在祀典。玉清贊化。見

睿皇帝嘉慶十三年諭旨。雖先師朱文正公發之。而大聖人神明默契。昭示萬世。如揭日月而行。吳興金蓋山。爲呂祖留蹟之所。壇宇崇奉。

賜額在焉。吳門盤溪葆元堂。則金蓋之分支也。余師閔小良先生。爲金蓋沈祖太虛入室弟子。以儒明道。所著各書。悉本儒理。以貫通二氏。余於嘉慶乙亥。感先生爲余誦玉章經。治疾冥游十日而甦。師事之。閱十五載。始從先生問道。得悟窮理盡性致命之學。謂窮得一分理。盡得一分性。保得一分命。則固孔孟一脉相傳之道。與二氏不期合而自合者。慮世人不盡知也。故詳述之。

重刻雷霆玉經跋

六經載道。三教同源。福善禍淫。理無二致。人生世間。貧富壽夭不齊。大約財盡則貧。算盡則死。本身孽重則福壽折。祖父孽重則子孫絕。思挽回而補救之。非懺悔無以銷。既往之咎。非培植無以獲將來之福。使非覺悟迷津。何以誕登彼岸。守道生長。烟霞之窟。服官佳麗之地。數十年來。仰視俯育。幸無拂逆。自癸未秋。先府君棄養。丙戌又抱西河之痛。家室飄搖。後嗣衰弱。清夜捫心。或因夙世之愆。亦有今生之孽。抑以一家虛名過盛。折福遂多。因亟矢志皈元。以冀懺悔。次室管氏守性。爲余持家。與余同志。同族女弟蘭雲。金蓋弟子也。功行精純。道力超卓。寶筏金繩。頗承

蓮花筏卷三

玉經跋一

五

指示。謂虔誦

皇經。併任葆元堂掩埋數年。並刊刻

雷霆玉經。廣爲布送。或可挽回於萬一。余客漢上。守性書來相告。余悉屬遵行。是經久無刻本。因就吳門求得順治丁酉恒吾居士所刊舊本。是宋張元瑞就白紫清真人校正者。道藏中秘笈也。屬錢塘查孝廉城楷書重刊行之。嗟乎。人心被識。神主持貪。嗔癡愛實。爲造孽之根。孽重則劫生焉。貧苦疾痛。一身之劫也。流離顛沛。一家之劫也。水火兵疫。眾生之劫也。余涉世四十餘年。見有富擬石鄧而後人貧困者焉。貴爲卿相而後人式微者焉。聲名炳耀。威權赫奕。而後人閨寂者焉。得無有陰慝隱惡。及享用過當者。

歟。惟積善之家。世澤綿延。如培根之木。衰而仍茂。續膏之
燈。暗而更明。盈虛消息。亦天道之自然也。則及其未貧。未
賤。未絕。而亟圖補救。是亦刻不容緩者矣。因刊此經。並述
所悟。藉以自省。亦以爲世人勸。至是經之精微。同研薛君
序之詳矣。守道聞道日淺。故未敢多及焉。

陰騭文引蒙跋

父母未有不願其子之孝弟忠信馴良謹厚者。師未有不願其弟子之孝弟忠信馴良謹厚者。及其後來造就。或與相遠。或與相反。或相近。而未能悉合乎中者。何哉。以蒙養未端。引之者失其道也。易言蒙以養正。聖功所基。言幼學之宜慎也。童子何知。則師之教育爲亟矣。高門貴冑。廣廈細旃。明師在前。益友在後。成就者十得五六。生長富貴。氣質之偏不免焉。習爲驕奢淫佚者。毋論矣。若單門寒畯。艱苦從師。或二三年而廢。或四五年而廢。講論經義。不及待也。所讀之書。未經講解。過後輒忘。卽不忘。而不明其義。猶不讀也。所謂孝弟忠信。馴良謹厚者。僅恃天分耳。天分其

蓮花筏卷三

陰騭文引蒙跋一七

可恃哉。此非盡爲師者之過也。苦於教之無法耳。

文昌帝君陰騭文。天人合一之寶訓也。卽尋常日用行習之事。而迎導善機。培養元氣。有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於蒙養尤爲切近。海州許君石華。嘗命其弟子丁生紹中。以淺近之語注之。加刪訂焉。名曰引蒙。官保陶公見而躋之。謂可爲化民成俗之助。爲加序文。以表章之。嗟夫。天下者人之積也。人孰不自童蒙始。人人從童蒙得。受迎導善機之益。則人人孝悌忠信。馴良謹厚。由一鄉一邑。推之合天下。而大同則黃虞三代。不是過也。在一家。則一家之元氣足。在天下。則天下之元氣足。夫如是也。則風俗淳美。水旱兵疫之災不作。而長治久安之道得。是豈特一人一家。

之益哉。是書與太上感應篇同爲天地間至文。而世之自命爲儒者。每以不便於己。以爲道家之書。不屑措意。夫率性之謂道。道之大原出於天道。不可離古之聖賢。未有不言道者。吾未見謗道而富貴壽考子孫蕃昌者。是可鑒也。薄游海上。許君以是書相商。權因書之以告世之爲父母與爲師者。

癸巳南河議

述於嘉慶丙寅在鐵梅菴制府幕中曾爲高堰另建五壩議家天一先生傳道光甲寅官江都爲湖水歸江議下河水患書丙戌在張芥航潘芸閣兩河帥幕中爲丙戌南河議十篇今年春至河上小住數月詢問河上情形與前數年又多不同因復爲斯議也曰禹之治水見於禹貢及本紀詳矣而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班固漢書曰載之高地夫水就下而載之高地者亦知治水非隄防不可掘高地使深以地爲隄防免崩潰之虞也自河南徙舍高就下不得不以人力爲隄防而河始多故近年諸賢所議有謂宜開章邱使入大清河者有謂宜開重興以下使入鹽河

蓮花筏卷三

癸巳南河議一

九

者有謂宜開安東以下改道百里仍歸正河者議皆主於舍高就下河淮各行偉才碩論皆目驗而得之而迄未行者豈非經費不貲而隔礙者多耶竊計河淮合流可恃而不可恃也久矣卽以今年論六月朔以前清高於黃數尺至數寸不等六月朔以後則黃水漸長高於清水者自四五尺至一二尺至霜降而未已則每年清黃之數此其大較矣黃水旣長禦壩堵閉十分清水不能不全入運河雖歷三百餘里一綫之隄猶幸入江有路乃江水驟漲堵塞淮流而入江之路阻矣而四百里洪湖淤已及半以一半之湖受十分之水故入秋以後雖開三河兩壩仍日長數寸至二丈一尺有餘而未有已也河阻於北江阻於南淮

漲於西。全注運河而無去路。其不爲荷花蕩馬棚灣之續者。幾希矣。夫河之漲也。以河底淤高所致。人皆知之。江之漲則或以爲偶然之事。冀幸來歲之未必然。則亦未悉其致病之由而詳論之也。江有三源。以大金江爲最遠最鉅。發源溫都斯坦。歷西藏。鴉龍江注之。入四川。岷江注之。會於敘州。合并東下。經重慶。夔州。巫山。巴東。歸州。宜昌。千餘里。萬山之中。其驟長也。恒至數十丈。至荊州而始得平地。歷武昌。蘄黃。九江。安慶。秣陵。揚州。東下以入海。故其盛漲也。至荊州則阻洞庭之水。而湖南被其災。至九江則阻鄱陽之水。而江西被其災。至瓜洲則阻淮水。而高寶興。秦。被其災。下游不暢。則倒漾阻塞。上游處處受害。近年之水災。

蓮花筏卷三

癸巳南河議二

十

實河患淺而江患深也。夫江水之患。咸謂海不受水。固已。而所以不受之故。則世多未知。蓋以海者。地球低下之區。中國外域之水。咸注之。此盛而彼不盛。尙可有容。同時並盛。則亦如江淮河漢。有洩水不及之虞。而江自塞外入中國。挾泥沙以俱下。與河相等。川河爲三峽所束。水勢迅捷。故宜昌以上無淤淺。荊州以下。勢平流緩。武昌以下。漢水挾泥沙注之。江底間斷淤高。且漲沙成洲。佔礙水道。勢難剷除。辛卯秋。余客漢皋。江水漫溢。漢陽以下數十里。水勢橫亘江面。高數尺不下。衆以爲異。不知其下有沙脊也。流沙一停。卽成沙脊。長江千里。沙脊多矣。江流每年盛漲。事在意中。併不若河流淤墊之。猶可疏濬也。則爲今日南河。

計亦惟有爲清水籌容納耳。昔靳文襄治河功旣成爲淮水籌善後之計。議於昭關壩下。兩岸築隄束水。送出范公隄外歸海。其時清黃並行。雙流俱暢。而爲此議者。豈好事哉。逆料異日江河必有阻滯。爲淮水自行入海之路耳。旋爲于郭諸君所劾。其說遂寢而不行。迄今百三十餘年矣。恩怨旣盡。公論自明。治淮之議。意者此策其尙可採擇歟。難之者曰。君言江海並漲。爲每年常事。此水非入江卽入海。入而不納。猶不入也。毋乃自相鑿柄歟。曰。運隄至范公隄約二百里。范公隄外皆鹽場。至海亦約二百里。低下之地。二二三丈不等。如以四百里之遠。兩岸築隄。中留河身入九十丈。則其容水可抵洪湖十分之三。卽使江海並漲。不

能納水。而河身亦足以容。若微山路馬諸湖水櫃者。然高寶七邑之田廬。得以無患。不逾於汪洋一片歟。昔有議於高堰後築二隄者。彼能蓄而不能洩。不若此之蓄洩並行。不悖也。中有蚌涎菱絲渚河。可包者包之。不可包者避之。不可包不可避者。截湖中爲隄。成式可循。在乎當局者善於相度。河身所佔之田畝。以洪澤湖新漲灘地償之。似亦不難措置也。至於洪湖保障。尤在高堰。高堰關鍵。尤在五壩。另築五壩之議。曾一再言之。張公建林家西一壩。卽此意。惜平由僅止一丈二尺。不能長年開放。擬再建一二壩。平由以一丈六尺爲率。俾湖中長留一丈六尺之水。足以濟運。至於三閘原建丈尺。本爲三分濟運而設。今以全湖

十分之水。經僅容三分之閘。水勢高下懸殊。糧艘難上。多致損壞。宜脩復越閘。俾得水勢稍平。庶得河漕兼治之意。然以三閘之水。經運河一綫單隄。始行入江。則處處吃重。處處可虞。卽處處可以改建。築隄束水之議。隨處可作。昭關壩用而不必拘拘於昭關壩也。相度形勢。擇善而從。是在上之知人善任。使而在下之實心實力耳。或以經費過鉅爲疑。竊見民田圍圩。高數尋而長百丈者。不可勝計。因勢利導。儘有可以就圩爲隄之處。不必盡出司農之帑藏也。民田得以保護。尙可分半攤征還欵。江北之米。全賴下河。但使每年水患無虞。卽豐收可卜。則河工之利。無非地方之利。七邑之利。卽江北數郡之利。而并不止江北數郡之利也。

黃河浚船河底取土議

黃河之患病。在中。滿非去。河底之積土。不可。然混江龍缺。篋子以置船後。若江船下錨。海船下旋。尺寸不可移動。卽使長檣巨舶。乘風破浪。亦不過略動浮泥。旋動旋停。並無益處。其行之順利者。乃承辦之人。屬船戶虛懸水中。不著河底。以矇上官之試驗耳。減填開放數次。低下之碩項湖。已淤成平陸。更無瀦水之地。安東改道之議。雖云以北隄作南隄。形勢並不相值。卽間或相值。是以北隄之後。作南隄之前。亦須仍加埽工。且民屋七八萬間。旣難移徙。而數百里中墳墓。更無善處之方。及今不治。設遇伏秋大汛之年。難保不漫溢也。計惟設水中取土之法。以去河底之淤。

蓮花筏卷三

黃河浚船一

三

河底之淤。去則河底深。河底深則河面之水。落隄不必加高。而自高行之。日久水由地中行。庶可復昔日之舊。今擬取黃河現成之船。長六七丈者二。中隔三尺。首尾以巨木釘聯之。上覆以板。中空三丈。另製一巨輪。縱橫二丈。若轎車之輪。闊一尺。齒露於外者四。末鑲以鍊。若農家之犁。輪之中。以長二丈之木貫爲軸。軸上釘木橛以置足。左右各五。若水車之軸然。船兩舷爲槽。以置軸。船中置石礎。穴其中。以立柱。以木作橫檻。轄柱使直。柱上置橫木以爲憑。上爲篷。以蔽日與雨雪。船之中實以土石。使重。以入水。假如船底至船舷高五尺。使入水三尺。出水二尺。輪以二丈計。半在船舷上。半在下。則船底之下。輪之入水者尙五尺。冬

令水落。使鄉民之善車水者十人踏之。水深四尺者。可去土一尺。三尺者。可去土二尺。編竹爲大箕。置於前。迎輪以受所起之土。船頭置交木。若吳船之巴杆。以起落之。箕滿則起之。另以他舟受土。運至就近之岸。置之隄外。卽以帮隄起一尺。則得一尺之益。試之而利。仿其製以造船。船量分大小。輪亦量分大小。以就河底之高下。每歲於霜降以後。伏汛以前行之。以每年去土一二尺計。則十年去一二丈矣。河底深一二丈。則河有不治者乎。行之如效。則每年歲修之工。可漸省也。並可試之劉河。吳淞江。徒陽運河。並可試之湖北之襄河。芻蕘之獻。亦葵藿之誠也。謹備採擇。冀安瀾永慶焉。丙申長至後十日書於慶安瀾舟中。

鴉片說

天下之事物莫不有所原始。有當然。卽有所以然之故。此漢學所以重考訂。宋儒所以言格致也。獨西洋之所謂鴉片者。入中國。雖不過數十年。而海內英俊之少年。奮發有爲之賢哲。一染其習。卽終身廢棄。近則負販力食之人。無不漸染。不復顧其家。終焉斃於凍餒者。比比皆是。其流毒抑何酷也。此真所謂甚於洪水猛獸者也。且他貨猶以貨易。獨此必須見銀。雖云每歲耗中國之銀二千萬。實則尙不止此。近有請開禁以貨易者。而其說不行。大約闕於海關之盈餘耳。而其所以流毒者。則食之久而爲癮。癮作則氣散神昏。雖明知爲鴆毒而甘之如飴。以求緩須臾。母死

蓮花筏卷三

鴉片說一

五

則其情亦可哀矣。顧何以他物無癮。而是物獨有癮。思之不得其故。則遇人而叩之。而知其爲倭芙蓉之根也。夫倭芙蓉卽中國之鶯粟也。搗根而取其汁。中國人亦能爲之。其性澀。斂澀斂則凝滯。故癮生焉。是說也。余嘗疑之。謂藥之澀斂者多矣。何以是物之獨有癮也。近遇人曾至彼者。言之而知其中兼有蟲子也。不能指其蟲之名。大約如水蛭卽螞蝗之類。雖研爲末。焚爲灰。而遇水卽生。烟土中兼有此物。則烟入腹。而蟲生。蟲生於腹。猶人生于地。擇便而居。則居於五臟之竅。人心靜而竅靈。神之所舍。而神無形也。則蟲之以爲安宅。可知也。蟲生於烟。以烟爲食。猶蛆生於糞。卽以糞爲食也。凡物之生者。皆有氣。氣各有候。候到而

氣不至則饑饉則不安故癮之作不差晷刻也而西洋之所以有此物者何也是豈無所以治之者近得鵲丹說而知其故也全錄其文於後以貽世之英俊賢哲回頭猛省而發肯心者

鵲丹說

鴉片來自西洋以倭芙蓉根爲之卽中國鶯粟也聞彼國人有黑白二種黑倭強凌白倭若奴隸罄其財辱其子女數世矣白酋銜之刺骨若句踐之臥薪嘗膽不忘沼吳而力不敵也誠感神降示以此方名曰鴉片猶中國之烟也製以進之黑倭之酋詭其名曰長生丹服之佳以賜羣酋白倭因以獻羣酋久之黑倭自與白倭市

蓮花筏卷三

鴉片說二

去

無不服者服既久咸成癮乃絕其貢市起兵伐黑倭黑倭癮作不能動盡殄之故今西洋諸國白倭獨強奴役黑倭者誅殛之餘耳白倭知鴉片之爲鴆毒也本國人禁服甚嚴犯者死而其方流傳已久遂製以愚他國其入中國不過三十年耳初惟閩廣間人服之今則服之者廣且眾雖輿隸菜傭亦皆服之可一家無食不可一人無烟也聞昔黑倭之服此烟也有異人杖藜遊於市畱一方曰鵲丹云可解烟癮而黑倭溺之已深勿聽終見滅於白倭今其方倭國猶傳之治癮良驗聞其法取南瓜根藤花葉及瓜以水滌淨搗爛絞汁服之夙癮盡去未結瓜者更佳較他方爲神驗夫百卉皆入藥而性

皆偏勝。且性相反者。互相制。亦互相解。天地日闢。草木之芸生。日蕃。斯固神農所不及盡嘗。而岐伯所不及悉注也。余得此方於友人之遊粵者。友人得諸彼國之賈。雖吞生烟者。服之皆愈。製以貽食。此受累而悔者。痊數百人矣。余憫夫世之陷溺於此。有悔心而未得真方者。爰書此以貽之。異人或曰。太乙真人也。太乙慈悲。結願普救羣生。此理固可信耳。按本草。南瓜甘溫無毒。補中益氣。截其藤。有汁極清如露。汁甚多。取甚便。西洋人以治吞生鴉片者。卽此。故秘其方。詭也。服之者七日而味澹。下蟲如蠅子。癮輕者四十九日可斷。重者亦不過百日耳。

過癩說

天下禍之最酷者孰有過於粵東之過癩者乎粵中有癩瘋院收養患大癩瘋之人使之羣聚而居官爲給廩食否則恐其傳染也夫癩雖惡習何以粵中獨多則相傳以爲女子所過也女何以過非過則女無人間婚也蓋女生有毒初交者受之一交則女之毒貽於男而女始無恙也嗟乎是則無貞女矣無貞女則無節婦更無論烈矣女貞婦節天地之正氣也而獨缺焉不亦大可悲乎且婚一女必損一男近地之人或不致犯犯者大約皆外省作客之人遠隔鄉井睽離骨肉而爲彼地之女過癩焉癩作則去死一間耳卽當時不死不久亦終死也死於癩者一人癩者

蓮花筏卷三

過癩說

六

之家望生還而不得死者不知幾人矣佻達無行貪片刻之樂以蹈不測之禍彼癩者固不足惜可憫者其家之父母妻子耳夫男子與女子交亦常耳何以其受毒捷且酷若是嘗聞之老於粵者曾有人遇過癩之女交至女精將溢捲蕉葉而納之以受則皆蟲也否則皆入男子精竅矣蟲旣入男子精竅則筋骸脉絡處處皆通沿緣甚便其最徑捷之路則由督脉而上顛頂也此與受娼妓之毒者無異也風動蟲生故其病爲瘋也瘋爲心疾此則身疾心疾翫人此則染人視苗婦下蠱尤酷故人畏之旣而思之天下無不可治之病此病在女身有蟲或父母不慎胎元或山海陰濕之氣所鬱積及食物有應戒而不知戒耳以男

子爲藥而不顧其貽禍於人也。因思陽氣達而蟲出，則其病不在陽而在陰；不在上中而在下也。今思得一法：女子及笄之候，烹一雄雞，加以茴香、桂皮之類，備極馨香，置新淨桶中，中隔以絹篩，扶女子坐其上，蔽勿洩氣，使其氣全達女子之身，以驗其蟲之下否。一試不效，再三試之。蟲既下，則女子無病，可不害他人之男子矣。女貞既保，婦節可期。廉恥既生，災劫乃化。既試之後，其雞人不可食，亦不可令貓犬食之。必置之通流江海之津，以免貽害於人。惟殺生治病，未免蹈水蟲入藥之過。用一雞者，本家宜以十雞放生二三次者，亦宜十倍放之。女子並戒終身不食雞，以免再發餘毒，加以悔過遷善，立功積德，或有效焉。

蓮花筏卷三

過癩說二

九

禪秘要經云：女根不淨，須觀子藏。子藏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有九十九重膜，盛滿惡露，直至產門。中有一千九百細節，八萬戶蟲，周匝圍繞。人飲水皆散布四百四脉，諸蟲飲之，卽吐敗膿，其色如血，積之一月，無可容受。所以女人必有經水，讀此可見女生有蟲，不獨粵地爲然。有蟲必有毒，又不特粵地之女能禍人也。特蠻烟瘴雨之鄉，淫濕鬱熱之氣，積之過甚，故其病易見。其禍愈烈耳。伯祖頤道先生此文，直足使亘古以來不可解救之病，起之於一旦。其救男子之性命者，功最切。救女子之名節者，功尤深也。將見元氣日培，戾氣日消，卽其地淫濕鬱熱之氣，亦且轉而爲和藹暢達之氣矣。然吾所

尤望於大地眾生者當以節欲爲先慎勿謂生蟲之女
惟粵地有也故於斯文之後贊一辭焉姪孫葆魯敬跋

脩真淺說

道家之說。廣成子語黃帝。老子答尹喜。及道德清淨洞古。大通諸經。言道而已。不言丹也。卽其言道言性而已。不言命也。不言命而命在其中也。自叅同悟真諸書作。專言修命。而命功始顯。然未有不修性而能修命者。亦未有不修性而命功能成者。性之說。三教聖人皆言之。大旨相合。而後人強分之。大約佛家言性。最精微。曰自性佛。自性西方。自心皈依自性。見性成佛。所謂言其影。並言其形者也。儒家言性多岐。漢儒以後。言者益多。大約不越公都子所問。辨之不勝辨也。當以孔子窮理盡性。以致於命。子思天命之謂性。二語爲折衷。而孟子性善之說爲樞機。夫天命之

蓮花筏卷三

三

性無不善。故窮理以盡之。而可以致命。孟子言性善。自不誤。特楊墨告子及荀子性惡之說。其力皆足與孟子抗。故不得不與辨。其實楊子喻牧羊。悲岐路。墨子言兼愛。荀子言性待教而爲善。所言雖各不同意。未嘗言性不善。則亦皆言性善可知也。特後之學者。未能博覽博覽者。又未平心入主。出奴牢不可破。其實不過墨守理障。不能破耳。宋儒有功聖門。只是補出氣質之性。於理始足。無論是否。出於佛家智識之說。其化氣質之性爲天命之性。則正性善中之義蘊也。道書曰。未修仙道。先修人道。又曰。天上無不忠孝之神仙。又曰。天上無不入定之神仙。未有心不定而可以成道者。太乙真人曰。煉心爲成仙一半功夫。又曰。煉

心爲仙家徹始徹終之要道。不言性。無非性也。闡發性功者。儒家大學中庸之首篇。易繫辭。道家清淨經。唱道真言。佛家心經。金剛經。盡之矣。平心體認。自有一旦豁然之妙。惟命功則參同悟真。祕惜要道。立言多隱。名目過繁。且多比喻之辭。爲後世邪師所附會。故多旁門。先師張紫陽真人。旣爲白玉蟾作金丹四百字詩。復爲作序。以明之。將歷來道書所未明言者。一一揭出。俾有志於道者。知乾坤坎離。龍虎。嬰姤。鉛汞。求烏兔。鼎器藥物。皆屬隱名。卽在一身之中。不假外求。命學至此。始得明顯。夫道陰陽而已。動靜而已。人身三寶。精氣神也。其理順則成人。逆則成仙也。陽不盡不死。陰不盡不仙也。其效後天化爲先天。純陰化爲純

蓮花筏卷三

三

陽也。其功訣開元關也。卽朱子大學補傳所謂一旦豁然貫通也。而必本之真。積用力之久。則修命自有功法。所謂功法者。通三關也。通三關之法有二。一是性命圭旨所言。陽生採藥。用進陽火之法。由陰躡穴。引入尾閭。上來脊過玉枕。升泥丸。下重樓。達絳宮。歸丹田。俾任督二脈輪轉不停。真元未斲者。七日可得。百日可成。中年者。須築基以復精滿一筋之舊。俾活子時。長與天地之子時相合。再言進步。衰年者。往往難之。則當致虛守靜。引氣歸臍。所謂凝神入氣穴也。積之日久。元關一開。百脈皆通。三關自然通達。天地氣歸。自有容納之地。此添油續命之要法也。或引氣由臍。分繞兩腰左右。達之命門。中有真氣發生之地。名曰

土釜亦曰氣穴。亦曰祖竅。亦曰丹田。卽所謂爐鼎也。所謂前對臍門。後對腎中間有箇真金鼎也。人未生此身。先生此竅。所謂嬰兒未生。先兩腎兩腎中間一點明也。真意必須歸入此竅。所謂送歸土釜。牢封固也。所謂水銀實在葫蘆裏。封固其口。置深水也。吾之真意。必須尋著此竅。所謂金針穿玉線。打開無縫鎖也。金針意也。玉綫氣也。無縫鎖竅也。虛極靜篤中得遇此竅。忽然一覺。如墮深淵。百念俱寂。所謂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也。所謂鉛汞歸真土。身心寂不動也。蓋腰眼爲密戶。又爲內腎。醫書謂爲腎之外府。人身百脈皆根於腎。而絡於腰脊中。甚寬廣。名爲氣海。先天之炁。自氣穴流出。而至於腎中。常人只有內生而出。

蓮花筏卷三

三

並無外生而入生者。少用者多生。完用完死。而後已。世尊所謂性命在呼吸之間。是也。學道之士。要生者多用者少。所謂還返者。則亦受天地之氣。自腎中仍歸氣穴耳。特氣積成精。過於盛滿。無以化之。則有泛溢漏洩之患。宜萬緣放下。運陽火以化之。所謂煉精化氣也。由是而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煉虛合道。始能循序漸進。夫還虛合道。其境幽渺。說者多不之信。不知煉精化氣者。由身之不動也。煉氣化神者。由心之不動也。煉神還虛者。由意之不動也。不動者。致虛守靜也。致虛極。守靜篤。身心意俱寂。則精氣神同時並化。一刻中有此三節工夫。白紫清真人云。火者神也。藥者氣也。以火煉藥。而成丹。卽以神馭氣。而成道也。至哉。

言乎此命學之大凡也。卽莊子所謂攝精神而久生之旨也。誠依此法行之。雖在衰年亦可成功。所謂古人八十尙還丹也。所謂百二十歲猶可還也。若夫忘精神而超生。卽佛家頓悟道家天仙從事日淺望道未見。或非語言文字所能盡焉。余學道十年。上年在楚。因參佛理。稍悟心宗。於性功略有所得。因作蓮花筏以明之。終以命功宗旨未顯。後來同志無所遵循。因與光圓子摩鉢叅證。作爲此篇。以爲先路之導。卮言緒論。則詳於玉局答問焉。

從來道家之書。多失之過深。是文就淺處立說。本不須多加箋注。惟活子時一語。流俗多諱言。故歷來仙師亦未明言其實。不過腎中真陽發現。徵於外腎耳。蓋人身

蓮花筏卷三

三

自尾閭達泥丸。皆屬於腎。與心對待。所謂心腎交。永不老也。藥者。腎中真陽之氣也。天於子時一陽生。元氣未斷之童。真與相合。十六歲以後。精路旣通者。漸薄漸遲。故往往於子時之後。陽氣始生。將生未生之際。少腹暖氣上升。此藥產也。急以意存想。自陰蹻穴引入尾閭。俾由督脈漸次上升。以通三關。謂之採藥。陰蹻與尾閭兩穴正對而相近也。而其驗則徵之外腎。自然之舉。夫外腎之舉。由於慾念者居多。所謂相火也。惟寂然不動。及熟睡之中。無思無慮。勃然而興。此所謂活子時也。若不知爲藥生而急採之。稍一動念。卽成相火。少壯者縱欲傷生。多由於此。白紫清真。人題破此三字。亦謂之真長。

至可謂洩盡造化之祕。吾師閔真人河上瑣言續十二時皆有活者以爲功法。亦由活子時遞推之。並謂衰年之人活子時不到者。宜行活午時。謂引氣下達以助命門之火。於活子時亦能有益。崔真人希範入藥鏡謂一日中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注。以活子午時當之。其實隨意所到而行功法。亦不拘也。

又元關一竅。其說最多。亦最不一。道家多以氣穴當之。其實元關與氣穴。是二是一。道德經常有欲以觀其竅。氣穴也。太極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元關也。無極也。氣穴有象。元關無象。學道之士。使真意由命門以達氣穴。行之日久。真意不息。自然一旦豁然貫通。謂之開元關。譬

蓮花筏卷三

三五

之自後門入。自前門出耳。炁穴在氣穴之內。太虛氏謂念無而後息住。息住而後關開。其訣總從事於忘忘。一功亦有一虛一寂。而便開者。此氣穴非炁穴也。氣穴者祖氣之所自出。而炁穴在其中。呼吸之氣無而真炁現。炁穴開而元關闢矣。又云氣穴不開。進火無門。炁穴不開。聖胎不結。忘而又忘。元關斯闢。是二非二。是一非一。泥丸氏曰。一塵不染。則呼吸氣無。而元關開。元關者。天人交接之地。元關開。則天人合一。所謂劈開竅內竅中。竅踏破天中。天外天命功之極。則性功之上乘也。所謂性命雙脩也。

又按性命圭旨有安神祖竅。蟄藏氣穴。一篇而終之以

回光。謂人自墮地斷臍氣歸真人呼吸處。既而在天地之間。既而在肉團之心。既而散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日用日少。以至於無。無則死矣。道家教之以返本。以散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者。返之肉團之心。謂之涵養本原。又將肉團心所涵養者。返之天地之間。謂之安神祖竅。又將天地間所翕聚者。返之真人呼吸處。謂之蟄藏氣穴。所謂凝神入氣穴也。神既凝定穴中。常要回光內照。自然旋轉真息。則內氣不出外氣轉入。長胎住息。胎息還元之初步也。回光卽所謂欲得長生。先須久視也。呂祖金華宗旨云。回光者消陰制魄之訣。光回則天地之氣無不凝。又云。回光者非回一身之英華。直回天地。

蓮花筏卷三

三

之真氣。非止一時之妄念。直空天地之輪迴也。至祖竅乃一身天地之正中。卽老子所謂元牝之門。觀於將祖竅所翕聚者。蟄藏氣穴之語。則氣穴近祖竅而更深也。所謂息之深深也。其大旨與前說足相發明。因更節錄以資參證。

人生性命並重。不能相離。卽道家專言脩命。而有志脩命。卽是性光發現。脩命有效。卽是性功持久也。此事三教聖人所同。如儒家知言是性功。養氣是命功。佛家破除心意識是性功。修淨土往生是命功。與道家忘精神而超生爲性功。攝精神而久生爲命功。其旨相合。伯祖頤道先生既作言性之文。復以命功宗旨未顯。慮學者

無所適從。因著修真淺說以明之。而尤拳拳於煉神還
虛一節。蓋三家相見。無以翕聚蟄藏。恐神仍化。氣仍
化精。如凡夫之順則成人。則全功盡棄。故必以煉神還
虛。繼之卽凝神入氣穴也。神入氣穴。自然杳杳冥冥。與
天地之氣渾合爲一。所謂先天炁後天氣得之者。常似
醉命功也。而性功一以貫之矣。是文雖名淺說。實無深
於此者。蓋道之深者。卽在淺中。而况斯文之本非淺也。
謹識數語。與當世修道之士共證之。姪孫葆魯識。

此吾師頤道先生今年在楚所著也。先生生平賦詩萬首。掩有。

國朝二百年詩人之長。文亦兼賅唐宋八家。說理之文近昌黎。言情之文近永叔。論事之文近東坡。所言多前人所未發。則當入文苑傳也。服官江左二十餘年。讞獄大小萬計。不妄責一人。所至以勤儉爲體。教養爲用。則當入循吏傳也。茲編發揮儒理。獨得真諦。視宋儒同一得孔孟之心。傳而更爲簡捷。則當入儒林傳道學傳也。深入佛海。直指上乘。一掃語錄之積習。則當入高僧傳。從事元門。闡明道德。清淨諸經宗旨。視伯陽參同紫陽悟真之專言命功者。實爲本末兼賅。戒殺崇儉諸篇。讀者無不感動。揆之求仙。

蓮花筏卷三 吳跋一

立善之旨。亦皆相合。世有稚川其人者。不當置之列仙傳耶。先生在楚。清釐墊欠。以償夙逋。冀得攜家入山。而官商互諉。冰擱經年。著書旣成。眾議始定。所償不及十一。先生亦置之。論者比之困羨里而演易。厄陳蔡而作春秋。先生嗒焉若忘。仰天而嘯。是鳳凰翔於寥廓。而鷓鴣梟方爲腐鼠之嚇也。七任邑宰。再攝郡丞。所至多惠政。昔王喬爲葉令。丁令威爲涇縣令。劉綱爲上虞令。葛洪爲句漏令。許遜爲旌陽令。吳猛爲西安令。呂祖爲德化令。皆以親民之官。行化民之道。先生以禮去官十四年矣。慮終隱之。無以濟世也。行將出山。松齡侍先生有年。自謂有以測先生。今讀是編。無以測先生也。微特松齡無以測先生。天下後世之人。

均無以測先生也。

道光丙申長至漢陽弟子吳松齡跋於漢上青鸞閣

蓮花筏卷三

吳跋二

二

伯祖頤道先生作蓮花筏一書。既成。讀者言人人殊。而於先生著書之深意。終未有明焉者也。葆魯遺腹生。先生飲食教誨。迄今不少衰。每著一文。竟必詔葆魯至前。親與講貫。故知之爲詳。請疏所見。以爲讀是書者告。先生作秀才日。讀范文正公傳而慕之。思以天下爲己任。而一官浮沉三十年。不得展其抱負。雖議河渠。議鹽筴。議海運。議漕務。皆托之空言。卽間被採擇。亦未得盡如所議。近年往來江漢。見世益窮。俗益奢。人情益涼薄。水旱疾疫之災。益甚而未已。推原其故。本於人心慮不知悛改。將錮蔽而不可治。故從人情中。體驗其致病之由。而爲文以勸之。不立一高遠之論。不著一輕薄之詞。不設一委曲繁重難行之法。大

蓮花筏卷三

三

意主於崇實黜浮。刪繁就簡。歸於清淨而已。蓋以三教平實之理。各就其人之質地。趨向而接引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願聞者勿強也。以爲非者亦勿辨也。卽遇有過於偏執者。亦不過喟然歎息而已。其悲憫之意。爲何如哉。眷屬布衣蔬食。日事禮誦。爲一身懺悔。爲一家懺悔。爲衆生懺悔。本修身之道。以齊家其效已可見也。弁命葆魯作仕途要法。作孝經翼。作戒淫集說。作戒殺集說。作鴉片切戒。作三教一貫宗旨。作善惡勸懲錄。命葆魯室人王秉貞作女鑑。先生垂訓教世之心。至深且切。他日諸書成。附此書而行焉。庶可不負先生所期望也。夫丙申佛成道日。姪孫葆魯跋於翼經堂。

秉貞之姑。適儀徵阮梅叔徵君。雲臺相國之介弟也。秉貞幼聞姑言相國所得士。於錢塘陳頤道先生爲最契。嗣聞海內才女子從先生問字者。咸有成就。心嚮往之。以隨父宦遊。蹤跡相左。私淑而已。歲甲午來歸蘇生。蘇生爲先生姪孫。幼爲先生所撫養教誨。因得見先生。盡讀所爲詩若文。是皆先生已刊落才華學道有得始知向之測先生者有未至也。今年先生從楚歸。刻所著蓮花筏一書。皆勸善之文。蓋有濟世之心。而假此以爲度人之具者也。言理精確。行氣渾淪。則胎息於經訓也。間以叙事貫串詳悉。則近於史裁也。不求深而自無淺語。則子書中第一義也。古人名論有可採者。亦皆引證以堅人信。則又滙眾集之所長。

蓮花筏卷三

王序一

四

也。兼此四者。徹上徹下。宜古宜今。宜讀者莫不觀感興起也。夫大學之教。修身爲本。周易所訓。閑家悔亡。故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齊家之道。大約得嘉耦而家。以興。得怨耦而家。以索。其嘉與怨之分。則在乎善與不善之間而已。此先生勸善說中所以列婦道一門。崇儉說則兼及於賢母淑媛。皆此義也。秉貞擬集班氏女誡。陸氏新婦譜。及蘭陵惲太夫人蘭閨寶錄等書。加以歷代賢孝節烈事實。係之論斷。勒爲一書。名曰女鑑。於先生濟世之心。或有小補。較之吟風弄月。似爲稍勝。他日脫稿。當乞先生序而行之。丙申佛成道日雲間女士王秉貞識於梯仙閣中

